

# 青年日報

一九三六年八月

創刊特大號



青年日報

## 悼高爾基

我們以最大的悲痛哀悼世界革命文豪高爾基之死，更以最大的愛情懷念我們偉大的導師高爾基！

高爾基用他的一生爲人類更美好的生活而奮鬥。從早年就是一個堅強的鬥士，到晚年他更用他的筆保護新的庶維埃的花園。他在庶維埃做了最可寶貴的服務，使他永久地生活在該國人民的記憶里。

全世界被壓迫大眾更忘不了他，因爲他如此勇敢地有力地反對垂死的人吃人的制度，反對世界的反動，對戰爭和一切和平自由與文化的敵人。

中國人民尤其是銘感的情誼與幫助。他不單給中國新文學運動以重大的影響，而且親自反對日本的侵略中國，同情我們民衆求生的奮鬥！

他的死給全世界新文學運動一個不可補救的損失，他的死更是全人類解放運動的一大損失。無疑地幾千幾萬青年戰士將出來，但我們前面將永遠失去那麼一個結實堅強的巨人！

我們哀悼，我們悲痛，我們懷念，但我們更努力繼續高爾基生前已經完成了許多的偉大的進化事業。

青年習作社同人 六月念四日



偉大的思想家高爾基

—郭沫若刻像—

# 青年習作目錄

## 悼高爾基

本社同人

### 報文告學

- 桃冲雜話.....映紅舟
- 下鄉四日記.....映紅
- 火焰.....蒲文
- 到蘇州.....東揚
- 紀念五卅.....施達

## 記L.伊文

E. 米哈而斯基作——勞榮譯

船夫(譯詩)

E. 米哈而斯基作——勞榮譯

## 小包裏(小說)

舒羣

### 詩歌

塞外戰歌

白薇

在一個淒冷的小站上.....  
 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  
 夜裏.....  
 鐵窗風味.....  
 蘇斐  
 洪適  
 雷雨前  
 越囚

酸 棗 (戲劇)

尤 競

木刻連續圖畫「她的覺醒」

溫 濤

埠 (小說)

勞 生

怒吼吧中國及其作者

魯 廷

犧牲在沼地裏的人們

阿爾莫尼斯作——伊明譯

牌 子 (繡頭小說)

潤 青

生 活 線

怎麼辦?.....  
 救火員.....  
 一個河南學生的日記.....  
 阿 良  
 朱志幸  
 不記名

海燕 (電影脚本)

小棉襖 (獨幕兒童劇)

胡亞庚

蕭聲

特載

中國文藝家協會組織緣起

中國文藝家協會簡章

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附會員名錄)

文學青年社致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祝賀信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編輯後記

封面設計：江烽作

高爾基像：郭牧作

中國文藝家協會吊唁高爾基

補白

嬰兒殺戮(文青)

# 桃 冲 雜 話

舟 狄

到桃冲來，是偶然的機會。那天天氣陰沉，小火輪停在江邊，一隻拖船把我們載到岸上。經過稅務處兵士的檢查，挑夫把我的行李挑到火車站。細雨下了，天空顯得分外悲愁。車廠辦公室裏只見一個工人，他的事務是接電話。他說：「車是每天有七八班，但是雨天，却不一定有。」因為這鐵路是為運送礦石之用，十到雨天，工人都停工了，便沒有礦石裝卸。數個鐘頭過了，綿綿的小雨仍是滴着。我準備上荻港的旅館了。但是一個百姓走來，溫和地和我攀談。

「你可以走嗎？」他問。

「那是我最高興的，你也一同走嗎？」

是的，他正預備走去。他帶我到警察所，暫寄了行李，借了警察們專用的一件雨衣。從荻港到桃冲，只有十八里，過

了荻店機關車却從後面隆隆地開了來。我縱身一跳，我的同伴因為手帶着物件，落後了，身上已濕了一半，鞋子如從水中拖出來一樣。

這十八里路，是很蜿蜒的。兩邊是起伏的低巒，約二百尺到三百尺。看起來，像都是山。但廣袤不過五十餘里，之外又是平原了。這地帶，若不是因為鐵礦的開採，仍是一羣散落的無名村落。一荻港的繁榮，是因為裕繁的緣故呢。「這邊的任何人，都清楚這點的。火車一直開到公司前面，有三枝鐵軌，架在完全的平地上，（公司則架在山足邊。）這裏之前，便展開向紅色的礦場裏去。沿着山麓向下走，過了公司，便是警察所，再下是礦山醫院，末了是病房。向上走，是俱樂部，是礦石車上山下山的分聚處。

第一次親覽桃冲。藍天碧日，秋氣清適。山脈的旋繞，是低，因繞了綠色的林木，使人覺得美麗。而對於久居城市的人，恬淡的空氣，是太甜蜜了。只要走出屋子，立在空曠的地方，靜聽便走來奏着幽寂的樂曲。我們沿着軌道一邊談，

一邊走。S說：公司現在很窮，這是一二八戰事的惠賜。礦石是賣給日本的，而且船不能來裝貨，那幾個月採掘的工作便要停頓，而開支仍然要開支。經過這一打擊，已經難於恢復了。最近日本在南洋某處，發現了大量的鐵礦，於是減少對這邊的數額，但若照我們計算，公司仍然賺錢。一萬五千噸。每日照樣出一噸打它五塊，也有七萬五。無論怎麼，總不會像目前這樣地開支不出來。

「公司每年有報告書嗎？」

「報告書，那是不會有的。譬如說，每噸礦石倒底以幾塊錢賣出，年獲利多少，開採計劃如何，除了上海的總理之外，再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正是半開通的中國企業主的特色吧！錢拿到手，便先看自己的荷包滿不滿，然後再撥到別的用途上去。」

我的旅途是暫時終止了。環境逼得我一時無路可走。這旅行不是愉快的，寧說是悲愁的吧！——但那無關緊要，悲與喜長久以來就是融合在一起的了。鍊出了一種平靜。

自怡的心情，除開值得欣欣鼓舞，與情或迸裂之外，始終是這種情緒在幽遠。但我實在也常常歡喜，不是這裏人與事賜我的，而是見了清靜的自然，及想到了展開着的聲音，歡喜的漣漪，擊成了流波，安慰了自己，鼓勵了自己。

四十五天之間，除了礦工間歇地發生工具截傷身體及火車頭常壞一樣不時發生怠工的幾件事之外，是半靜無事地一日一日過去。文化是單純的，低落的。礦工以幼稚的方法採掘礦石，農人以數千年相傳的鬪藝耕種田地，職員智識份子之類，則拋開了書本，衣食住地混日子。你會覺得，國民經濟總崩潰的混亂與荒頹，據是在域外發生似的。偉大的時代的激盪的雄聲，像離這裏迢迢遙遙似的。但於我，這裏的安靜令我，不安，窮困令我，感覺着激變的猛進。也和別處一樣，火種已經發芽了，只要一把火，它便可燎原，可變換了另一世界，產生了全新的意識。於是，有時，苦悶來到我的懷裏，向我喊出乾燥的聲音。

汽車一馳進皖省境界，草茅屋漸漸普遍，貧窮的色調



漸漸明顯。但人民鬧着忠厚的聲音，來爭論一些細小的事情；他們是善良的人，也是柔弱的。（比起蘇省尋常所遇到的人，他們是更柔弱些。）他們有君主時代的馴良篤厚之風。做事是忠順的，沈默地接受苦處，而不知人事地活着。樣沖的一切人，除公司的辦事員外，是這樣的羣衆。和我同住的是一個少年，而體很大而身材矮小。他的像貌說明了他是能用腦子的。但却是魯鈍得很。當前的事情他是來不及思索和應付的。事後，他却能夠靜穆地回憶它，並且不斷地發出自身會意的大笑。他的話不自然，似是經過反覆考慮才發音的。我拒絕了他的所有缺點，而成爲我的伴侶。他算是醫院裏的學徒，他受苛責和叱咤。這種時候，他是低垂着頭，一言不發。不伸辯，也不反抗。境遇恐嚇了他，使他畏縮着，不敢抬起自己的頭。

「這準備求學嗎？」有一次我問他。

「不一定，很難說呢。」

「那末，你將長久這樣下去嗎？」

「別的沒有地方去——」

當我告別他時，他回答我，也是同樣低微的說，將調近乎渺茫和絕望。

天晚了，我和我的伴侶，在小小的房裏，一盞煤燈，照着薄暗的光，靜寂地度過幾個鐘頭。有時燈熄了，窗外的星光，帶着山野的清輝，照進房裏來。我們便隨便地閑談了。由他間接地，說了這靜山的許多事給我聽。

幾個月之前，無人知曉的，桃沖工人也發生了許多不平靜的舉動。他們的要求是發工資。雇主要他們工作外，把他們像奴隸一樣地甩在垃圾堆裏。二年中，工人的工資，已積欠了十八個月。他們的命，是靠着每月五元八角的一「伙食」（伙食費）半飽半餓地捱過的。於是工人聚集起來，全體宣佈不做工。公司的警察所，受探礦科長的命令，向工人的隊伍開放空鎗。但却打傷了好幾個工人。於是工人們，便把傷者抬到繁昌縣政府之前，請求解決。縣政府隨即派員調查。結果，是公司答應發一個月的工資。調查員與警

察所所長，却是這次事件之實在的收場者。——各各從公  
司敲了一筆款子。

——話 雜 神 桃——

探礦科與運輸科合起來，工人數約一千人。從前則約  
多一倍。工人們的能走的，已做別的事去了。這剩下的一千  
人，乃是愁着顏，聽着命運之支配的。不做肚皮餓，做肚皮不  
能飽。怠工，於是成爲經常的現象。我登過東區的一個礦場，  
自上而下，由下而上，都是兩個礦工推着石車，沿着軌道運  
送。那是絕早的清晨，朝陽才剛剛驅散了霧氣。礦石包在泥  
土裏面，遍山都經採掘了，表面如一塊巨大的紅舌頭，粘在  
彎延的山之一角。礦山的鐵軌，雖然地伸入不可見的另  
一方。三五成羣的礦工們，打掃着，抹運着，工作是簡單的，工具  
也是鶴嘴鋤，簸箕之類。他們問我：「那一頭土工沒有？」我  
說：「在上吧。」「上他奶奶的！今早不上了。」接着「停工  
啊！」的宏聲，放下工作，礦工們緩緩地集攏來，有的掏出煙  
捲，燒着抽煙了，其實，這天是在下午怠工的一個工人匆忙  
跑到醫院，要S即給他看眼睛。「你們今早不上工？」下

半天不上，它不發聲，媽的，就嚇它一嚇，這都不是帶兒跟  
瑞的！說着，揚長地到醫院前面等候去了。

「桃沖的工人是好工人」有點腦筋的辦事員都這  
麼稱讚着。因爲有這樣的「好」，所以企業主得以生死由  
之的靜默，最暴竹地掠奪工人的勞動。五元八角的一伙食，  
「只抵一般工資額的三分之一。企業主把這全部的價值，  
以每天給工人兩碗冷飯的代價，據爲己有。比之上海漢口  
等大都市的企業主，內地的企業是更多麼「威武」！「殺  
氣」啊！

S的氣緩，是此間進步的氣緩，以下是他的話。

礦山有塘山礦院，這是必要的裝飾。他們那兒來真心  
愛護工人而工人多數是因爲問神求佛而無靈才到這兒  
來的。你不是到過病室嗎？那同乞丐，厨一樣。沒有人管理他  
們，他們要看病，也是跛到這兒來。他們自身也不是爲了養  
病而進病室的，乃是身軀裁傷不能工作了。在那裏每天領  
一毛錢，苦惱地過活的。依我的意思，醫院可擴充一些，每月

增加二百元設備便過得去了。病室改良一下，多注重衛生些——但這該公司是只聽而不人耳的，自然只好自己說說就完了。

S及其夫人，常是爲了蹣跚的分割脈管，不間歇地六七小時地工作着。電燈因爲營業不振已經停用了，是以一兩盞的油燈，苦苦地照着我的手，指完畢了，用過麻酔藥的病者也醒了，慘痛的呻吟與夜的肅靜相互織成沉重的壓迫，罩在地面上。

而這時，任何人都能想像的，科長，廠長，所長或巡官，一羣正在一個房內，吞吐着鴉片。如我有一次和S到公司去洗澡，在他們的房內所見到的，是煙霧悠悠而顯陰陰而透一個受足舒服了，另一個便糞之舖下去談的話。是公的，母的，松花雞，蒸牛肉，一類無謂的內容，而其中却有先前北大的畢業生精神都抖擻了，於是下旗呼說，呼笑，和不久之前的同一腐敗的色調。

另一面，也是任何人都能想像的，多屋內，工人們捲在

臭舊的棉花絮裏，呼出响大的鼾聲，他們的表或在箱子裏，尋明天有香穿的衣服，或在補綴破爛的衫袴。較快的燈光滅了，冷氣密密地襲了進來。

黑暗，寒冷，飢餓，掙扎——這是命運。

桃沖的心臟是在山上，或者那座山就稱爲桃沖吧！山頂有較平的坡，此間到平面，設有轉盤與鐵索，以掛運石車的上下。坡並不廣，卻又層次的開展上去了。山上也有職員辦公室，建築形比公司小，費則相類。軌道之旁有一排聯着的房子，爲監督們所住。警察分所是高高位，臨山巔之一角，工人略爲一嘆，便可覺出黑色的火藥粉的味道。

軌道是縱橫交錯的，時而沿山邊陡然而下，時而在峽徑上，迂迴地不知何處去，時而在山洞中，它的旁邊是碎石，上面是炸透的鑿齒形的岩石，深處若很深，則上面有吊車，發起礮石。

我們走過二處山洞，其一是有木板撐柱的，其一則純然爲自然的洞窟。倘若想把不幸的人們只好同土合葬。

S 巡視一過，嘆然地說：「這礦山工程實在不小！」相反的，我不知道所謂的「工程」在那裏。探礦方法，大部份是舊式的幼稚的，對於工作上之安全的利便的設施，影子也找不出來。工人炸死了，便建「棲魂祠」來收容死者。工人掘傷了，便叫他們到醫院，工人成爲殘廢了，便驅逐他們，或留有黑洞一樣的病室。

有好幾個早晨，我遇着了三個運輸科的工人。他們正在修理鐵路。「好早就跑出來了？」遠遠地，其中的一個就向我招呼了。如 S 所說的，一個個人，或一件小事，只要出現這裏的每個人，是不會不知道的。況是住了半月以上的我。「喂，你們好早呀！」其中的三個，已在土上坐下了。他們還不十分明白這鐵路是日人的資本開採的。他們却知道最近日人好像又借給公司錢。「安部（八幡鐵廠代表）不是說，那錢公司拿去了，我們却得不到一點。」一個年紀較大的，向我說，同時也是向另外的兩人說。

「公司會虧本，我想總經理的荷包才會滿呢。若從

來洋人拿不到錢，怎麼石頭還是一船一船載出去呢？」他們都理解我所說的，不止一次地「沒有做頭呵——」地微語着。

但是到那裏去呢？他們的腦中便凝結成一塊了，好像一個不耐煩於日下的生活的囚徒，出在鐵門之前感着絕望一樣。

報告文學是我們最着重的一件工作，我們的工作做得如何呢？

請讀者，批評家，給我們嚴正的，鼓勵的批評和指教！

——編者——

## 下鄉四日記

映虹

武漢是被惡勢力重重包圍着，春雷響了，暴風雨已經掀動了這個世界，但是這兒因了惡勢力的統治的毒辣，大眾都被迷蒙在鼓里，讓統治者們過着昏迷紙醉的生活。這種環境之下的我們青年，却像火山一般，地殼上有一點兒裂縫，火山就要爆炸出來。我們沒有一時忘掉我們所負着的歷史使命。

太平洋的風雲在急變，地中海的狂濤在怒吼，是時候了！隨着這資本主義的喪鐘，嶄新的社會就要誕生了！我們目前的急務，當然要使大眾知道：誰是我們的伙伴，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樣，我們一羣男女青年，在春假的當中，衝出這惡勢力的重圍，在「我們攜手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的合唱的歌聲中，抱着一顆熱熱的心闖入到躺在封建鐵蹄下的農村去了。

——作 習 年 青——

在我們出發的前兩天，已經有一大批宣傳隊就下鄉了。我們認為化裝的宣傳的效果比較大，所以很多促地組織成一化裝宣傳隊，選劇本，排演，忙碌了一整夜，天亮即出發，在汽車上演員們忙着翻閱他的台詞的大意，因為要整篇的閱讀，在時間上是不允許了。我們一羣人只有一條心，忙，緊張，笑，唱，討論，沒有一絲兒悔恨，煩惱和渾亂的情緒。

下車就是離武昌九十里的一個市鎮——葛店，時間是正午，每個空個的肚子里，才裝下一個或兩個麵包，喝下幾盞開水。接着找住所，找舞臺，借道具，個別訪問和講演，接洽先出發的宣傳隊，大家像愉快的麋子，跳入市鎮的每個角落去，不到二個鐘頭，一個個都帶着美滿的結果跑回了。

(7)

下午兩點鐘，舞臺上裝滿了我們，一個大約十數方丈的廣場上，擠滿了人，在千百隻眼睛的視線焦點上，我們極幼稚的演技呈獻出來了。

觀眾是意外的湧躍，臺下找不出插針的空地了，我們興奮的後，要被熱情融化了，大眾也像要熱情融化了！我們感謝當地小學的小朋友們，他們自動地替我們擔負了糾參的責任，我們感謝當地的居民，踴躍地送來些開水和餅餌，當我們演到沉痛的時候，臺下燃起了憤恨的火：

『打倒××帝國主義！』

像從一個巨人的口里吐出來。這使我興奮到流淚。直到六點鐘，十幾項節目演完了，最後，臺上臺下聯合着喊口號：

『打倒帝國主義！』

『槍桿一致對外！』

『全國大眾聯合起來！』

『……………』

響聲像山崩，像地裂，像海嘯，像獅吼，我們隨着怒潮湧到寓所去。

那兒，留守的人已燒好了飯，休息了一會，肚子才記起餓了，接着，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通。

夜色漸漸濃重，星光閃爍在天空，我們像大自然的女兒，舒適地談笑在她的懷抱里，做完了一天的緊張工作，這時候是更覺甜密的時光。

晚八時，鑲擺兩張方桌，我們圍坐，在旁邊，檢討今天的工作。我們認為成績很好，關於所演的項目，雜耍比話劇，更被大

來歡迎，更容易感動他們，以後準備把雜耍更充實些，話劇不容易使他們完全懂，因為臺下太嘈雜了。我們以後決定在未開幕之前，先把劇情告訴他們，之後，又把情節的意義替他分析明白，或許會使他們滿意吧！再關於排列項目的方法，我們感到很滿意，就是在化妝項目的中間，夾入沉痛的演講，效果非常大，以後繼續實用。

我們的討論還沒有結束，宣傳隊邀我們參加兒童節的提燈遊行，同時，演員們也急着要排劇，所以把會議很快結束。直到深夜，每個人笑着，將愉快而倦困的身體甜睡在鋪着稻草的地面上。

第二天一破曉，我們又精神百倍地跳起了。鄉村里的晨光，特別撩人留戀，晨霧的迷蒙里，都響着我們的歌喉，大路上的鄉農身旁，跟着有分途詢訪的我們的同伴。他們都張着感激的眼光望着我們，諦聽我們解釋和談話，死寂的農村活了。

當我們集攏的時候，是上午八點鐘了。自由訪問的結果告訴我們：農村破產到了危急的關頭，農民都叫着「活命不了一國之存亡對於他們是漠不關心的。當然囉，他們在封建勢力統制之下，活命才是他們的切身問題呀！所以我們要使他們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及封建的殘餘勢力，就應該從「活命」着手。告訴他們爲什麼辛苦年年，沒有過一天飽肚子，使他們認清這「活命不了」的來源。以後，我們的工作，更要是和他們生活經驗接近的，要更具體的。換句話說，演講的材料要是農村中的。這個時候，我覺到農村的生活知識太缺乏了。

午后一時，召集了一次市民大會，在情緒緊張的會場上，使他們組織起來。當時有許多的市民和我們交談，要求我們長留在這兒領導他們。說是我們走了，組織也就散了。這使我們慚愧，我們不能替他們留下一個嚴固的組織。

第三天了，我們移動了二十里路，在黃金塘駐下。這兒比高店更要素樸，很多天真的孩子，成年人也非常和藹，帶着詫異的眼光望着我們。當告訴了他們，我們是作什麼的。以後，有位農民挺身而出，把我們引到他自己的居屋里，替我們安置

好行李，同時替我們的女同伴探起一張寬大的牀鋪，幾位天真的女同伴歡喜的跳了起來，因為她們睡了兩夜潮溼的地面了。

一切很快地安置妥當了，便進行個別訪問和隨地講演的工作，這兒因為都是星散地羅佈着的小鄉村，化裝宣傳幾失了效用，所以這種工作是最重要的了。

晚上，檢討工作的時候，爲了組織問題，討論很久的時候，因為要在很短的時間使他們組織起來，確實太難了。最後，決定盡量的使他們知道組織的重要，和正確的現實的認識，使我們慢慢地自動組織起來。所以他們被稱爲知識份子的青年，應一有機會就和農民接近。

—記 日 四 那 午—

第四天，步行四十里。天空陰沉着，氣溫很悶熱，走在中途，潑下一陣大雨，我們合唱着「義勇軍行進曲」，冒着雨向前邁進！目的地是魯家巷，這里離武昌只有二十里了。大概是愈近都市，被種的毒愈多吧？他們大半被製成了定命論者，馴服的奴才了。假若我們把黃金塘的大衆比作一張白紙，生活意識是那麼空虛，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里的大衆比作一張染上了污黴的紙，生活意識中有了毒素。我要充實這兒的大衆生活。比黃金塘的工作需要更大的努力。所以在檢討工作的時候，決定以後對於此類地域，消極的工作和積極的工作要同樣的注意。

傍晚，天空又堆滿黑雲，氣溫又驟成熱燥，像暴風雨到來的前兆。這時，我們踏上歸途，在「新大路歌」的會唱聲中，電燈照紅了武昌城的時候，我們帶着一顆整熱的心回來了。

春雷響了，閃電照透了每個黑暗的角落，我在街道上走向歸途，像海燕般企望這暴風雨的降臨，這暴風雨將洗清這黑暗世界的。



# 火焰

蒲文

——紀念三二五——

## 一夜

是過了午夜了，天上黑黑的，沒有星月，冷風吹拂着，怪刺人的。鐘聲很急地，零亂地響着。宿舍四處都響着皮鞋聲，木版聲。操場裏有人在寒風裏尖銳顫抖地叫：

「起來，同學們快起來呀……」

鐘又一次地響起來。

孟列拿了羊毛巾，緊纏住頸項，在操場的四週跑着。到處都是廣東人。「丟那媽……」他聽不懂那些廣東話，但誰都明白，這一定是捕了人去。一個高個子的廣東佬，揮着拳頭夾在一羣人中間，發着強硬的聲音：「丟那媽，漢奸！他們來捕同學，丟了那……」

「捕去沒有？」另一個同學問。

「誰知道？」

孟列聽見一羣人朝女生宿舍跑，他也跟着跑去。宿舍的燈全開了。據說一個女生沒有捉去，捉的人却跑了。孟列的心被惹起了憤怒的火，咬着牙齒，向操場走回來。

「女間諜！女間諜！」一個同學叫。

「那裏？」

「關在後門，校醫室。」

孟列拚命地往後門跑。校醫室裏擠滿了人，孟列拚命地擠進去，他撞着了一個穿黑大衣的青年，那青年對他輕過頭來，蒼白着臉。

「是你？——漢？」

「漢默默地點點頭。」

孟列看見一個漂亮的婦人，白淨的臉，黑大衣，燙過的

頭髮。他幾乎不相信這是漢奸。

「喂，捉住我有嗎用？」那女的哭喪着臉說，「我是女人家呀！」

「我要你說！」孟列一聽就知道是克聖在審問這女漢奸。克聖的聲音老是那麼粗，那麼大。「你不說？瞧着有苦頭給你吃！女人家，怎樣？」

「丟那媽！」一個矮廣東佬指着女的臉叫着，「你這『Go』說，來幹什麼的？」

「他們拉我來的呀，我……」女的聲音抖了。

「他們誰說出來？」克聖暴燥地吼着。

女的說有三個人，她是給拖來的。來幹什麼，她一點都不知道。

克聖氣了，捏着拳頭在女的臉上晃了晃，「東西拿出來所有的！」

女的說沒有東西，東西全在姓王的身上。

克聖怒了一陣，「砰」的一拳頭，是打在女的臂膀上，女的

「喂」地怪叫起來，倒在牀上，被子也給拉倒了。「你說不說？」克聖揮起拳頭還要打。孟列覺得他身邊的一漢橫身在抖着，「漢的臉更蒼白了。」

克聖又毫無憐惜地在女的胸前加水，拳，隨着拳頭，克聖吼叫，「說出來招！」女的却尖銳地號哭了。

「克聖，」一漢突然顫抖地說，「別這麼打女人呢……」

克聖懷疑而憤怒地望望一漢，一漢是那樣的激動着，蒼白着。

「別打吧，先搜她一搜。」孟列說。

這時擠進一個廣東人，跟克聖在嘀咕些什麼。

「去吧。」一漢拉着孟列的手往外走。孟列跟着一道出來，他倆朝前門走去。一漢翻起大衣領子，默默地走着。

「我真不行。」一漢低聲地說，「不是麼？我不能看打人，尤其是打女人。剛才，我便感到作嘔似地難過。」

孟列想不起什麼話來，只好沈默着。

「我承認，大道氣味太濃厚。」——「這似乎話多了。」那年在一隻長江輪上，聽見水手們打一個偷兒嚇，是那麼不常人地朝甲板上擲，擲，血從嘴裏噴出來，我也感到作嘔似地難過，我怕看……」

「這沒有什麼。」孟列說，「世界上還有更殘酷更殘酷的事哩。」

「我知道，但……改不掉。」

大門的鐵欄是關住了。有幾個學生在守門，他的臂上都纏着白布，手裏拿着木棍。孟列意外地看見了少華，他是一個跳舞的朋友。少華的眼睛還是腫的，好像沒有睡得好。穿着褐色大衣，沒有領帶。

「喝，你也看門？」孟列笑着說。

「怎樣瞧不起我？」少華舞動着木棒。「瞧，」少華指着大門外黑沉沉的門外，隱約地看見巡警的隊伍。少華憤怒地說：「狗子再進來，老子不打死他，算我不姓楊。」

「爲什麼不去跳舞？」孟列還是笑着。

少華忽然地優笑了。「愛國呀，愛國還是跳舞？」木棒又在他手裏舞動起來。

「噫——噫——噫……」大門外的巡警們跑步過去。一色白的緞腿，白的靴子，靠左邊的，一排巡警在踏着步。

「跑什麼？狗子！」少華用木棍敲着鐵欄罵着。

「別惹他們，少華。」孟列勸他。

「那麼你跑到狗子們面前去吧！」

「不是這麼說的，他們不過爲了十三塊錢一月，還養活一家老小，他們……」

「夠了，不要聽，不要聽！」少華打斷了孟列的教訓。

風似乎強些，夜間的天氣格外冷。孟列冷得抖戰了許多同學跑到大門來，都憤怒地捏着拳頭，看着門外一些武裝的隊伍。孟列在別人的嘴裏，知道校外已捕去了幾個同學。女生宿舍傳出了一個女性的呼聲：

「起來，女同學們！我們的同學被捕了起來……」

聲音是那麼尖銳有力，是那麼震動人的心。孟列又一

次緊捏起拳頭。孟列看見身邊的一漢，一漢也給這女性的呼聲感動了。

「這聲音！」一漢感動地說，「嚶，多有力量！」

「起來……起來……同學被捕啦！」

一漢說太冷，便一個人孤單地去了。

孟列站了會，便繞道走到女生宿舍。女生宿舍旁的飯

廳裏，擁擠着許多人。連窗子也給掩蔽住了。孟列擠不進去，

只好站在窗外，裏面又聽見克聖粗壯的聲音，原來女漢奸

搬到這兒來審問了。

「說，你多大年紀？」

「二十七。」女的哭着說。

「二十七混賬打！」克聖怒吼着。

於是一陣「拍拍……」

「嚶，嚶……」女的嗷哭着。

「說，住在那兒？」

「住……住在南市。」

「南市？混賬打！」

孟列忍不住地笑了。克聖的脾氣是這樣暴躁。大概怒

火燒破了他的心吧，彷彿要打死這女間諜似的，「二十七

要打，「住在南市」也要打。總之是打。

孟列看見非從裏面擠出來。非的臉是那樣紅，像跟人

打過架似的。

「搜過沒有？」孟列問她。

「沒有搜到什麼呢。」

「說了什麼沒有？」

「狡猾得很，一會兒說是來玩的，一會兒說是來捉姘

頭的。」非忍不住地笑了。

「捉姘頭太滑稽了。」

「所以囉，非打死她不可！」非恨恨地說。

「怎樣打法？」

「打屁股啦。」非笑着跑了。

裏面還是一陣克聖的聲音，「混賬打！」又是女的「

噠噠噠……」

## 二 火焰

是第二天的清晨。

操場上圍着那麼多的同學。同學間，是火。漢奸同學的衣服，書架，球拍……都給焚燒着。紅紅的火舌，捲着，上升着，衣服被焚燒着，發出臭味。火焰越升越高，烟在空中旋着。一陣風來，便嗅到一鼓惡臭。

「漢奸的臭味！」孟列自語着。

「痛快呢！」漢說。

火焰越發紅了，高了，正像同學心中憤怒的火般熾熱，紅烈，從這火焰裏，孟列彷彿還聽到剛才大會中，羣衆狂怒的吼聲：

「罷課！罷課到底！」

「援助被捕同學！」

「衝出去包圍×××！」

尤其是克聖的聲音，比什麼人都暴烈，洪大。在有人提出漢奸的姓名時，克聖簡直成了頭狂了的獅子，他暴跳起來，揮着拳頭，吼叫着：

「打死他們！他們不是同學，是敗類，無恥的漢奸！」

「抓他來！」有人叫。但漢奸們早跑掉了。

「燒他們的東西燒呀……」

於是燒了，燒了。羣衆圍着火，看着，還有人拍照，

不知是誰，把漢奸的像片釘在球門上。大家對着這照片憤怒地凝視着。克聖不知道從那兒拿了把刺刀來，他跳上臺子，把刺刀在照片上瘋狂地刺着，砍着，看的人都痛快地笑了。

「混賬！無恥的狗！」克聖咒詛着，咬着牙，把刺刀用力地戳進漢奸照片的腦門中，刺刀便懸空地刺在球門上了。

火焰，紅紅地向天上升。

## 三 巷戰

下午的操場上，依然擁擠着同學。有人說昨夜擄去的谷，給吊了一夜，是吊着兩隻姆指，這殘酷的刑罰使每個人都氣憤了。

『這樣殘酷？』一漠睜着雙恐怖的眼睛。

校長在台上要求學生釋放女間諜。

『不行！』克聖怒叫着，『先放了我們的同學！』

『爲什麼放？』非的聲音，『她是漢奸！昨夜拷問她，她

說是來玩的，又說是來捉姦頭的，並沒有說是××局的。這

顯然是有作用，爲什麼放？』

『不放！不放！』大家都叫着。

『他們爲什麼非法捕人？』孟列也伸長了頸子叫着，

『我們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同學！』

一陣熱烈的掌聲。

大門只突然地起了騷擾，許多糾察同學大聲呼叫着

往裏面跑。

『同學別怕！』少華高舉起木棒，『跟他們拚命呀！』

『衝進來了，預備呀！』克聖暴跳起來，拔起地上的木棒，往大門跑去。

『打漢奸！打走狗！』四處起了山崩似的狂吼。

一漠蒼白的臉上流下汗來，孟列却捏緊了拳頭，一漠顫抖的手碰碰孟列，孟列用憤怒的眼睛看了石一漠。

『我去了。』一漠斷續地說，『我看不下去，我怕……』

一漠慌亂地往宿舍跑去。孟列空着手向大門口跑。許多同學在拔着地上的木棒，花牌子，石子……大門口的同學在退却了，空中舞着石子。

『

不要散呀！』孟列張起兩隻肩膀，但同學的浪潮還是朝裏面退。

孟列看見那羣白綁腿白帽子的巡警們，有的拿鎗，大多數拿着竹棒。巡警們衝進操場，石子不斷地擲向巡警的隊伍中。少華，克聖們都拚命地飛舞着木棒，那高大的廣東佬揮着鐵棒，但大多數的同學沒有武器，只好不斷地擲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是朝裏面退。

石子，孟列看見網球場上一個同學給打倒在地上，然而巡警們圍着他，無情地毆打着。

「要打死人啦，他們要打死同學啦！克聖狂叫着。」

「打呀！打呀！」到處都是憤怒的吼聲。

孟列揮着雙手，對前面舞着竹棒的巡警叫：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呀！」

許多同學也跟着叫：「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可是，沒用，巡警還是衝上來了一個方臉，滿臉肥腮的

巡警，迎面給孟列一竹棒。孟列躲過了，孟列感到憤怒。

「喂，打自己人都是中國人呀！」

那巡警紅漲着臉，流着汗，很苦痛地咬着牙，嘴裏咒詛

着什麼，半天才發出一個含糊的聲音：「打漢奸！」接着又

是一竹棒。孟列退了幾步躲開了。

「誰是漢奸？我們都是愛國的，幹嗎打自己人？」孟列

發怒地叫着。

巡警的眼裏流下淚來，汗和着淚，流在那紅漲的臉上。

他還是閉着眼睛，咬着手給孟列一竹棒。孟列的肩上也挨了一棒，痛得利害。孟列轉身跑了。當孟列再回頭時，那巡警不知

挨了誰的磚頭，跌在草地上，伸張着兩手，竹棒還握在手中。

學生退却了，因為他們沒有武器，只有石子。最後的防

線是四宿舍，一宿舍，五宿舍。孟列碰着少華，少華滿臉的汗，

喘着氣，不住地跺腳。

「都沒有傢伙，沒有傢伙！」

孟列看見少華滿手的血。

「不要讓他們啦。」孟列說，「就這樣支持下去，給人

看看，這是怎樣一個場面。」

「他娘的×！」少華似乎越想越氣，「老子一個人也

要跟他们拚命到底！」

巡警鳴笛退了。少華發狂地衝出去。

「打漢奸呀！」少華吼叫起來。

「打打！」

「打呀！」

學生又往宿舍裏衝出來。四宿舍裏衝出克聖，還有那高大的廣東佬，後面跟着一羣同學。四週無敵的同學擲着石子衝上去，巡警又轉身來迎戰。孟列是跟着少華衝上去。

孟列似乎突然想起什麼，便轉身來大叫：

「拍照呀！拍照呀！」

跟着四處都有人喊起「拍照」了。

孟列看見少華給打倒了。少華一隻手蒙着臉，另一隻手還揮扎着爬起來。但又是一竹棒，少華躺在地上不動了。孟列迅速地追上去，給巡警一把石子，巡警挨了幾個。孟列沒有放鬆，又猛烈地擲了一把。巡警才轉身跑開。孟列很快地抱住少華的腰，朝後面退。這時加入了一位同學，抱住少華的雙腿，兩人抬到××堂前的石階上。孟列發覺那抱少華腿的是一漢。

「咳！」孟列奇怪地叫起來。

「漢朝他笑了。一漢的眼裏已沒有了恐怖，一漢的眼中也同樣燃起憤怒的火。」

少華在哼着，一個血滿了的臉。左臉給打得腫起，皮膚裂開了。嘴裏的牙齒打脫了好幾個，滿滿的鮮血。少華雖然疼痛，但兩隻眼還睜着。那是兩隻燃着火的眼睛，少華似乎要說什麼，但嘴只顫動了幾下，便痛苦地呻吟了。嘴裏流出更多的血來。

「別動，」一漢悲憤地說，「你傷得很重呢。」

孟列同一漢抬着少華，送到衛生處。非在那兒忙着。

「又是一個？」非感動地撫着少華的頭，「瞧，這些狗子把他打成這般模樣。」

孟列同一漢出了衛生處，看見學生又退到最後的防綫裏去。幾個教授們大聲地跟巡警們呼叫着，據說校長也給打了。

巡警鳴笛，又退了。孟列想，這場面得延長下去。

「打倒漢——好！」一漢狂呼着。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孟列也跟着叫。

「打打！」



「打呀……」

學生又往宿舍裏衝出來，揮着棒子，擲着石子。克聖輪着棒子朝巡警打，石子像雨一般地擲進巡警的隊伍中。漢紅紅着臉，不斷地衝，擲着石子。孟列也擲着。

巡警退却了，朝大門外退去。克聖跟着追，他簡直狂了。當巡警退出校門時，他們關了校門，用鐵絲扎起成羣的學生。躲在竹籬後，像躲在戰壕中，不斷地擲出石子。大家都叫着，向那校外的民衆們。

——作 習 年、青——

「打倒漢奸走狗！」克聖朝着竹籬外啞着喉嚨呼叫着。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漢揮着拳頭，流淚地叫着。

「民衆聯合起來！」

「打死漢奸！」

口號震天地響，校外的民衆也跟着叫起來。

「漢不斷地狂呼，一次又一次地擲起拳頭，淚流在他赤

紅的臉上，眼球充滿了血絲，像紅的火焰。孟列攥住一漢另一隻顫動的手，挨着他的肩說：

「漢，你瞧你與奮到這模樣。」

「漢低下頭來望望孟列，半天，才含淚地笑了。

「漢，你畢竟沒有嚇怕這場戰爭呀。」

「真的沒有呢。」漢用手擦去眼淚，「起先，我胆怯呢。……呢呢，我躲在宿舍的樓上窗子裏，……」漢捏着拳頭，激動地說：「我看見勇敢的克聖，我看見一個穿紅色大

衣的同學，給五六個巡警圍打着。我聽見羣衆的呼聲，看見飛舞的石子……是那兒來的力量？我瘋狂地跑出宿舍。我沒有怕，沒有怕……是那兒來的力量。」

「從集體來的。」孟列感動地說：「這麼多的同學的

力量使你勇敢了，健壯了！」

這時，四處還不斷地吼着：

「打倒××帝國主義！」

「打死漢奸！」

到蘇州

東揚

太陽已經向西傾斜，田野上正浮盪了一片歌聲。幾個袖子纏着白布，不像學生子，不像兵的正在田野上走動，後面還跟着五六個小孩。

歌聲是時時間輟，有時還夾着人語。

「來，來，小朋友，唱，唱——打倒××，打倒××……」

有的小孩子是在唱着，有的是有點怕羞的不敢唱下去。但當唱的歌聲慢慢的大了，他們也不覺的跟着唱起來。

「嘻嘻，小朋友真好，小朋友真好。」

「來，來，我來教你們喊口號。」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

小孩子們也更加大聲的跟着喊。

後面是他們和小孩子們剛從那裏出來的小鎮，前面

是一個小車站。這批人便也向小車站走去。

站長一看到這班人來，心裏便嚇得一跳。一看到他們的臂上寫着什麼「上海各大中學學生擴大宣傳團」，便更嚇了一跳。但一看到只是寥寥七八個人，心裏便也寬鬆

了一點。只是躡着步，靜看着這一班人的動靜。

有兩三個人是跳下了階沿，走到對面的候車室那邊去。留下的便開始貼着標語。不到了一分鐘，兩旁便都閃着紅紅綠綠的標語——此外還有傳單。

「嗚嗚——嗚嗚！」

火車開來了，他們便高聲喊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的口號。有的還跳下石階，把標語貼在車

廂的兩旁，將傳單擲入車廂裏去。

「吶！」

火車慢慢的蠕動，吐氣，一忽兒，便帶着標語，傳單，開向

南京那邊去了。

「嘻嘻，今天來到這個車站裏，倒很好。」那個被叫做傻瓜的，他的有些黑的臉上，是現得快樂的微笑。

於是，他們離開了小車站，走向橫在田野上的公路去。

「小朋友，再會，好好的教別的人唱歌，告訴他，我們應

該起來打倒東洋人——

「好，好，我們要打倒東洋人——」一個小孩子接着，

說。

「打倒東洋人！另一個孩子是笑着聲音，跳着身子喊着。

於是他們分別了。

x x x

(21) 公路上是靜的，和藹的陽光，照射了這整個的田野；也柔撫了他們每個的心靈。公路像一條無盡長的黃色的蛇，經着人們的踐踏，一點都不擾動的，只是靜服的臥倒在那

裏。

傻瓜，胸前懸了一大罐漿糊，一手搓着杖子，一邊將紙煙送到唇上，很死力的吸着。

「嘻嘻，不吃啦。」

走在旁邊的那個張大哥，左手夾着一組標語，揚着脚步，笑着臉，學着傻瓜平常所講的江北土腔，向傻瓜鬧着玩笑。

「嘻嘻。」

大家都都笑起來了。

接着，大家又無聲的走着。

走在比較前面的是一個掛着眼鏡，戴着羅宋帽，臉孔像教會裏的小姐的女學生，和一個穿着馬靴的小隊長；因為臉孔的白膩，人們都叫他做小姑娘。再前面一點的，是走着一個穿長袍子，背着乾糧袋，一手提着小箱子的傢伙；他是很靜默的，只是一直朝前走。

在一個小橋子上，他們都停住了。他們又開始貼標語。

那位女的，也很起勁的在貼標語。臨行時，還轉着臉，覺得榮耀的端詳着橋欄上的字：

「這張標語是我寫的——嘻嘻。」

「這正是你一生不可磨滅的光榮。」小隊長插着說。於是，他們又很默然的走。

路上有的時候也出現了幾個同路的行人，有的便走上去和他們談話。那位張大哥，很會說話的，每次總是得了很大的成果。

「的鈴鈴……」

「輛自行車正向他們飛了過來。」

「喂，標語隊停止工作，走得快一點，大家正在前面等馬上要進城。」

大家一看，是值日的總隊長。

總隊長，臉上有鉄流，裏郭如鶴的鐵額，兩目炯炯的，含着無限的偉力。

「的鈴鈴……」

在他們的後面轉一個灣，總隊長又駕着自行車從他的身旁飛過去了。掛在他背上的竹笠，是隨着他的身子，慢慢的在大家面前，縮成一點地消沒去了。

「嘻嘻，說不定今天會出亂子。」張大哥似乎有先見之明的說着。

「管他，他們如果要來阻撓，便是不客氣的衝。上海租界都衝過去，這裏還怕什麼。」是傻瓜的聲音。

於是他們的脚步，也更快的向前走。

x x x

前面一個橋子上的人羣，慢慢的在他們面前顯得大了，清晰了。這人羣裏也向他們擲出一種尖銳而會鑽進每個心靈裏的深處的聲音：

「歡迎傻瓜團！」

「哈囉，這又是小孩子，」張大哥不覺的這麼說。

「嘻嘻，這是嬾娜。」帶眼鏡的姑娘也這麼說。

「嬾娜蠻有勁。」小隊長也不願靜默的說。

那個老是走在前面的，提小箱子的傢伙，首先便走進了橋上的那一羣裏。沉默不語的向嫻娜，被人喊做小孩子的，打一個微笑的招呼後，便走到總隊長旁邊，聽着他們的談話。一看到站立在橋旁的兩個背盒子炮的，他心裏也覺得馬上會發生什麼亂子。

嫻娜，個子很小的，身上那件黑色旗袍，還披上了一件綠色呢絨的學生服——她帶來的外套，是在那天下大雪，徒步出發的時候弄濕了。一看到那位像教會裏的小姐的姑娘走來，她便馬上跑上去和她談話。她的活潑的跳動，是像一隻小馬雀。

「喂！現在，四個人一排，手拉着手，開始出發。」

總隊長的鐵顎咬得緊緊的，兩眼含着無限的光芒，不斷的向四旁掃射。

交通員也開始駕着自行車在先頭走了。

「來拉得緊一點。」

那個侏子，他的手臂是搭在提箱子的那傢伙搭得緊

緊的。

「丟那媽，要來就衝。」

搭在侏子另一手的，是一個廣東老鄉。

於是大家開始走了。

背盒子炮的，在旁邊跟着。剛才曾在後面一個小鎮上，看到他一個排長並肩談着什麼的麻子，現在又在他們的面前出現了。他和另一個帶瓜皮帽，咬雪茄烟的，似乎已經探得什麼消息的，便也先走開了。

「媽的，這個賊老……」

傻瓜是將杖子向路上一塊石頭用力的一托。

「媽的，也沒有什麼。」

走過了警察分所，看到並沒有什麼阻礙，當將傳單把給警士們，他們還來了一個很誠懇的敬禮，提箱子的心裏，便略略鬆了一點。因為路的狹小，大家也分做兩個一排的走。

運輸隊向他們迎了來，將宣傳用的畫圖先搬上了岸，

分給他們；兩個人便合持着一張——每張畫圖是插着兩枝竹竿的。

「工農兵學商，

聯合起來，向前進，

萬衆一心……」

他們又開始唱着打倒××帝國主義的歌，藏在屋子裏的人，便統被這聲音吸了出來。他們接着傳單，也很喜悅的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漢奸！」

「民衆自動武裝起來！」

接着唱歌之後，他們又在喊口號。

「現在是到蘇州城了。」提箱子的，沒有覺到後面還

有一重城門，覺得隊伍進行很順利的心裏便這麼想着。

隊伍是一嘩嘩，一嘩嘩，不住的在前進着。

x x x

隊伍進入了繁盛之街，上了那個橋，便是城門了。「沒用，走不進去，城門是早就關上了。」從一個警士的口裏，很冷淡的飄來了這麼一句。

但隊伍仍是走向城門那邊去。城門的確是關着。

隊伍便像一個狂大的水流，遇着阻礙，激出燦爛的水

花——

「打打！」

「打打！我們打進去！」

總隊長，鉄顎咬得緊緊的，忽而像炸彈的爆發：

「諸位，我們今天無論如何要打進這城去啊！」

「對啊！我們誓死要打進去啊！」

總隊長又走上了橋，站在橋的中間：

「諸位同胞，蘇州愛國的同胞們，我們是從上海走來

的學生子，我們是愛國的學生子，我們已經走了七天了，可

是現在是被關在城外，諸位，我們不是土匪——是愛國的

學生，爲什麼你們的縣長，不准我們進城呢？——我們要打

倒這種漢奸！」

在橋頭的那邊，站立了無數的市民，可是在橋頭的另

一邊是：「一二三——撞！」

打城的門士們首先是拿着一塊很大的石頭，在打着

城門，後來使用兩桿很長的木頭來打了。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已脫去大衣，穿着紅色的運動衣的，是在旁邊一閃，便不見了。

但隊伍裏是沒有一個人覺得，他們仍是：「一二三——撞！」

城門，便是：「咳，咳——咳，咳！」

城門裏頭的磚頭已被打落兩三塊，門也發生很大的搖動，但仍不能打開。

可是大家一黑都不灰心的，還是：「一二三——撞！」

一個警察所裏的隊長，突然跑來，請他們停止打城，由他喊人開，但隊伍裏是：「不行，我們要毀掉這暴力，我們要用自己的力，來

打開這個城門！」

「來，來，一二三……」總鄉兩手在屋旁拱成一個洞，很亢昂的喊着。

「來，來，來呀！大家再打啊！侂子和廣東老鄉也都大聲的應和着。」

於是大家又是：「一二三——撞！」

「諸位，我們現在是爬上了城，城門馬上可以開了。」突然，在城牆上飄來這一陣聲音。大家一看，原來便是忽而不見的那位穿紅色運動衣的學生子。

「啊！我們勝利了！」

在城下是像狂濤般的歡呼。

警長滿心着慌的，只是顫裏顫慄在看這班人的勝利。總隊長咬動着頸，深沉，有力的走上了橋，像一個鐵的人，又在向對面看熱鬧的市民張着口：

「諸位，諸位愛國的同胞們啊！我們現在是勝利了。城門在漢好的手裏，關了，現在是從我們的手裏打開了。這正

明白的告訴我們，只要大家團結一心，敵人是終歸會被我們打倒的啊！大家團結起來吧！」

在洞開的城門那邊，大家是像蜂般的湧了進去。有人還歡呼着。

「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啊！」

## 紀念五卅

施達

一九三六年的五卅，雨後的太陽懸掛在天空，氣候更是和暖，精神更是爽快了。

穿着藍青短衫褲的工人，自由布的婦女，長衫布鞋的店員，西裝，學生服長衫雜亂的大小學生，三五成羣，急促地向着同一個目的地走着。

蘇州河的旁邊，天后宮橋的境下，在一所灰色的建築物口，徐徐地集攏來了，個個抱着一顆熱烈的心走了進去，好像那兒有什麼珍寶，可以獵取似的。

那是市商會的大禮堂，地方雖然不算小，可是上下左右，都分別坐滿了工商學各界來參加的人們。窗上，門口，都擠滿了人頭，連一個轉身的地方也沒有。

每個人都抱着幾張各界救國會發的傳單，在細細地閱讀着，在那兒，得到了許多安慰，顯示出特別的興奮。

忽兒，在空中飛舞起許多紅綠紙的小傳單，似蝴蝶一般飄到人頭上去。當一陣快樂的歡呼尚未中止時，接着一陣「打倒漢奸」的呼聲起來了。羣衆決不是盲目的，他們敏銳地發覺到這是偽造的傳單，這是漢奸想來破壞，搗亂的手段，他們想來排撥離間，這個堅固的聯合戰線。

「打倒漢奸！」「打死漢奸！」的聲浪，從每個肺部的深處發出，憤恨的情緒表露在每個人的面上和眼中。

在呼聲中，一個漢奸被捉住了，被毆打了。他那可恥的涼血，竟被人們的救亡熱情蒸發了，一滴滴地浮現在他的面部上。

主席台上的人竭力地叫着：

「……請諸位靜一點，不要太興奮了……這不過是一個小漢奸，不算什麼，我們還不須要用全力來打倒他，真正的



漢奸，還多着呢。……請諸位快點維持秩序，不要中了漢奸的計，破壞了我們的會場……」

全場的人們馬上又安定下來，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接着，主席團就領導全體唱歌了。

每個人挺着胸膛，雄昂地站着，拉長了頸子，盡力地吼叫着。這歌聲好像就要吞嚥了敵人，鎮壓了漢奸。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造成我們新的長城……」

我們大家一心，冒着敵人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唱了幾隻歌，主席團就宣佈開會了。首先，是由年老的沈鈞鑿先生起來報告「五卅」的經過和意義，「我們要和平一年以前一樣，大家緊緊地聯合起來……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解放！」

紀念「五卅」的歌聲又起了。

「十年前的五卅這一天……帝國主義大屠殺，南京

路上鮮血鮮……」

「十年來的「五卅」這紀念……帝國主義更凶惡，殺我同胞千萬千……」

「十年後的「五卅」的今天……帝國主義不怕它，統一戰線堅又堅……」

在這激動了每個人的神經中，舉行靜默禮了。大家低着頭，捏着拳，回想到過去，計劃着將來，要為過去一切的民族英雄而復仇，要為中華民族爭取最後的生存而鬥爭。

接着就是李公樸，王造時，章乃器各位先生的演講，大意是：「……中國已到了生死的關頭了，不能再有一刻等待，只有立即抗敵才能求得出路，才可獲得生存……抗敵不是少數人的事，而是要上下一致，全體動員的，只有這樣，才然勝利，才得成功……我們應當要大家聯合起來，不分什麼黨派，不分任何階級，只要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應當要緊緊地團結起來，達到中華民族完全解放為止……」

工人代表的演講，更是打動了人心，全場的人們，在他

每句急昂的聲浪下，每個揮動的手勢後，全場就瘋狂般地鼓掌着，熱烈地呼喊了。

「……我是一個工人，我是不會說話的，但是，我們救國的心是很熱誠的……我們直接在日本人的下邊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的……我們更是堅決了我們要去洗南京路上的鮮血……我們願意犧牲一切，去打倒××強盜。（長時間的鼓掌）……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解放。」

上海學聯和全國學聯的代表演講後，就通過了許多議決案，和今天遊行公祭的路程。

四個一排手挽着手兒，打起了小旗子，向着北河南路出發了。

似長蛇一般，慢遊在街道上，兩旁民衆被這一羣六七千民族戰士所感動了，自動地插進隊伍，高聲地喊着口號。

「大家起來，共同救國！」

「勿買東洋貨，勿賣東洋貨！」

「打倒××帝國主義！」

飛也似的馳過的電車，公共汽車裏，都投進了傳單，搬運工人在震動的貨車上一個個字地朗讀着。

歌聲的波浪飄過了最高的建築物。

「……東北地方是我們的！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我們不願做亡國奴隸……」

二個鐘頭的遊行，到了五卅散烈士公墓。在那兒才見到了各團體的旗幟。——各界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上海學生救國會，日本工廠工人救國會。此外還有三四幅用顏色畫的大旗，不識字的民衆，一看就曉得中國人要聯合起來，打倒漢奸，打倒××帝國主義。

公祭以後，仍整隊回來，一路依舊那樣熱烈，那麼緊張，在暮光中，集合在北站，黃包車作爲主席台，領導者站在上邊，盡情地歌唱，呼口號，然後才散會了。

## 記 L. 伊文

E. 米哈而斯基作  
勞榮譯自世界語

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時，我和我的家屬「長久地和慎重地」住到我得撒 (Odessa) 去。

—— 我記得那時恰走進 E. N. P. (新經濟政策) 的第一階段：人們開始忙着開設豪華的商店，什麼東西都有的百貨商場，最熱鬧的得利巴司卡耶街上閃幌着衣衫奢華的「納浦」們；(註) 各種「華沙的咖啡店」(Cafe de Varsovie) 活躍起來了。而同時，已經送來了一些未來的大飢荒年的預兆。在街市上出現了最初的飢饉着的農民的臉蛋。這是和繁榮着的我得撒普式庚會高歌頌讚的南國的美人，完全不諧和的。

那時，我到了這裏，蘇維埃世界語者的年幼的詩歌底天真的先鋒。就在世界語者委員會裏我和 L. 伊文 (L. Ivan) 相識了。他是一個十分謙遜的學生，在起初我是不很注意他的。但在我們重新碰頭的時候，在活潑的談話裏，我發現了他是一個詩的權能者，他不但愛好詩，而且很知道詩的技巧。但是我坦白地說，那時我對於技巧一點經驗也沒有，雖然我已經作了許多原作的詩歌。在這

(29)

## 船 夫

L. 伊文  
世界語原作

小船板滑出了  
激蕩的水邊  
海濱沙灘上的金光  
在空遠地閃爍。

—— 諾子响亮地擊打着  
平滑的海面，  
船板划向前方  
拋下了線紋的波瀾。

船夫坐在船板的中央，  
划槳向前方——  
恰似雙子的分發  
戴了帽的武裝。

—— 他，不再是年輕力壯了，  
那衣不蔽體的裝束，  
殘廢的生活  
在他額上漸漸按上了蒼白的軌道。

些詩歌中甚至還有「蝶」和「鐵匠」(註二)等等；我寫這一切，對於詩的技巧是一無所知的。因為L.伊文對我的啓發，使我第一次覺醒了，並且了解了學習詩的技巧必要，我永遠不能忘記在L.伊文的小房間裏的一些晚上，那時我

註一：新經濟政策的奉行着們。——譯者

註二：這二首詩是米哈而斯基初期的世界語原作詩中最成功的詩！

——譯者

們被巴得萊(Baudelaire)威爾倫(Verlaine)註一)巴爾蒙特(Balman)勃洛克(Blok)勃溜索夫(Briusov)註二)們的著作所包圍着，享受着言語的音樂；而這種音樂，魅惑地把我帶得老遠，老遠。我們跨過了現實而走着。

在那個時代，那時，許多詩人從社會地飽和了的題材上走開而在「納蒲」的背景上和着他一切消極的原素，開始了抒情自我的分析了。有些人，像幽靈似的(馬林霍夫(註三)也散箭(註四)等)什麼也不願意看，除了「我」和「我」的一些肉體的情慾，主要地是性慾的性質。但是假使幽靈們僅是如此地歌唱吧，那是他們不可逃避的必然的破滅。

註一：這兩人是法國詩人。——原註

註二：巴爾蒙特是俄國象徵主義的作家。

危機老早就封鎖了工廠的大鐵門。兩年已經「登記」了，威壓，檢克吃着豌豆的粥湯。

房東太太的房額他沒法付償。

在河邊開亭的遊廊里他暫把身藏。

可是穿人體的草榻榻又曬曬了城市的風光感凍，檢克渡過海渡到了該司特！費利司圖(Ost-Frisland)岸旁。

在荷國的國境旁諾台爾美(Norderney)島上，幫都像他一樣的劍客人捕捉青魚忙

他們兩人跌着釣魚網，談着紅星。一種新的信仰成了感應，檢克的生活的憧憬。

勃洛克是俄國的左翼未來派，也是象徵主義者。

勃涅索夫據岡澤秀夫的蘇俄文學理論說是蘇聯的普羅作家，×

×主義作家。

——譯者

但據米哈爾斯基註也是象徵主義者。

註三：(Martenhauf)係「俄國文學咖啡店時代」形象派的代表者。

——譯者

註四：(Esenin V.)係「同路人」作家但後來隨着蘇俄社會內階級分

化的進展，終於和皮涅克一樣暴露了反革命的本性。——譯者

「我們——我們的階級底末代呀，

真的我們不願再長久地生活了，

我們，我們是幸福和詩的。

最後的親人！」

然而，許多其他的詩人們，爲了勝利地嗚呼着的口袋裏裝滿了新賺的金錢底新興的布爾喬亞，他們簡單地感到恐怖，一切托辣斯裏的事業家庭奢侈淫佚和鬼祟，使他們單純地恐怖着：

「……這裏，人們爲了養小老婆呀，

在這個慷慨面前，

希特勒暴徒們的，

二月叛亂的影響，

不會引起他的迷惘。

不願「奔逃時的槍彈」，

或刀斧的殺戮。

更不管「絞刑的繩索」

—— 威壓參加者集體的反抗。

憤常地旅行到荷蘭

在他的背上背着重負的包，

在那裏，在海濱上，

人們送來的一件件小包齊整在他背上。

到諾台爾萊島去的

五十基羅米達的距離，

背着這包，披蓬到

XX船天處——是這裏的工作。

### III

燕子向大地墜着

平滑的深面。

在安靜裏，或正睡着當，

一點也沒有恐懼的足跡，

用掉了千百萬的錢。

誠實從這裏跑開了，走向恐怖，

重新向那裏去了：飢餓，血，呻吟，嘆息……

（克阿列走出大洛夫斯基（註一）「簡單的日子」）

這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就是我們，帶了革命所產生出來的意識的，一同走入文藝園地來的年青的世界詩人，也是從處在「納浦」的頹廢的時日裏，而走開到聲音的世界，調子，不尋常的世界裏去了，爲了忘記在九二一年飢荒的背景上復活轉來的討厭的布爾喬亞底壓迫的圖畫。

列寧正確地分析了這種迷惘：

「如果把所有的軍隊——這裏我是在譬喻的意味上說的——調回來，那時，在大家都向前進的時候，不會有順從的情況。那時，你能夠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看到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相當程度被壓迫的順從。而我們中間的有些詩人們却寫着：現在，看哪，在莫斯科只有飢餓和寒冷，」從前是清潔，美麗——現在呢，是生靈塗炭，是投機。」（註二）

註一：Aleksandrovski是蘇聯初期的普羅作家，「庫茲尼札」（鍛冶

廠）派的同人與退出。

——譯者

他帶着強烈的緊張，  
向諾古爾樂的燈塔划着。  
在漫長的航路裏，  
他不願有片刻的休息。

太陽向下走着，宛如  
藍天中大翅的浮標。  
篙子下呻吟着時，  
水流激破了靜寂。

黃昏用了暗伏下的潮  
激掩住了海水。  
桅，篙子的介殼  
是否還無靈地穿游？

東北角上候地來了風  
呼喚着船犬。  
風送出甜味的嘴唇  
吻着他的臉。

海水在尖銳的船板邊  
聲拍地碎裂，  
船犬  
再不是要轉而孤獨的了。

千百個季頭從這裏傳起來，

註二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三三九頁——原註

因此，L伊文初期的作品裏，主要的是受着壓迫的呼吸困難，是彷徨無路的感覺！

「我知道秋天快要哭了，

淡藍的風快要吹了，

顫抖着的古老的花園

在雲的天幕下凍結起來了呀。

那時候啊，急性的肺病

將使我成爲冷涼的重塊，

而且，最後的子夜的星

將拋出銀色的接吻。

但那時四月將回來了，

星光下的神祕紙草（註一）

會帶着光輝痛苦地講着

一件回來的俄羅斯的古典（一九二二）

註一 Sapiruvov是一種生長在埃及的蘆葦，可以造紙，所以叫紙草。

威嚇着小舟。

在浪的激打中

响起了包圍，濤濤，乒乓，的拍的聲音

海浪帶着順風突擊着船頭，

在船滑下吐泛着泡沫。

船邊前方又重現着

新的山頭。

舵手毫不害怕地坐着，

他深望北方的海洋。

帆子不停地划着，

向着遼遠的海洋。

在奧羅里，船裏看見：

傾斜的帆上

靦腆的塔光照着

等待他的友人。

兩士的煙管煮出的火花

閃紅了他的臉。

譯者

他不知道，在他底快速而彷彿的奔走裏，命運會把他帶到哪裏去，毫不憐惜地踏着希望的綠草。

「我狂跑過廣漠的荒原，

穿過廣漠的荒原，我似同

烏克蘭的大將馬齊伯一般，

騎在野馬的背上。

鐵蹄擊着地面，蹂躪着綠草，

蹂躪着給折磨壓散的希望的綠草，

在忘記的我的被折磨的和痛苦的頭腦裏

發散着甜蜜微涼的薄荷的芳香。

我不知道謎似的命運，

要帶我到哪裏去，帶到哪個山谷，

在哪裏我會發現陳腐的詩韻

「死？」

我會無言的，衰弱的，蒼白的死滅，

他想着着小船

該快完結了旅程吧！

在沉思裏的友伴

頻頻地抽着煙管，

感深徹克倏然聽到

走近來的甸甸的聲响。

國境邊運的汽船

在左舷轟鬧。

鈍重的爆响。深海的燈光。

然後又頑狂地向北馳去了。

威廉撒克妻沉溺似地

抓緊了背上的重包。

他應該，年輕×××××

一定要把他的包裹送到！

一九三六，四，十四，勞榮譯自世界

譯國際文學第二期



但也許從我的骷髏裏

會生長白的鈴蘭，

搖着她的許多小鈴在我頭上唱歌。

(生命，一九三二年)

然而，同時，社會的動機開始出現了。在詩「磨坊」裏，他在磨坊的圖畫裏指出了殘忍的戰爭，那是

「……不停地磨着，磨着，

石頭的韻律響着單調的聲音，

血粉的河，流着，流着，

流遍了全世界……」

一切都讚美着這種磨坊，老練的人走到音樂會去歌唱着哀悼的詩歌，博取羣衆的鼓掌。只有幾個寂寞的室。吉詩德們受衆人的嘲笑勇敢地致身於反對這個磨坊的飛舞底鬥爭裏。

「他無休止地戰鬥着，

頑強地進攻着，因為

他在金屬的歌聲裏聽見了

全人類的嘆息。」

他的作風在爲了人類更好的將來而鬥爭的這種必要底潮流下，漸漸地開始起變化了，活潑的動力出現了，欲望在

自然的聲音底世界裏溶解起來了。

「我要走

沒有疲乏地走個通夜，

哪裏去——不要緊，我只要趨達，只要走

走向響着鈴聲的振蕩着的廣場。」

但這實在不是對一定的目的底渴望；這是美的享受，自然的歌唱，個人主義美學者底驚嘆的享受，為他自己的幻想而創造的世界！

「懷着靈魂的安靜，

我在幻想的船裏浮游，

我明白：一切是韻，

分量，好音調，吉祥。」

可是在他的詩篇「不同的韻」裏，人們已經感領着未來的反法西斯鬥爭的力量，感領着國際主義的詩人的力量了。

「發鏽地憂鬱的，秋天的風呀，

為着赤裸的大地而號嘆呢。

鎔解吧，勞動者們哪，

鎔解那在受難中生長的銅的體力吧。

爲了「他們」秋天在喘息，喘息，  
而且眼淚也無限地變成了藍色；  
爲了他們秋天的心也安定了，  
而且還緊張了肌肉和胸膛。

爲了「他們」——愛也枯澇了，  
而且日子也變成了灰色的羊羣；  
爲了你們——日子像發電機似的，  
而愛——也成了必須的事業。

十月，燦輝的十月呀，

把世界吹拂吧，洗濯吧，

把荒淫無度的柏林，巴黎和倫敦，

像莫斯科一樣的洗濯呀。」

這首詩作在一九二二年，不是夠現實了麼？它不是指出了沒落中的布爾喬亞階級的秋天，徒然怒靜着枯澇着愛情的眼睛嗎？而且它不是指出了貧苦大眾的力和愛，在生活的力學裏盡了他們的權力麼？  
這首詩說明了開始着的作風的轉變……而詩人也開始用他的言語爲革命服務了。他說：

「言語——滿是火的暴動。」

星星的火花成了火焰  
現在看哪燃熾着的火翅  
已經覆掩了世界。」

自一九二四年起L.伊文的詩作在「無民族性評論」(註一)上發表,後來發表在「新時代」(註二)上。在這些詩裏,他指出了勞動者們的連帶性,他描寫了一個普通的兵士,拒絕了他長官們命令他去射擊那些來要求麵包的女工們的命令,反而他把刺刀掉向了他的將軍的胸口,因此人家謀殺了他,看吧:

「在傷兵醫院裏  
他為真理而死了。」

(刊一九二五年無民族性評論第十期)

註一: Sennacieca Revuo 是「全世界無民族性協會」(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 簡稱 Sat)出版的月刊,發刊於一九二一年,曾一度改為週刊 Sennaciulo (無民族者),後來二種同樣發行,主編者法人 Lanti 該會自希特勒上台後,搬法國巴黎——譯

註二: La Noua epoko 憑記憶似係國際勞動者世界語學會出版之機關紙,詳細待查,——譯者

L.伊文墮着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為反對失業和工廠封鎖而斗爭,用武裝暴動來斗爭。「解雇」刊於一九二五年第八期無民族性評論,他描寫了婦女和女工,在國內戰爭中拿着槍在工場的工作檯走過,成了積極的社會運動者。「女士刊」在一九二六年第六期無民族性評論。

在詩「少年先鋒楊哥」（刊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期無民族性評論）裏，伊文描寫着蘇聯少年先鋒們的生活，他們對資本主義恐怖政策的階級仇恨，描寫了爲反對參可夫（Chikayev）的斗爭而向保加利亞的少年先鋒的逃亡。

他的「哀悼的黃昏」（刊在一九二七年第四——五期無民族性評論是十分美麗的，這是獻給列寧的。這詩充滿了關於列寧的國際的吊唁：

撒盡民族的密網：

痛苦並不認識什麼國界。

掩遍大陸和海洋

哀悼的鶯聲在奔揚。

但是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

對親愛的領導者不要哭啊，

在燃燒着的爐裏的金屬

散着火花，金光，哭起來了，

紅的旗子灼熱着，

我們的突進在跳躍。

列寧——我們的旗幟！

## 列寧永遠活著！

此外，L. 伊文還寫了些短的散文故事，「一部份刊在紅與白 (Rubo kaj Blanko) 裏」在這些散文裏他成功地描出了國內戰爭的圖畫（橋）少年先鋒的生活（吉五和路莎）描繪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代流行作家虛偽的全貌，在工場的祕密會社和齊脫公爵夫人的客廳裏講演社會主義（克拉容教授）他也提出了反宗教的題目紅婚。刊於一九二五年無民族性評論第七期。在這些故事裏已經可以看出 L. 伊文是如何開始佔有倏忽的譏諷，現在如此廣大她中立地處理着他反法西的詩文的寫作方法了。

L. 伊文的創作是多方面的，我們希望他應用在反法西的鬥爭中，在為新的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的社會制度而鬥爭中的不平凡的天才的全部力量，應用他的豐富的言語描繪的力量底一切寶藏，音調鏗鏘地給我們更好的作品。

譯後附記：本文譯自世界語「國際文學」第二期。原題：革命世界語詩人陳列室。「現在的題目是我改的。作者 Minalski 係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是世界語原作詩人，「國際文學」的編輯之一。原作詩文頗多，著名的如「開場白」(Prologo) 一九二六年將出版他的長詩「人類的再鍛冶」(Refargo) (de hamoh)。

——譯者

## 小包裏

舒羣

雖然那僅是幾次小的接觸，但是我們的學生已經被爆炸機轟炸了許多；有的找不到完整的屍體，便把隨處拾來的，一隻胳膊，或是一隻腿，或是……燃燒了，就算是爲死者做了葬禮，有的祇是殘缺了的肢體，而一絲的呼吸還在連續着使送還後防病院——死了或是仍有相當時日的等待着，接受同樣的葬禮。

我剛從外地募捐回來，不到幾小時，不僅戰爭的詳情不知道，就是我們學生中那個死了，那個傷了的姓名，也還沒探詢出來。

不過我看見後防的學生，一個一個地搖着拳頭，立刻要編成隊伍開到前線去，所以我知道了大的屠殺已快開始了。於是，我們的學生又把一件任務放在我的肩上——到哈爾濱去，給他們買個人在前線上所必備的一些東西。並且他們給家里、友人的信息——外埠的要我替他們寄發，哈爾濱的還要我親自送去。他們說：家里、友人也許再來回信，東西要我給他們帶回的。

我檢視了他們所要購買東西的單據之後，便把他們交付給我的手皮包解開，數數寄發外埠的信件，共有一百零三封；送交本埠的是二百六十四封；另外有三個縫得牢牢的小包裹，地址就寫在小包裹的一面上。

到了哈爾濱，我怕家里知道，便偷偷地住在旅店裏了。

兩天之後，大部份的事情都妥好了。祇是有許多東西是定做的，還要等幾天的工夫。再就是兩封信和一個小包裏，把

我的脚指擦出了許多的水泡，也沒有送出。結果我找來一個久住哈爾濱的友人，他不住地讀着信上和小包裹上的地址：

「道外，北九道街，汪沿碼頭，勝利報關行，劉文家信。」

「馬家溝，鐵路公園後面（師專學校附）一零八號或五九號第十戶，張子峯。」

「道外，中十六道街，警察分駐所後院，十二戶或二十二戶，鞠交沙亦傑家收。」

我的友人讀着讀着躊躇起來了。他說：

「馬家溝這封信，不寫街名，連房號也沒寫清楚，怎麼能找到呢！道外的這封信和這個小包裹還可以費力找找看。」

於是，我們去了。到江沿的時候，我們又立刻轉回了身子。因為我的友人說：

「封江了，報關行早就關門了。」

然後又去找那個小包裹的地址；我們問盡了那個院內的家住戶，也沒有一家姓沙的。

「寫錯了，一定寫錯了！」

我的友人不耐煩地說着；好像他感到時間費去太多，他去了。臨去時，他囑咐我再到警察分駐所做最後的一次詢問，但是那個門崗却說：

「我是新派來的，這裏的管界我還不熟習。」

「別人呢？」

「他們都出動了。」

我的兩手搓揉着，踏起腳來——不想再停留；但是也不願意走開。



警察的手在我肩上一指了一下說：

「來！我可以給你找找戶口簿子。」

他幾乎翻亂了許多的戶口簿，直是搖頭，最後他在半年前六月份的一本上找到了，可是他說：

「搬走了。」

「搬到那里去啦？」

「那可不知道！不，我想起來了，大概是我們同事的常講的那個沙老頭吧？他們常常講得流淚呀。你等等，他們一定知道。」

然而我沒多餘的時間再等，祇好把旅店的地址給他留下來。

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雖未全部辦好，也總是盡了自己的力量。順便可以到家去看看。到家之後，確沒有出我的意外，母親把我拘起來，不許我再回到軍隊去；結果還是偷逃出來，那已經是兩天以後。

我剛走進旅店的門就有一個役者跑到我的身邊說：

「先兩天沒回來，總是有人來找你。」掉出一隻手來又說：「你看。」

那是一封信和一張紙條。

紙條上是：

「健兒：由警察那里知道你從前線上回來了。知道你没有忘記你的家，仍回家找過一次；這一點，已足使我心安。現在我的舊病復發，你弟弟扶我來等你兩小時，不能再候。爲了種種緣故家搬了，望你同時，急至南崗難民收容所（我們現在

此地) 我有話說, 勿忘! 我聲明, 我決不阻止你的意志, 放心。

父留 十七日晨

我覺得這是非常突然的事情, 所以我把信又拆開了——

哥哥: 父病危險, 見信快回來!

弟弟 十七日晚

我沒有經過什麼思索, 立刻衝出旅店到難民收容所去。那里容納難民有四五百人, 全裝在一座大板棚里, 所以找個未見過一面的人, 也是很困難的事。最後仍是那裏負責任的人給我找到一個十三四歲小孩來。我問:

「你是姓沙嗎?」

他點頭。他的眼睛在我身上不住地流滾着, 驚奇着。於是我又問:

「你奇怪什麼嗎?」

「不!」他把眼睛避開我說:「你做什麼?」

我把他寫的那封信給他拿出來了。他說:

「那是給我哥哥的, 怎麼在你手里呢?」

「孩子, 你的哥哥沒回來!」

「什麼?」

「你的哥哥沒回來!」

他起初不肯相信，以為我故意在哄騙他。以後，他看我一直不改變的堅決的神情，他把頭垂下了，有幾滴淚珠垂落到地上。

「孩子，你的哥哥沒回來；可是你的哥哥為你捎來好東西了。」

「在那里？」

這時候，我把小包裹丟給他。他握住，他緊緊地握住；小包裹在他那一對小手里，好像是一件最高貴的東西。他笑了，而且說着：

「給爸爸送去看。」

「我可以看看嗎？」

「可以；可是他瘋了！」

「瘋了？」

「不，病了。」

我跟隨着他，走過一層層一排排的床鋪。四處祇有稀少的小窗子，如同鴿巢的小門一樣，交流着幾條透入的光線。他跑着已經是習慣了，他記得在那里是轉角，在那裏是火道；可是我的腿不知觸絆在什麼東西上，已經酸痛了。

「爸爸爸爸！」

他停在一個床位的前邊喚起一個老年的面孔來；那蓬亂的頭髮與鬚髮連成一片雪白的絲絛，嘴張開，看不見牙齒，祇是一個小小的細孔，哭聲就是從那細孔中流泄着。當看見我的時候，便大叫了兩聲，說着：

「亦慳你來了，好，總是我的兒子啊。我要先告訴你一件事情，你不是有一個最討厭的母親嗎？現在你那個最討厭的母親沒有了，你還記得她，你要去從軍，她罵你，你也罵了她，現在你不要再罵她，她永遠也不罵你了。我說幾句真話吧，她是一個好母親啊，她沒有一天忘記過你，你去看看她吧，離這不遠，就在極樂寺的外邊，你看那座是新土培起來的墳，那就是你的母親，墳面前有一塊小小的木牌，寫得明明白白的，你一看就知道了，你去吧！」

「爸爸，你醒醒，不是哥哥，那是哥哥的朋友！」

「啊！你渾蛋孩子，怎麼不是你哥哥，你連你哥哥的樣子都忘了嗎？」

他突然坐起來，兩手挖捉着胸坎，把短棉衣裂出的舊棉，一塊一塊被撕落下來。他的眼睛好像辟火燃燒了，枯燥而且焦紅，在我的全身劃過幾圈，盡量讓上身向我傾斜過來。我退避着，退後兩步以外的地方，他追隨着我，使我撲落地上，迷沉了。

當我把他拖到床上去的時候，完全是病榻上的屍身了。那個孩子搖動着他的頭在叫：

「爸爸爸爸」

「呀……」

「爸爸爸爸！你醒醒！」

於是他的手緩慢揚起些，又匆快地落下了。他問：

「是你的哥哥來了嗎？」

孩子望望我，立刻回答了：

「是哥哥！」

「是！」

「啊」

他在搖頭，他來注視我說：

「不是的，你哥哥的鼻子大，眼睛也大，你不記得嗎？」

「爸爸，你明白了嗎？」

「嗯」

「我說過了，那不是哥哥。」

「啊，你的哥哥他已經忘了我們！」

我看他有一滴一滴的淚水流着，由眼角拖到他的腮邊；我知道他清醒了。於是我勸慰他許久，想使他安心養病。並且

孩子把那個包裹送到他身邊說：

「爸爸，你看，哥哥有東西給你送來了！」

他聽了這句話，臉色漸漸地突變起來，由深紅轉到慘白，高叫着：

「你哥哥在那裏？」

「在前綫」

於是他又在挖掘棉衣裏的舊棉。

我擔心他再失去常態，便把半杯涼水倒潑他的頭上。他說：

「你哥哥的東西在那裏，快給我看看！」

他接過小包裏來，立刻把一層布皮剝掉，露出一個紙包來。在紙包上寫的字是：

伯父不幸，我們軍中不幸，我們國家不幸，我們全人類不幸——我們負有重大責任的亦傑在敵人的轟炸下陣亡了。

爲了聽從亦傑的遺言，爲了安慰伯父母懷念亦傑的苦心，謹以亦傑的骨灰送上暫時埋葬；日後我們必盡敵人的頭顱來

祭亦傑的亡魂！」

亦傑友人謹上

塞 外 戰 歌

( 1 )

九一八，  
不抵抗，  
整個東北淪亡。  
砲聲響！  
擾讓讓，  
和平的夢給炸光。  
億萬人，  
驚慌慌，  
鎗砲聲聲打碎億萬胸膛。

逃出砲火，  
失掉牛羊，  
啼哭輾轉走四方。  
難民如洪流，  
鮮血成汪洋，  
敵人佔領土地山莊。  
敵人肆虐，  
敵人瘋狂，  
飛機無情地轟炸，  
毀了美麗的家鄉。

白 薇

處處是殘酷的屠殺，  
殺風掃蕩萬里青紗帳。

骨肉離散，

不知死別存亡；

頭顱粉碎，

和砲灰混成糊漿。

長白山下盡是鬼子影，

松花江岸一片劫後的荒涼。

暴力愈加緊，

鐵蹄愈伸長，

隨處演着亡國的災殃。

(II)

健兒們，

血氣旺，  
不甘屈辱要抵抗。

從山裏，

從農場，

大家起來齊武裝

跨上馬，

拿起鎗，

一個心兒上戰場。

沒有軍紀，

缺乏行營，

穿着破爛不齊的衣裳。

只有怒焰如野火

鼓動殺敵的心房，  
英勇糾糾戰威震四方。

敵人害怕，  
敵人心慌，  
加緊瘋狂的轟擊，  
殲滅千萬個村莊。

我們勇敢地冒着戰火，  
連日連夜浴着慘澹的血光。

肌寒交迫，  
白骨滿戰場，  
力盡聲嘶，  
不顧死生爭存亡。

與安嶺南瀰漫着健兒的隊伍，  
牡丹江邊抗敵的旗幟飄揚。

團結愈加緊，  
熱血愈高漲，  
隨處和敵人英勇地對抗。

( III )

鐵血兒，  
雖剛強，  
轉戰年年也疲傷。

雪似海，  
風如狼，  
塞外冰霜太猖狂，  
凍死馬，



手脚殫，  
喝着朔風填肌腸。

漢奸橫行，  
滿佈密網，  
挺住重重壓迫的巨浪。

關內無應援，  
政府不幫忙，  
血戰輾轉魂磨悲涼。

敵人趁兇，  
增兵遣將，  
要把我們盡數消滅，  
化東北成偉大的屠場。

我們犧牲了浩大的隊伍，  
家家戶戶又被迫着繳鎗。

雄風淩落，  
日夜飲痛快槍，  
淪為奴隸，  
拉了苦工又派糧。

人民苦到必死的盡頭，  
世界玩弄在惡魔魔手掌。

牢獄藏壯骨，  
黑夜渺茫茫，  
那時抱死惡魔恢復祖塲。

——此歌已請呂驥先生作曲——

## 在一個寒冷的小站上

蕭 斐

——獻給從海參威歸來的義勇軍

在淒冷的細雨中，淒冷的夜裏，

淒冷的一個小站上，

響起了一陣陣熱烈的歡呼，瘋狂似的叫喊。

幾百個年青的心，充滿了

太多的愛，太多的欽敬，

向着你們，

你們每一個從海參威歸來的兄弟裏。

獻上最崇高的民族革命的敬禮。

在淒冷的細雨中，淒冷的夜裏，

歸來了幾百個義勇軍，我們最親愛的兄弟，

淒冷的小站上立刻圍聚了幾百個興奮的學生，

也來了大批的憲兵，警察和便衣偵探。

他們來的爲什麼？他們要來『維持秩序』。

他們監視着，押送着義勇軍像一批犯人，

他們把學生攔在遠遠的月台外，

不准這些熱血的青年向你們，

你們從冰天雪地中百戰歸來的兄弟們，

握一握手，問一聲好，說幾句話語。

我知道你們一定帶來了許多的消息——

在已經淪亡的國土裏，

××帝國主義者，那瘋狂了的野獸，

怎樣把我們的父母姊妹殘殺蹂躪，

××帝國主義者那兇惡的劍子手，  
怎樣把我們英勇的兄弟活埋分屍！

可是不願做奴隸的同胞却吼怒起來了，  
碧血流遍了晶瑩的雪地，

碧血流遍了青紗帳裏，

松花江邊，長白山上到處飄揚起

那神聖的抗×的大旗！

啊，我們最英勇的兄弟，他們最親愛的兄弟，  
經過了無數的艱難與痛苦，

在這淒冷的雨中，在這淒冷的夜裏，

從遼遠的海參威回來了。

可恨的××者偏把這消息保守秘密，

使得在上海的百萬兄弟們都蒙在鼓裏。

不然，當你們的船隻駛入黃浦江的時候，

整個的上海將瘋狂起來，跳躍起來。

幾十萬張嘴的歌呼將使你們耳聾，

幾十萬隻手的擁擠將使你們喘不出一口氣。

更可恨的是××者不但瞞了上海所有的兄弟，

並且在這淒冷的小站上，

用步槍木棍在我們中間劃下一道很遠的距離。

他們開來了大批的憲兵，警察和便衣偵探，

爲的使我們不能向你們，

你們從冰天雪地中戰敗來的兄弟們，

握一握手，問一聲好，說幾句話語。

透過車窗，在微弱的燈光下，

我看見你們一個個沈毅嚴肅的面孔，

我看見你們一個個寬大的肩膀，粗壯的手臂，

關外酷烈的風雪，在你們每人的臉上，

刻下一次次英勇的痕跡。

你們穿着的衣服，比起那  
站在車站上維持秩序的憲兵，  
是顯得多麼的襤褸啊！  
他們頭上戴着鋼盔，足上穿着皮鞋，  
身上一律是嶄新的溫暖的泥制服，  
而你們却是一無所有，  
你們真真的是一無所有！

可是我們都因為你們的襤褸，  
你們的一無所有而更感覺到驕傲了。  
假使你們允許我叫你們一聲，  
「親愛的兄弟們！」  
我將覺得是何等的榮幸啊！  
站在遠遠的欄外，我們真渴望能夠  
走上車去握握你們那一雙粗大的手，  
那一雙為民族的自由與光榮而戰鬥的手。

我們真渴望能夠走上車去  
摸摸你們那被風雪刮破的臉，  
用我們的手輕輕地拍掉  
沾在那襤褸衣服上的灰塵。  
.....

汽笛在前面狂吼了，  
小站上唱起宏大的壯烈的歌聲，  
英勇的兄弟們向我們脫帽，揮手，微笑；  
所有的心都溶成一股偉大的洪流，  
伴着輪子滾動的節奏，  
伴着悲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向黑暗中前進。  
.....  
沉寂的夜在沸騰了。  
廣漠的原野在震動了。  
凄冷的小站上迸射出一陣陣空陣激烈的吼聲。

從這吼聲中顯示出大眾的憤怒，英勇與決心，從這吼聲中顯示出民族鬥爭將來必然的勝利！

於是大地在這下面開始顫動而驚醒過來。

大地發出了更有力量更熱烈的響應——

「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聯合起來！」

「擁護義勇軍！」

「打倒漢奸！」

「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

### 附 記

一部份在東北血戰抗×終於因彈盡粉絕而退入蘇境的義勇軍，今天（四月廿九日）從海參崴回來了，他們一共三百多人，晚上十二點鐘在真茹上車，靜悄悄被送到南京去，事前事後報上一個字都沒有登載，恐怕上海所有的民衆還根本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他們本來定晚上七點鐘在真茹上車，可者這消息被一部份真茹的學生知道了，

於是車站上立刻圍來了幾百個人，在等待着，當局因此特別改變時間，直到半夜，令人望眼欲穿的義勇軍才從上海

嫻嫻來遲。與他們同來的有許多憲兵，警察，偵探和××，他們在車站外，不準任何人跑去跟義勇軍談一句話。

於連學生喊起口號來時，還要從中搗亂，有些同學感動和難過而哭起來了，他們便在旁邊冷笑的譏笑說：「

原來你們的眼淚是這樣的不值錢！」

站在雨中等待了幾個鐘頭的學生們，連義勇軍的面貌還沒看得清楚的，終又在悲壯的歌聲中把他們送走了。

細雨紛紛的深夜裏，踏着泥濘而黑暗的煤屑路回來，我真的欲哭了。想到英勇神聖的民族戰士回到自己祖國

的時候，還竟要受到這樣的待遇；想到千辛萬苦百戰歸來的民族英雄竟沒有和祖國的兄弟們說一句話的自由；想

到他們心裏也許要感覺到多少的失望和淒涼，我真的想哭了。

# 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

洪道

——五卅十一週年祭——

別了，五月的今天，

違背母親的意旨，

母親的心裏燃燦着光明；

一朵開綻了的紅花，開綻在

忘掉母親的叮囑，

她看見自己的孩子們

綴滿了紅花的五月！

多麼不體諒母親的苦心孤詣呵，

沒有在無理的羞辱下低頭，

五月的血滋養着我們，

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

也沒有在皮鞭下淌着諸位的淚。

我們呼吸十一年的腥氣長大了。

廚房裏烹調着異國的五味，

她望見自己的孩子們

五月，我們慈祥的母親，

人們的嘴裏操着陌生的話語。

在悲壯的行動裏感動地流淚，

她慈祥地餵給我們生存的智慧。

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

在敵人的踐踏下頑強地昂起了頭。

母親的乳房澎漲的，

母親的孩子們淪為奴隸，

母親痛苦的笑了，

流不住的乳汁——血，

被人家糟塌像煞一簇污泥。

痛苦裏咬緊希望，

我們吮吸着，

孩子們在鐵蹄下被鞭撻着了；

笑靨裏露示愛的光輝，

我們承受着，

母親的心臟加倍地抽搐

孩子們的長成，白白胖胖，

在母親的懷抱裏，

加倍地痛苦呵。

還得在十一年的今天之後，

我們度過苦難的十一年了。

像漫漫夏夜的一粉螢火，

這以後，五月的母親，

孩子們多麼不長進呵！

將煞費更大的心機來教育我們，

—歌—

—詩—

將運用更多的心血來培養我們  
我們的長成

從母親肥大的乳房上，

從母親強壯們手臂上，

從母親可愛的嘴唇上。

母親，你安心吧，

我們決不會辜負了你的希望，

我們決不會忘掉你頭上綴滿了的

紅花，一朵朵開綻着的紅花。

你不要悲哀呵，母親！

你不是不許我們哭的嗎？

爲什麼你也眼淚汪汪的呢！

呵，

不長進的兄弟太使你傷心了，

是什麼迷住心，把你的教訓掉在腦

後，寧願往地下爬，一害苦了你良善

的子孫。

放心吧，母親，

我們都不願做奴隸的，

我們都認清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我們將拯救自己於難言的危崖上，

我們定要把敵人趕個精光，

從你那心愛的被踏破了的田場。

五月的母親，別了，

我們永遠，永遠不會忘掉，

你頭上綴滿了的紅花，一朵朵開綻着

的紅花；

我們癡狂的歌唱呵，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

在十一年後五月的今天清早。

### 夜 裏

### 雷雨前

朝着搖着的燭光，

把彈子般的字句寫在臘紙上邊；

肚子都餓着。

却都忍耐着仔細地重臘紙寫完，

把它夾進架子裏面。

筆筒在墨油盤裏轉。

筆筒裏，油紙上面，

架子一起一落，

紙一張向外翻。

紙上現出了會發火絨的字眼，  
 留心着不讓印機發出聲音，  
 心是一片高興跟着一片，  
 燭子點了一枝兩枝三枝，  
 白紙是完了一千又一千，  
 聽着鷄聲，

### 鐵窗風味

聽聽窗子外的黑暗，  
 鮮明的旗子就飄在眼前，  
 叫他們忘了三晚沒有睡覺，  
 忘了壓倒人的疲倦，  
 只記得它會飛在人頭上，  
 傳在人手裏，

把人們喊醒，  
 它會叫千萬萬人站了起來，  
 把光明的日子帶到跟前，  
 八隻手，  
 再讓架子動，滾筒轉，  
 一直到黑暗裏來了明天。

高高的圍牆，  
 兇惡的看守，  
 還得有一副親密的腳鍊，  
 這樣——  
 又是另外的世界了！  
 × 陰慘的囚室裏，  
 × 擠滿了白色的人羣，  
 誰也不認識誰，  
 誰也對誰親密，

因為大家都是受難者呀！  
 × 偷跑了春天，  
 × 溜過了秋季，  
 大自然的變遷是捉摸不到的，  
 只有寒熱得可怕的冬夏，  
 却緊緊地纏鎖着，  
 × 吃的東西真像豬仔吃的一樣，  
 × 也像豬仔一樣的生活着，

越 囚  
 但如果發出像豬仔一樣的聲兒，  
 那兇惡的看守高興的時候，  
 他還可任意打罵。  
 × 一日日地，  
 × 一年年地，  
 侵蝕了是肉體，  
 生長着是意志，  
 殘酷淫威下生長出來的意志，  
 像鋼鐵一樣堅強。



酸  
泉(獨幕劇)

尤 競

大士英

伊文

奶媽

房東太太

景

上海習兒的弄堂屋子的三層樓亭子間，中左方開一門，室內用具極簡單，床頭一方櫃上有熱水瓶，杯子及空熱水瓶等，床前側有一隻由綢緞改成的搖籃。桌椅之外有裝着很多書籍的書架，牆上有畫具以及畫成的作品，實用美術畫，染織設計樣稿等，顯着主人是頗有修養的美術家。

病後的伊文由床上伸着隻無力的手來搖搖籃，小孩子無力地啼哭着。一忽兒，士英提一壺開水進來。

士英：真氣人，連張媽也跟我們搗鬼了，請她去泡一壺開水都不肯……(同時把水往瓶裏灌着)

伊文：那能怪她呢，人家張媽是房東用的，平時肯給我們做點事，無非想弄點一好處。她早就打那堆報紙的主意，可是你前天把報紙又賣掉，她自然要不高興了。

士英：(苦笑)前天我不賣那堆報紙，別說小孩兒的奶糕吃不到昨天，連今天的開水也沒法兒泡了(倒了一杯子)要喝麼？

伊文：不要，你瞧瞧小孩看，怎麼哭的聲音和往常不同了？自然要不同了，從昨天餓到現在，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何況這孩子本來就不大健康(拍孩子)醒醒……別哭呵，乖乖……(可是小孩子並不會停止哭)

士英：(苦笑)前天我不賣那堆報紙，別說小孩兒的奶糕吃不到昨天，連今天的開水也沒法兒泡了(倒了一杯子)要喝麼？

伊文：不要，你瞧瞧小孩看，怎麼哭的聲音和往常不同了？自然要不同了，從昨天餓到現在，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何況這孩子本來就不大健康(拍孩子)醒醒……別哭呵，乖乖……(可是小孩子並不會停止哭)

士英：(苦笑)前天我不賣那堆報紙，別說小孩兒的奶糕吃不到昨天，連今天的開水也沒法兒泡了(倒了一杯子)要喝麼？

伊文：你沖點開水給他喝吧，這樣哄騙有什麼用呢！

士英：（拿起一個藥罐來看）一點糖也沒有。白開水他是不要

喝的！

伊文：（腫受地支起半身來）士英，家裏連買點糖的錢都找不

出來么？

士英：買白糖起碼要十個銅子，我們全部財產只有五文

錢的一根「水籌」才去泡了開水了！

伊文：（嘆息著躺下）

士英：（想起什麼似地驟然取一個匙子來打着一個空奶粉瓶子，叮

叮噹噹地衝着小孩直打小孩微弱的哭聲被他壓了，下去）

伊文：唉！幹嗎呢！打得人怪難受的！

士英：小孩聽見瓶子響，以為是調奶粉給她吃，就會不哭

的，你看，她受了我的催眠似的不哭了！（苦笑）這在

「心理學」上是「學習心理」的「聯想律」刺

戟……反應……

伊文：（感傷中帶點不自然的誇讚）哼，你這算是「寄沉痛于

開情」呵！

（士英給她說得沉痛的不言語了。一陣樓梯响近門邊來。）

太太：顧先生！

士英：啊，房東太太！（放下錢等去開門房東太太臉色很不高興地

不願進來）唔，唔，房錢實在對不起！今天，唔，今天還是

沒有！

（伊文痛苦地搖着兩隻小孩這時沒有哭）

太太：今天還沒有？真是，顧先生，你自己明白，上兩個月的

還沒給我，這一月又滿了好幾天了！

士英：是，房東太太，實在抱歉，請你幫幫忙，再過幾天吧，

太太：在從前，過幾天倒不要緊，可是，可是近來實在連我

們，不瞞顧先生說，我們近來也不大那個

士英：是的，聽說近來「市面」不大好！

太太：（這時才踉蹌地走進來）壞極了，大商店，錢莊跟銀行「

關門」的很多……真倒霉，我娘家存錢的那個錢

莊倒閉了，我們存錢的銀行聽說亦「不保險」幸

而我們風聲鶴得早，總算把款子提出來存到外國銀行里去了，可是在利息方面却吃虧不少，所以……

士英：（不願多說下去）也真叫沒法子，「內人」生了小孩

就病到現在！

太太：顧師母的病，現在全好了吧？

伊文：多謝房東太太，現在可以起來坐坐，喝點稀飯了。

士英：想起來真可怕，因為產後失調，變成了一春痘傷寒

症，三個多禮拜不曾喝湯水，現在能好起來，真是「九死一生」了。糟糕的是小孩子這幾天也不大好。

太太：是呀，小妹妹怎麼這樣愛哭呢？每夜我們從家裏場

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哭着……

士英：實在對不起，打擾了你們睡覺？

太太：我們住在二層樓的倒還不要緊，三層樓前後樓的

房客都說過幾次不高興的話了。

（小孩恰巧又哭起來）

伊文：（聽得用釘搖，同時搖拍着）呢，寶寶別哭呵。

太太：那麼顧先生，房錢你究竟兩天準給我呢？

士英：唔，過幾天一準給……

太太：（逼）過幾天呢？

士英：唔，幾天吧……呵兩三天……

太太：那末，房子我另外出租了（走）真是兩三天，兩三天的答應過幾天了！

（房東太太下去了，士英才慢慢也回來背着哭啼的小孩沉思）

伊文：（背着士英的樣子，不敢提起關於房租的話了）把小孩抱給我吧。

士英：（抱走）本來多許多漂亮的孩子，現在瘦得像一羶

羶乾一丁！

伊文：（趕進來，熱得縮縮地）呵，可憐呀，小寶寶這麼小就挨餓！

士英：這麼小的孩子就挨餓，是誰的不是呢……當然是

父母的責任哩！可是你多在專門技能，多是專門學校的畢業生，你能彈得一手好鋼琴，（指）能繪畫，能打樣，却偏偏這樣長期失業，這又是誰的責任呢。

伊文：

得了，別說得那麼遠，又來你那一套「整個的社會問題」——「藝術家的人生哲學」這些老調吧！目前的生活可怎麼辦？小孩子奶糕沒錢買，我們自己的吃住都成了問題，還有借了小方，老趙，金姑娘他們那麼多錢，當了蕭太太的衣服。

士英：

伊文，別打算這些了，回頭把病加重了，可不是玩的。病死了也好，這樣不死不活的生活，看着人家來逼債，看着小孩子挨餓，真比死還難受！

士英：

嗐！你又興奮了！生活困難，只有忍受着想法子解決，急有什麼用呢？

伊文：

有什麼法子想呢？你一失業，就是這麼長長的兩年，我一病兩三個月，可以借錢的朋友都借遍了，而且

各人也都有各人的困難。

士英：

好了，把孩子給我，你躺下安心地睡一睡，養養神……

……

伊文：

小孩子這樣哭，躺下就能安心地睡麼？真的，士英，晚間小孩哭得厲害的時候，我真心酸得想自殺了，不聽見倒乾脆！

士英：

（按過孩子來着）誰不這樣想呢，靜靜的夜裏，一個飢餓的孩子的哭聲真比狼嗥還可怕！一斷一續，忽高忽低的啼哭，像尖刀一樣的刺着父母的心！這種痛苦，只有做父母的才會了解的……可是既然生了她，就得養活她，這是我們的責任。（撫摸着哭哭啼啼的小孩）喔，等爸爸找職業，找到錢買奶糕，不，奶粉，魚肝油給寶寶吃，吃了長大起來，去問他們：「爲什麼小寶寶從小就要挨餓？」爲什麼爸爸會找不到職業？「爲什麼媽媽病了沒有錢進醫院？」可是孩子却不聽話地只是哭，哭聲地逼着孩子的哭聲變成

可怕了！

伊文： 怎樣了，哭得這樣可怕！

士英： 這不是餓。

伊文： 你喂點開水給她喝喝吧。

士英： 沒有糖，白開水她那里肯喝呢？

伊文： 你試試看，餓急了，白開水也會要喝的。

(士英放下孩子，倒水灌到瓶來喂)

伊文： 喝了麼？

(哭聲又起)

士英： 一口也不喝……要有點糖就好了！

伊文： 唉！(沈痛地慢慢兒擦床上的被)

士英： 捲它乾麼？

伊文： (聲音悲憤得發抖) 士英，拿這條被去當吧……

士英： 可以當的東西都當光了，這條被怎麼好當呢？晚上

你沒有蓋的，受了寒，病會變兒的。

伊文： 病，我病死了都比看着小孩子挨餓好些……孩子，

子，要是我的血你吸了可以不哭，我真想咬破了我的血管，讓你吸乾……士英，我記得在什麼書上看到過說有一種母鳥會了小鳥，自己就死去，讓自己的肉體爛爛得出了蛆虫來喂給小鳥吃……爲子代的生存，爲種族的生存，我覺得這種母鳥比我偉大得多……

士英： 伊文，你瘋了，想這些無稽的神話……要當還是當

我這套舊西服吧！(開始解上去)

伊文： 你這套唯一的舊西服，怎麼好當呢？就算當店老闆

肯出你塊把錢，可是在這「祇認衣衫不認人」的社會裏，你能連一身衣服都沒有嗎……我不會病的時候，幾次去應徵做女店員，家庭教師跟小學教員，不是多因爲沒有高跟皮鞋，旗袍和頭髮又不趕人家漂亮，就落選的嗎？你有一次去應徵「麗亞織綢師」的打樣師，畫稿是中選了，經理先生見你一副寒儉樣子，不是就此沒有用你麼……而且你還

得出去找朋友……

士英：管他呢！過去托盡了朋友介紹職業，不放過報紙上

每一個招聘職員的廣告，雖然不成功，倒還有約去談話或者試試的機會。可是近來，只見「自我職業介紹」的增多，即使有徵求和招聘的機會，也連失望的回信都少見了！

伊文：不是說端陽節前倒閉了不少大商店麼？我想以後市面好起來的時候，機會就會多的。

士英：但是，端陽節已經過去這麼久了，節後寄出去的五六封應徵信，却一點回音也沒有。

(士英說時已脫下身上的一條西褲，另我一條回舊的穿上了，小孩心地把套起來連上衣都一道包在舊報紙裏夾在腋下準備去當了)

伊文：(尹若他要去時) 士英，

士英：唔……我去當了，就買點白糖跟奶糕回來，要是能當滿一塊錢的話，我想買兩斤「寬條麵」來吃兩

天，另外再給你糶點糯米來熬稀粥……

伊文：不，你等一等(病弱地走下床來)

士英：(懂得他的意思用後退的姿勢走回門口)你……

伊文：(顛倒地摔着被送過來)你拿這個去(投錢)

士英：(不受)那個你留着要蓋的。

(伊文把錢投給他，去扯他掖着的衣兜，沒有扯出來，倒反而幾乎跌倒)  
(士英急忙來扶她)

伊文：唉！手撫摸昏眩的頭

士英：你快睡着(回床把被給她備蓋着)

伊文：士英，千萬不能寬你，對身衣服呀！

士英：我不穿這衣服不要緊，你不能沒有被蓋。

伊文：我蓋點什麼都行，你……

士英：你忘了你的病還不會痊愈！

(無言中士英拾起衣包來再走，伊文很快地下床來抱被再追。士英站住了，伊文也站住，四隻眼睛對峙着，張口咬住了兩

顆相憐相愛的心，是這各人眼角上的淚珠為對方看見吧，  
同時低下兩個頭去，結尾是伊文先抽咽地哭泣。

曉得自己的身世的悲哀中長大起來，終身抱恨。他們這樣懦弱卑鄙的父母，生了她不能養活她。

伊文：士英！我誤，被掉在地上！

伊文：你想吧，你老找不着相當的職業……

士英：（蹲下去包圍這來擁抱的）伊文……

士英：不，我決心了，今後我不管什麼職業多幹，怎麼樣的艱苦我都忍受！

（孩子哇的一聲，分散了午衣對面的父又母）

艱苦我都忍受！

伊文：唉！跌坐在……（把襪子上去）

伊文：忍受，我們忍受到什麼時候呢……孩子可不能跟着我們忍受呀！

士英：（慢慢地去拍孩子）

士英：……

伊文：士英，我們該理知一點，爲了孩子，爲了我們目前的情況，你把小孩抱到「育嬰堂」去送了吧！

伊文：我們眼看着她挨餓就不滿，不卑鄙麼？（拭淚）士英，送去了，我們雖然少了一個孩子，社會並不會少一個青年呀！你是常常說我們應該有一新的世界

——作 暫 年 青——

——觀——一人生觀——的

士英：（感動地）把她送進「育嬰堂」去？

士英：……

伊文：現在祇能這樣……

士英：……

士英：你在病得很沉重的當兒，不是還再三叮囑我，要我在你死了之後，把我們的愛情加在父女的情感上，好好地愛護這孩子麼？

士英：……

伊文：可是我並不會死呀……

伊文：要不在孩子死在我胸懷裏之後，我也死！你一個人可以沒有罪惡地去「奮鬥」了！

士英：不能，我不能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去，讓她在不

士英：伊文

伊文：不能，我不能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去，讓她在不

士英：伊文

伊文：不能，我不能把孩子送進「育嬰堂」去，讓她在不

士英：伊文

伊文：  
……(抽咽)

士英：伊文你自己的身體……

伊文：親愛的，你救救孩子吧！在她沒有餓死之前送去，好麼……(立起來扶攔子走去給小孩子找衣服。只我出幾塊

水布跟舊衣服，回到網籃跟前來想給孩子換，可是悲哀與疲倦壓得她不能支持了)

士英：(起初只無言地看著。這時走過來吧)你去休息吧，我來替她包。(把伊文扶到床上去了再回來)

伊文：把孩子所有的衣服都給她帶了去，免得以後我們看見了又要想念她來

士英：唔。

伊文：其實有什麼可以給她帶去的呢！還是生產時候縫的幾件小衣服，都在這兒了。你的破襯衫改成的幾塊水布，已經破爛得不能用了。

士英：(把孩子用一塊「包袱」和餘下的衣服，水布等一道包起，偷眼看一下伊文放下孩子)

伊文：(中綽地坐在床上始終注視著士英)

士英：(悲哀，悽涼，慚愧地在室內踱步，好像是手裏抱著孩子去送，而又猶豫趕趕的樣子，在沉痛與復什的空氣裏終於飛湧出一個問題來)怎麼送法呢？

伊文：(懂得他的心情與這問題言外的意思但是她在自己苦惱多久之後終於把視線移開去了說)到了「育嬰堂」前找着「接嬰處」的抽斗……拔開了……放下去就……就……

士英：(自語地重覆她的話)抱了去……拔開抽斗……放，放……(無言地踱步到牆邊的時候時做著伸手指開「育嬰堂」牆上那個「接嬰」抽斗，含著淚回過頭來不敢看地把孩子放進抽斗去的姿勢)

伊文：(觸了電一樣的轉手捧著臉兒到被上去抽咽)

士英：(不敢看伊文，只夢魘地踱步到網籃前來，伸手去抱小孩子，因為眼睛偷看著門，手壓了一下小孩，哇的一聲哭出來了，他連忙縮手來，鬆開了夢地說)我不能送她(回頭去看伊文)



伊文：（抬頭來全淚看若士英）

士英：我沒有這勇氣……太慘了（顯然得跌回椅地坐下）

伊文：……

（人無言中，只孩子出着弱弱的啜聲，兩人的表情隨着啜聲）

（啜着）

（一陣樓梯聲更緊了室內的空氣）

聲音：信！

士英：（聽伊文的注視走出門外，一忽眼，拿着拆開的信紙回家地進來）伊文，確好了，有職業了。

伊文：真的嗎，快給我看看！

士英：信很簡單，就說馬上去談話。

伊文：（啜着）士英，我真高興的起不來了，信上說你寄去那張圖樣很好，是那張圖樣呢？

士英：那時你還病着，報上登載「霓裳織綢公司」徵求

「一九三五式秋裝」的縐緞花樣，我費了幾天幾

晚的精力，畫成的一種花式圖案。

伊文：（慢慢地下床）我的病好像全好了，你想做了大

縐緞公司的打樣師，多好呀，士英，你快換衣服吧，頭

髮也得理一理。

士英：（換上那條較好的褲子）但願能成功就好了，我只担

心這次又是個騙人的把戲。

伊文：這次該不會是騙人的把戲了，他們不是把你的圖

樣留下了嗎？士英，讓我們往好的方面想吧！今後我

們真的會好起來了，我們有了職業。

士英：是的，有了職業，領到第一月的薪水就買些補品給

你吃，等你也找到事做了，就可以租架鋼琴回來，我

們一面為一生活而服務，一方面努力我們自己

的一藝術——

伊文：對了，我們……

（小女孩的哭聲打破了他們的「幻夢」）

伊文：呵，不，我們首先得雇一個奶媽。

士英：唔，奶媽，頂要緊的是奶媽，伊文，我現在就到「蒼頭

行」裏去罷。

伊文：可是沒有錢怎麼辦呢？雇媽媽「蒼頭行」要先給

「介紹費」還得「佣金」抽的。

士英：這，我跟他們講明白，等我支到了薪水，多給他們一

點就是了。

伊文：好的。（去抱小孩）乖乖笑吧，爸爸買了職業寶寶就

有奶吃了笑吧，嘿，嘿。（自己笑了）

士英：好，我去了，順路到「蒼頭行」去喊一個奶媽來。

（理髮裝衣）

伊文：你到公司去，不是連電車錢也沒有麼？

士英：就走路去吧，好在不是很遠，好走了。（跟孩子做親愛的

表示）再見！

伊文：（弄小孩）寶寶跟爸爸說：「再見」（士英笑着出去了，

放下孩子對鏡子照照）兩個月沒有照鏡子，瘦得連自

己也幾乎不認識了。（順手理着髮辮着危，病後脫落下

來的頭髮出神）

（樓下房東太太領人看房子的聲音）

太太：（在門外）先生，你快看二層樓的「亭子間」吧。

房客：（在門外）你出租三樓的，我看二樓幹麼？

太太：三樓他們還沒有搬走，二樓的是一樣，電燈自來

水還有晒臺……

房客：那末我就租二樓的。

太太：不租是先租二樓的。

（開門的聲音後，沉靜一忽兒功夫）

房客：唔，就這樣吧，我過兩三天搬來。

太太：好的，我要他們明後天一定搬走。（伊文在樓上的

情中，房東太太上來打門了）

太太：顧師母，我們這亭子間租出去了，請你們明後天就

付清房錢搬走。

伊文：是房東太太。我家「先生」到「公司」裏去了，等

一忽兒回來，我就對他說……

太太：呵，（出聲地走進來）顧先生到公司裏去了，那末你

伊文：家是有「生意」，有「進賬」了？（口氣成成客氣了）

太太：唔，「寬家織綢公司」……

太太：呵，（不全是高興人家有職業而是誇獎會誇耀自己）「衣裳綢緞公司」，「好極，好極」是中國人開的還是外國人開的？我家阿媛，阿歡姊妹，頂高興穿「巴利綢」

以後跟顧師母一道到「衣裳公司」去剪衣料，倒可以「搵點便宜貨」了，哈哈！（覺得自己笑得得意真時連忙說）

那末，顧師母，（改變口氣）呵，顧太太，你既然身體不大好，小妹妹又病着，你們就不忙搬走，再住下去好了，反正二樓亭子間空着，就租給那個人也

一樣……

伊文：謝謝房東太太。

太太：顧師母，呵，顧太太，別說客氣話，真的，你們住在這兒

真像我們「自家人」一樣，唔……要開水麼？張媽給你去泡

伊文：不要，謝謝房東太太。

太太：那末，（又改了口氣走）房錢是不是等顧先生一回來

就有呢？

伊文：這，等他回來之後再說吧。

太太：好極，好極！顧太太病好了，請到底下「客堂」裏來坐坐，跟我家阿媛「打打小牌」（走到門外）你找誰？

聲音：我找姓顧的，你可是「顧家太太」？

太太：呵，顧太太，顧太太就在這個亭子間裏。

（房東太太推開門，遞手，提一個小衣包的奶媽來）

太太：顧太太，來了一人客了！

奶媽：顧太太。

伊文：你是……

奶媽：我是奶媽，方才一個先生到「茶頭行」裏叫我來

一帶奶一的。

太太：呵，顧先生請了一奶媽，一來了！好極，好極，唔……

……（走）

伊文：你快把奶給她吃吧！

奶媽：是太太（抱小孩）是少爺還是小姐？

伊文：快給她吃了奶再說吧，她餓壞了！

奶媽：是（喂奶）太太不吃末！

伊文：呀，怎麼不吃？

奶媽：一口也不吃……是「認生人」吧！

伊文：餓了這麼久了，還認什麼生人？也許是餓壞了，餓得

不會吮奶媽你擠點出來，讓她咽咽看。

（奶媽擠到小孩嘴里去）

伊文：咽下去不？

奶媽：好像是咽了。

伊文：（放心了些）你慢慢兒擠，一定是餓壞了。

奶媽：（看）多流出來了！

伊文：流出來還是不會咽麼？

（小孩無力地哭）

奶媽：哭的聲音好像有病似的。

伊文：我自己生下她來之後三個月就病了，對於孩子又

沒有經驗，不曉得她是不是病，前天還很好的，只是

從昨天起就沒有吃東西。

奶媽：那一定是病了！

伊文：是餓病，你慢慢兒灌點奶給她吃下去，就會好的，慢

慢地擠。

奶媽：是太太（慢慢兒擠）

伊文：唉，我倒累死了！（躺下）

奶媽：太太，小少爺幾個月了？

伊文：是妹妹，後天滿五個月。

奶媽：（像很感動的樣子）

伊文：奶媽，你自己的孩子多大了？是男還是女？

奶媽：（含淚）今天恰巧滿三個月……太太是個很大很

胖很乖的男孩子呢！唉！

伊文：怎麼了，你的孩子？

奶媽：太太，說起來真傷心！我家男的是那年，大前年了，鄉

下開了「大水災」一逃到上海來的，吃了多少苦呵，

才進了紗廠去做工。我是去年「大旱天」到的上

海，在一卷頭行一里等了半年多，老找不到「東家」

「三個月前，我男人爲了我一卷小人，」一晚沒有

到廠裏去，他是做「晚班」的，第二天去就被一寫

字周先生「停了」工二個月沒有工做，沒有飯吃，直

到上個月「一請萬託」的才弄到「國貨公司」

去做「用人」。那曉得端午節前一天，公司「關了

門」一說是不開了，他又空了下來，一家三口子真沒

有法兒活下去……

伊文：你就到「卷頭行」去做奶媽，是不是？

奶媽：做奶媽是不能帶着自己小孩去的，他，我家男的就

把小孩抱走了。

(這時小孩在籃籠裏啼哭)

伊文：可憐，送到那兒去的呢？

奶媽：他說免得我記賬着，心上難過，死都不肯告訴我送

到那裏去了？

(小孩伸手伸腿的死命亂動，一陣勁，左手抓着了

自己的眼淚緊緊地抱着)

伊文：你也不必太傷心，好在大家還年輕……這個孩子

你好好地帶領她，我們不會「虧待」你的。

奶媽：(拭乾了淚痕) 謝謝太太，我在「卷頭行」裏等了

好幾天了，奶脹得比死還難過！今天能到太太這裏

來，真是福氣……太太跟少爺要是能替我男人「

介紹」到什麼地方去吃口飯，我們死了都要「變

豬變狗來報恩！」

伊文：唔，不必這樣說，有法子大家想吧……呵，這小東西

倒吃得一來勁了，怎麼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奶

還在啼哭) 奶媽，你看她吃好了沒有？放在搖籃里讓

她睡吧。

奶媽：(突然發現手裏的小孩哭靜了) 呀！

伊文：(驚) 什麼事？

奶媽：(愕然，小兒已死在他們懷中死去了)太太不好了！

啊！

伊文：(起來)怎麼了？

奶媽：(掙起)小小……死了！

伊文：(顫抖地過來抱死孩，抽咽，俯手，跌倒)

奶媽：(駭呆了看手裏的死孩看太太叫)太太太太！

伊文：(昏過去好一回兒才醒，動，呻吟)唉！

奶媽：太太太太！

伊文：(伸起顫慄的手)「給我！(奶媽把死孩給她自己站在一邊

流淚)孩子寶寶！(狂地)你你死了你……(哭)

(士英出現在門開處手裏拿着一張圖樣，和去時相反的表情

，顯然是失望了回來的樣子)

士英：(頹唐的臉色，由驚愕轉為悲，無言地走進來，攤垮了手

裏的圖，把伊文扶上床去，再抱起死孩，來查看)

奶媽：(哭着說)苦命的我呵！好容易找到個東家，可是小

妹妹……

士英：不，這孩子是遲早要死的(放下孩尸)因為我並沒

有找到職業！

伊文：(由失神到憤怒的眼睛注視士英，好像是問)「是怎麼？」

士英：他們騙人，他們根本不用打樣師每季這樣徵求

一次，用「鋪保」跟「保證金」來磨難應徵的人，

騙取圖樣去用。我把它討回來斷了唔，我決心了，小

騙子的死，叫我認識了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奶媽

走出去，提了她帶來的一個小包紙，士英看着她的背影，回

為頭來看伊文，她在床上痛苦地掙扎)

(外面弄堂裏有，「看報……」「大世界」五層樓頂出毛病

，一家老少八個人，跳樓自殺的新聞……(回要登報……)的呼聲)

士英：伊文，不要傷心。珍重你的身體……我們還年輕！

伊文：(支起點身子來)是的「我們是有專門技能的青

年」呀！可是……(噁了似的咕吐出一口血來)

士英：「血」伊文你吐血了……唉伊文……

伊文：(驚惶地)士英……我……(又吐了口血)你好好

地「奮鬥」下去我……(緩緩了灘地倒臥下去)

士英：(悲哀的聲調中站起帶着兩串一珠土可是極堅決憤激的臉來)

——幕在極快的動作中落下完——

一九三五年之夏

木刻連  
續編畫

# 她的覺醒

續文學青年  
第一，二期

溫濤作

十七 住在上海的人們，聽說自己的軍隊已和敵人開火了，非常高興。立刻團結起來，舉行了一次壯烈的示威游行，高呼着：『武裝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十八 阿秀也以一次極偶然的機會，聽到了婦女救國會的演講。這演講啓發了她，使她獲得了一種新的覺醒。



十九  
於是她設  
法偷偷離  
開了那吃  
人血肉的  
地方。



二十  
到救國  
聯合會  
去。





二十一 報名加

入了救

護隊。



二十二 在戰地救

護着受傷

的愛國男

兒。



二十三 正當她很有興趣地  
幹着這工作的時候  
，很不幸的，敵人  
的一顆槍彈射進了  
她肉體。她倒下。



二十四 太陽出來了，很明  
亮的照着大地上因  
抗敵而犧牲的屍體  
，也照着阿秀那堅  
強而又興奮的臉。

# 冊

勞生

戰爭終於停止了。

由戰士們丟棄了的戰壕，依然像鐵鏈似的在麥田裏，在高地上，在低田裏，在竹林的後面，無頭無尾地伸展着，沒有人去弄平牠。一個個像池塘樣大的炮彈和炸彈潭，亂散在各處。村子裏再也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倒坍了的破牆壁，在閃着頹喪的臉，斷枝截桿的樹木頹喪地站在那裏。村子裏再也聽不到狗叫聲，也沒有響亮的鷄啼了。從一灘灘的碎磚堆裏，發散出一股股畜牲和死屍的腐爛的惡臭，雜着女人們的淒慘的哭聲，在殘敗的大地上，隨風蕩揚着。一只逃難回來的烏鴉，飛在一棵斷梢的楊樹上，轉側着頭，瞧着探着，但似乎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動了，「怪」的一聲驚懼而飛開了。

——作  
躺在地上的樹影子，稍稍向西打斜了，人家已經在吃飯呢。

歲林婆婆趕忙的把鏟子裏的草頭（金花菜）盛在一只像生過疔瘡而還缺口的火燒碗裏，放在地上，趕忙的倒了一些米下去，又燒起來了。灶頭是用一只破缸做成的。一只碎掉大塊的鏟子，放在缸口上，缸的缺口很適當的做了灶門，沒有烟囪，火跟着青烟就從灶門裏和鏟子的缺口處冒起來，直向歲林婆婆的面上撲，使她的眼睛睜不開了。她撈起布裙角擦着她的眼睛，不斷的薰着，擦着，就把兩只眼睛擦得像哭過幾日幾夜一樣了。眼睛周圍有了黑圈，眼白像燒紅的炭火，永遠使她像朝着太陽看時的睜不開。發着，沒有火鉗，用手送進柴去，再用一根樹枝伸進火裏去通一通，使燒得旺一點。被燙動

(77)

的灰就揚起來了，飛在洗過的碗裏，茶碗裏，鏟子裏，她的頸上肩背上都是灰塵了。

「唉！娘肚皮來不曾燒過這種格飯食，唉……」歲林婆婆在被烟纏得沒辦法的時候總是悲傷的嘆息着咒罵着的。

「跟弟，儂爲啥就回來哉，不曉得多割一點嗎？等等吃飯就不貪懶嗎？等爺回來仔對伊話，我到貴元伯伯屋裏去一適就來，聽見嗎？」

歲林婆婆燒好了飯，就似怒非怒的對剛剛回來的她的孫女說，一面很匆忙的撈起布裙角擦眼睛和面上的汗，連滿頭渾身的灰塵想不着拍的出去了。

灰塵好像亂子似的鑽進了亂蓬蓬的頭髮裏，髮髻又像一個灰球似的拖在後頸上，灰塵和汗水塗滿赤裸着的皮膚，活像一只母猪，搖擺着屁股跑著，身上的灰塵隨着微風的撲打輕輕地揚到路旁的麥田裏去。正午的太陽光刺着她的發紅的眼睛，使她眼前時時打起黑影，停住步來，擦着再也擦不上去的眼睛再走，一面流着眼淚。

「唉！歲林婆婆，到啥地方去呀！眼睛痛嗎？」

跑到福生家的門前，福生嫂嫂看見了她捉住兩只眼睛走來，就驚奇地喊她。

「唉！殺千刀害人呀，害盡害絕，（一、二、八以後，一般的婦人們不叫東洋兵這名字，都用這種惡毒的罵語來咒罵。）放在一只破缸上燒飯，烟統統朝上衝，兩只眼睛薰瞎呀！又噏不一把火鉗，唉！看呀！」被叫着的歲林婆婆又撈起裙角來擦清眼睛，然後再捏掉一把鼻涕，隨手揩在破布裙上，後一樣樣東西咄咄光啦！真像船郎爬起来一樣。」

「咳！實在比船郎人還不如呀！噏！一雙筷，又噏沒一只碗，殺千刀要害得這個樣子。唉！手裏燙起泡哩！爲啥呀！」福生

嫂嫂似乎嫌蘇林婆婆說得不貼切的，隨口補上了一句，一面俯下腰去親熱地看她的手，在手背上，找到一粒粗大的很飽滿而發光的水泡，就驚的叫起來。

「抓柴塞進灶肚辰光，一團火爆到手背上來哪。」

「哦！僕現在是到啥地方去呢？」

「我去問問貴元伯伯，伊是地保，總曉得蘇老爺不曉得在做啥事體，直到現在還是不話不動，一講就要發怒。要曉得住在人家屋裏，總是來三去四，不使不當啊！」

「噢！公房嗎？想起來已經寫着仔總不會落空吧。在幹幹公事辦老爺講出來，蘇話難道會不作話嗎？」

「哼！講不定呀！不是只聽見鑼鼓響，不看見戲子出台嗎！倘若話不定，僕想放着自家手裏用不好嗎？」

「只有我倪屋裏老頭子呀。像熟灶頭上螞蟻一樣急，要緊搭起來，僕看這種像啥房子呢？大身口上蔴廁，還要像樣一點哩！」

——作 習 年 青 ——

「哦！當時啥人曉得有這事啊！福生哥也不錯，伊自家橫豎手藝人，只學點舊木破磚，是挺容易，不要出錢，又不要賠哈飯，不論大小搭一間總是自己便當，好是伊會手藝，不比我倪呀。」蘇林婆婆像望太陽似的抬起頭細着眼來望望下屋子說。

「幾千萬了世界，在現在辰光，人家還有本錢來修作呢？逃難回來已經一個多月了，直到現在這一工不肯出去做，哩！僕看會手藝有啥用處呢？」

「哦！僕拉（你們）飯吃過嗎？」

(79)

她似乎覺得一攀談辰光過了長遠了似的轉過身來就走了，編生嫂嫂的答話在她後面响着，她也不接上去了。太陽非常強烈的照耀着，路上的反光使她的眼睛愈走愈睜不開來，眼淚像熱豬油般的向外淌，布裙角揩溼了很大的一方了。她却不想中途折回的忍耐地走着，像一只偷懶的母牛半步一息地走着。

地保陶貴元正在吃中飯，新做的小木檯上，放滿了許多很豐滿的小菜碗，每只碗裏都在慢騰騰地冒着熱氣，散發着各種香味。兩只腳蹠在檯檯上，膝頭做了兩只手的靠，手酒得滿滿的酒杯裏，跟着腳的震動起着微波，他是非常安閒地喝着吃着。老婆像母雞似的在旁邊靜靜地吃着自己的飯。當歲林婆婆跑到他們的面前時候，她們眼睛使他們驚奇了。

「爲啥呢？眼睛腫得像胡桃樣大啊！受驚的貴元手裏的筷兒打翻了酒杯。」

「咳！我來問問儂啊！房子究竟幾時來造呢？」她似乎不願再提到自己的倒楣的眼睛，馬上轉上重要的事件了。

「噲說話爲啥要這樣着急？房子不是只有儂一間，有幾百幾千間呀！又不是紫紙作，一息工夫就可以紮起來……」

「哦！我不過來問問看，因爲以後就要忙囉！」她被貴元的尊嚴的神氣嚇得畏縮了。

「忙也囉哈相干，公所裏不要儂拉出一根木頭，搬一塊磚頭，將來住住現成房子好啞！」

歲林婆婆又開始走着她的艱難的路，心裏却像在路拾着了洋鈔一樣歡喜。

## 二

只有十二歲的跟弟，前兩年起，不論天好，不論雨天，不論風雪天，總是每天跟着她的姆媽出去割草頭，停當，回家的時候，姆媽的肩上揹着兩布袋，她也有弄得很滿的一布袋了。因爲她有這種手脚，所以引起附近村裏的母親們拿她的名字來教訓自己的孩子：「儂眼睛會瞎嗎？看看跟弟看，伊比儂小呀！」

自從逃難回來，自從她的姆媽被東洋兵殺死以後，她就紮着白頭繩的小髮辮一甩一甩的獨自拿了兩只布袋先去割草頭了。親媽（親母）要做做別種事體，所以總跑在後面。

吃了中飯，跟弟喊着腰酸頭痛，親媽就許她稍稍息一息。現在孫女兩在揀掉草頭裏的草，弄乾淨了給她的爸爸明天半夜裏上上海去賣。

「公司（公所）裏木頭來了！公司裏木頭來啦！孩子的嘶聲在後場上響着。」

「哦！來啦！直到現在來啦！」蘇林婆婆歡喜地嘍叨着，一邊轉過頭起喊醒剛着的兒子「愛根，愛根！木頭來囉！去看看吧！」

「嗚……」被叫醒的愛根翻身來喚語着，牀板在他身下斷掉似的怪响。

「起來呀！在西木橋頭。」更急促的聲音。

忽地裏，「西木橋頭」這可把愛根呆住了。「西木橋頭」就在雲生的門前呢！他不想去，他躊躇起來。難道雲生是他前世冤家，後世對頭嗎？人家却看見他們自小住在一處的呢？一同捉影蝶，一同割草頭，一同玩，一同長大，是再好沒有的同伴呢？自從東洋兵到了村子裏來，東洋兵把愛根的老婆強姦了殺死以後，雲生給十九路軍拉夫拉去了以後，才互相分離各自逃難的。逃難回來了，他們還是很好的時常住在一處談笑着的。不過在十九路軍混了個把月後的雲生，却使愛根驚奇起來了。他似乎在十九路軍裏和別人換了一只嘴巴似的滿口會說從來沒有講過的很新鮮的話了。什麼鮮××兵先要占我們××地方，然後再滅亡中國囉！「這次打仗是給長官出賣囉！」還有許多記不清的話。

當逃難回來時，屋子都給東洋兵燒光了，農民們沒有吃，沒有着，也沒有住了。雲生第一個提議說：大家一同去向公所

晏老爺要求救濟。當然，愛根也贊成了，而且跟着雲生跑在最前頭。

老爺們要想說服這些愚笨的羊羣，叫他們好好地回去，靜靜地等着。但強烈的餓火燒着每個人的心，使他們不能安靜了，頑強的幹起來，一次，二次，接着三次的幹起來了，愈幹愈利害，羣衆愈來愈多的幹着。最後羣衆勝了，施米，散衣服，造公房都跟着做了，農民們得到了。就在這個時候愛根和雲生分裂了，從來不曾有過的那樣疏遠了。爲了雲生家裏光搭了一間草棚就沒有換到「公房」的緣故。還有許多人家也被老爺們找到了一些什麼理由被在名單上除去了。這樣農民們也就分了兩行列？一面是歡喜，一面是失望憤怒而悲哀。

雲生叫愛根再去的時，時候愛根請的心就像一團亂絲般的紊亂起來了：「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呢？」他躊躇着也苦惱着。

「再去做哈呢？讓伊（他們）去好啞！不識和不要一點不到手。」他姆媽的闊斧似的話總於把它斬斷了。

「房子難道儂獨自去要求到嗎？儂現在就像江西人釘碗一樣自願自嗎？只圖自家好辦豬糞！」

這是雲生在最後板起面孔來向他說的話。

從這次以後，他就和雲生斷絕了以前的關子，就是在路上碰着了，也要兜上別條路去不願再去看他的面孔了。

「快點去呀！等一等再翻好啦。」看見他坐在牀上不動，又催促他。

他躊躇地向着西木橋走去。

「噲！福生師傅，儂看這種木頭是啥種貨色，那能怎樣像胡蘿蔔一樣白呢！」一個青年問着木匠福生，一面俯下腰去看着木頭。



「噫！這種木頭還像十一二歲小囚一樣不會成人呢？所以做得像水蘿蔔，價錢交關便宜，人家用不願買這種木頭，只有棺材店裏和包頭才買這種……」福生談着他的經驗。

「喂！搬呀！愛根，人家統統搬好，嘍！」

愛根呆立在那裏，他在偷偷地尋着雲生，他是不是在睜着白眼注意他。

被人家催了以後，他才搬去兩根，鉅得很，光滑的木頭放在肩上，但木頭的斤量使他吃驚，——簡直像空心的。

「噫！當心，不要壓傷呀！」

「壓傷？像蘆柴一樣，將木頭，倘使用很繩來捆一捆，就是做一火，撞也不見得壓死呢！」

第二天早晨，四個人拿着木尺皮帶和別種器具到愛根的宅基上來了。他們像丈量局裏的測量師一樣，在剛剛撒空的宅基上攜着皮帶量着，然後敲磚，散石灰形。

村裏的婦人們，孩子們，也有老頭子們和青年們，都好奇地跑攏來，像看獼猴出把戲似的砌成一重厚厚的圍牆，小孩子們更歡喜得跳來跑去，他們像一羣小雞圍住母雞一樣的簇在測量師的腳跟頭，使他們不能移動的一步了。

「走開，走開！」

孩子們像受驚的小鳥四散開去。

「跟弟，有啥看頭呢？去割呀！」歲林婆婆看見了早已應該去割的跟弟，也圍在孩子羣裏，就生氣起來的用手裏的布

袋向跟弟的背上狠狠的一抽。

(83) 不過一個星期，公房安然地站在愛根的宅基上了。——只等它的主人搬進去。

今天歲林婆婆不出去割草頭，預備住在屋裏整理整理新房。

她先跨進屋子裏兜了一圈子細細地看了一遍：「四面牆壁粉得雪白晃亮，像一面鏡子，自己的影子在壁上移動着。柱上和椽上都在散發着油漆的氣味，剛剛裝上去的玻璃窗，彷彿在招呼她，發出叮噠的聲音。然後她覺得很滿意地走出門來。」

她在屋子外面打轉，心裏一邊在盤算着，最好再搭一間灰棚。眼睛就去找可搭灰棚的材料。可是好本領的木匠師傅，真是算得正確不過了，連一根木梢都不多的，只有幾根一樣湊不到用處の木樑頭丟在那裏。她開始把多餘下來的幾張瓦和不少的磚頭，搬到前面的窗腳跟，爲了免得給人家搬散。

她把磚頭堆了一大堆，她很快活的細起眼睛微笑了。

等明朝一清早，歲林婆婆剛開出門來，來了兩個江北人把她昨天費了許多心思後疊得很齊整的磚瓦一塊不留的搬上船裝去了。

跟弟丟了粥碗馬上拿了布袋出去了。歲林婆婆很高興地洗碗盥。福生嫂嫂一跌一跣的跑來了。

「嘿！我來看看新房呀！」她衝進屋裏，身體就像打噴嚏似的旋轉着，抬起頭，向四面張望，屋子使她驚奇了：「噲！四週粉得雪白晃亮，還有玻璃窗呢，真像小學堂裏一樣呀！再漆過紅漆哩！」

「唔！只不過兩張虛席樣大，吃粥撒屎統統在一處呀！」歲林婆婆從鏡裏按出了兩水淋漓的手，讓水滴到地上去，她無情地指摘出這屋子的唯一的最大的缺點來。

「不要心不足呀！橫豎儂不曾擊出一釘來，大小親到手啊！」

「你想想看，種田人哪沒一個灰兩那能好弄呢？倒在外面不要統統吹光嗎？多下來一點磚瓦，你想去買上去搭一間。唉，連這一點點都算不得呀！統統搬去了！」

福生嫂跑到灶頭邊像一個廚司站在那裏。「灶面上開扇玻璃窗，上灶清爽，燒夜飯也不要點燈呀！」

「噫！其實這些便利的地方，歲林婆婆早已看到了，現在一經福生嫂說，說後覺得更加高興了。」

「前後玻璃窗，雨落天坐在窗前做針線，前補鞋機真便當啊！」福生嫂隨走時重新打量了一遍羨慕地說着出去了。

天忽然下雨來了，雨水沖洗着新瓦上的煤灰。

跟弟和她的祖母直到天黑了，才冒着雨回來，她們簡直像落湯雞一樣了，在她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一根毫毛了。

一作

當夜，跟弟忽然生病了，身體像火爐似的燒了一夜，直到早晨還沒有涼，她不能再出去割草頭了，只有祖母一個人出去了。

「額上還是燙手呀！嘴乾嗎？」祖母預備出門時去摸了摸跟弟的額，很憂愁的問她。

跟弟不作聲，只是苦苦地睜着發紅的眼睛望着祖母，好像要哭出來可沒有眼淚。

「不要緊啊！哭啥呢，只要出一身汗就會好啦！」祖母隱隱了自己憂愁的情緒安慰她。

祖母出去了，爸爸出去買草頭了，外面還在下雨，她獨自躺在牀上，強烈的熱度燒着她的身體，耳朵裏嗡嗡的響着，像有幾千百個蒼蠅在打盤旋，頭痛得快要裂開了，眼前飛着許多黑影子。

屋子裏非常的靜寂，真是可怕的靜寂。

秋天了，天氣漸漸的涼起來了，人們爽快起來了。

跟弟成了癱瘓，不能行動一步了。每天孤獨地躺在牀上，牀上的被頭在她的身下腐爛了，因為天天在溼都汗裏。祖母怎樣有功夫來陪她呢！花田裏的草已經爬上了花頭頂了，稻田裏沒有水，快要乾死了，這些更要緊的事應當趕快去做，沒有功夫閒在家裏，所以她只好孤獨地躺在牀上，像一件用壞了的器具被人丟在旁邊，任牠自己去腐爛一樣。

「從前我看伊身體蠻好，現在那能生起這種病來呢？實在儂，叫伊做得太苦吧！唉！真瘦得不成樣子啊！」

福生嫂嫂到歲林婆婆家裏來借鑿，也趁便來看看跟弟。

「嚟，吃進去，小囡能夠做做總要叫伊出產幾細啊！」

「一日到夜不吃就會好嗎？多少吃一點養養神，快點呀！」歲林婆婆把跟弟攙了起來，坐在牀上，抬上小半碗粥湯，她先用筷攪了攪，呈着紅色的麥柄從碗底裏泛起來，裏面沒有白的米粒，一面很急的催促她，但跟弟却像叫伊吃藥般的哭出來了。

「嘛，快點吃吧！勸得聽，最好燒點米粥給伊吃吃起來，就上口點。」

「連麥，細吃仔早飯，夜飯，那裏還難得起來呢？麥價又貴仔一個哩！」唉！不曉得前世作過啥孽，窮人要生財少病。顯靈巷裏善薩，嚇不一人不話靈顯，我去討過幾次仙丹給伊吃，後來根大嫂嫂給我討信到一只廟裏種楊佛，不知啥地方已經記不清，有一個病人牀上睡仔一年多，折盡心思一樣方法，嘿！用頭就是在這種楊佛討仔三四次仙丹吃，現在就挑得

背得哩，我也就費仔三個上查給伊去討來吃過，結果仍舊換湯不換藥，唉！我還有啥法子呢？」

福生嫂沒有借到銀，也不能替歲林婆婆想出不好的醫法來就走了。

——  
東北風一天緊似一天，濃煙似的烏雲由天邊送來，把青天遮得像銀底，風還是無盡期的吹着，烏雲還是不完結推來——人人都知道要發風水了。

黑得可怕的夜，像一方黑布包被似的把大地上的一切東西都包了進去。風更擴張了聲勢，在吼着，樹木在呻吟，竹林在搖擺，使人驚嚇的電光閃起來，天崩般的雷聲可怕地響了，接着傾瀉似的雨也來了。彷彿要摧毀這憂鬱而淒慘的黑暗的世界似的。

風在狂吼，雨在急流似的瀉——把樹連根拔起了，受過鎗傷的樹也折斷了，籬笆倒塌了，房屋也搖動起來了。

愛根的屋子好像行着載重車の木橋一般的搖動起來搖擺着，發出爆裂的聲音。

「嗚姆媽！快點起來，要不得了，樑木像在響呀！——從睡夢裏驚醒的愛根，驚奇地跳下牀，惶恐地咬他的母親。

「噲事體？噲事體？」她朦朧裏朦朧的一聽得叫聲就莫名其妙地追問。

火似的電光把屋子照了出來。

「快點，樑要斷啦。要拿樑來撐一撐，一定要——下來啊！」

愛根急忙的衝到門邊開開了門，跑出去拿樑去了。冰冷的雨水沖在他的赤背上，使他起了一陣劇烈的戰抖，呼吸幾乎要被窒息住了。

「那能呀！那能呀！」她聽清了愛根的話連鞋子都來不及著的在屋子裏亂竄，好像火燒時不與水撞一樣恐慌了。

愛根搶了一根火燒木頭衝進屋裏來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屋子的一角倒下了。

愛根像定閃一樣快的奔了出來。

「姆媽！勿要進去啊！」愛根的呼喊聲更顯得微弱而無力了。

「跟弟……」

歲林婆婆的喊聲終於在震天動地的木頭的折斷聲磚瓦的倒坍聲中完結了。

x

x

x

一場暴風雨過去了。愛根的宅基上又變成了八個月前的慘象——折斷了的木頭和破碎的磚瓦，依然亂七八糟的灑在那裏。

歲林婆婆和她的孫女跟弟非常安然地躺在地上。她的一隻眼睛像殺死的羊一樣的大張着望着高空，另一只隱沒在一塊紫色的血汗裏，頭頂裏淌出了肉凍樣的腦漿來，折斷了的右腿無力地甩在旁邊。瘦得像田雞（青蛙）乾一樣的跟弟，小胸膛深深地陷了進去，面孔變成了一個血塊了。兩人的鮮血流滿了雨後的濕地。一羣紅頭的蒼蠅在死人的身上飛來飛去，牠們在死人的眼睛上鼻孔透創口裏非常自由地找尋着自己愛吃的東西。

村人們漸漸把死人圍進了一條厚厚的肉的圍牆裏——女人們在揩着自己的眼淚，老頭子倒嘆息着，孩子們被嚇呆了。

雨後的太陽，投着淡淡的光帶，撫着死人的屍體，彷彿有點害怕地一忽兒躲進雲裏去了。草木也不動了，悲傷地站在那裏，默默地滴着淚。一只老鴉從上面飛過，似乎也懂事地叫起來了。

「唉！一定是冤枉死呀！看看那只眼睛吧！」一個老太婆撈起衣襟來揩着眼淚說。

「殺千刀害人害得還不夠呀！」

「我早就曉得靠不住，像搭涼棚一樣，沒幾根柱，叫伊那能立得穩呢？木頭又像水蘿蔔，還經得起昨夜將風吹嗎？」

「唉！外表看起來真挺呀？房子外裏面粉得雪白，亮亮，外加還有玻璃窗，真像小學堂裏一樣啊。唉！那裏曉得倒像東洋貨一樣，只是空好看啊。」福生嫂嫂的話打動了每個人的心，尤其在老太婆們裏面起着更大的風波了。

「哼！原來是混泥湯，不是混泥湯嗎？現在又拿我兩個人害掉囉！統不給我活，統統要我死。」愛根暴跳起來了，好像發狂一樣。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囉！公所裏老爺做的好事體，搭東洋兵一樣辦好事體，這般殺胚做壞事能好死嗎？統統要我不給，我屍活下去呀！」

雲生也在場上，他的話像釘子一樣釘進每個人的心裏。

「馬上報局去，叫伊拉（他們）來睜開眼睛看看！」

「叫伊拉來有唔用處呢？死人躺在地上不要想法嗎？」

「對哉！叫伊拉買棺材！」

「房子重新造起來！」

他們一到鎮上才知道在這次風水裏拆掉的公房不只一處。

## 怒吼吧中國及其作者

魯廷

「怒吼吧中國」劇本原作於一九二四年。二六年公演於莫斯科瑪耶荷德劇場，獲得很深的感應，這題材給俄羅斯人民發生了極大興趣。同時因為瑪耶荷德創造的出演方法，舞臺上真水的運用，探海燈的照耀，以及軍艦的暗示，曾給子觀衆以更多的實感，同時且增加了劇的效果。

在歐洲柏林及其它各處也上演過，一九三〇年十月廿二美國舞臺協會亦作過初次公演，劇中華角悉爲眞華人扮，在英國因爲劇本內對於英海軍的批評，所以沒有華許公開的演出。於三一年的冬天，有門支斯脫的無名協會秘密上演了一次，但劇本中英國海軍部份悉改爲法國海軍。

在出事地點的中國，於一九三二年也曾有過一次演出。最近又有上海進步的非職業劇團業餘社將上演這劇，際此華北危亡，帝國主義瓜分和進攻以及鎮壓我們民族解放日益危岌之際，有這種反帝和喚起被壓迫羣衆起來自衛的劇作公演，是我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我們該明瞭「戲劇是武器」這話所具有的極大意義。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後，西歐戲劇在戰爭中的正反作用各方面正是我們現在所要回憶和學習的。我們該敵愾同仇地去反對把戲劇作爲統治者的御用和麻醉大衆的武器，但是我們又需要努力地來採取和學習怎樣的形式去鼓起羣衆和教育羣衆，來完成我們「戲劇是武器」這一任務。

「怒吼吧中國」這一劇本正如其它蘇聯劇本一樣，我們的興趣決不是停留或注意於任何主角。船夫老膏，決不是一個個人英雄，而是代表着鬥爭的中國羣衆全體。曾有人批評這又是什麼主義的宣傳，但我們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很好



的暴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縮寫。固然所謂宣傳，都是從反對方面所說來的話。

劇本描寫了帝國主義派來的殺人不怕血腥的軍艦艦長，剝削中國羣衆血汗的美國商人，假偽善的外國太太和小  
如，以及把上帝來麻醉中國大衆的傳教師；一方面又通過作者眼光地寫出了中國富商，祇知屈膝求和把中國大衆去犧牲的中國官吏；在生活矛盾中找到出路的青年大學生；以及英勇的鬥爭的中國勤勞大衆——碼頭苦力。此外還描寫了愛國而迷信的中國和尚，要把刀鎗不入的黃三角布來救中國。結局是描摹出了勤勞大衆的反抗，和平的船隻作爲了反抗洋人壓迫的武器。無疑，這是客觀地寫出，中國革命大衆及革命運動是正在日益擴大着，并且預言着侵略中國的惡勢力的日益增長。這里又指示出人們要反抗帝國主義的剝削，除了振起我們的反抗精神——這正是在今日中國怒吼着——是別無出路的。

——青年——

「怒吼吧中國」是關於遠東題材的第一本重要的劇本，它是蘇聯戲劇上寫實中國反帝革命發展最早的產物。在英譯本但那教授 H. W. L. Dana 的引言裏曾這樣說，爲了要完全瞭解這劇的意義，我們得知道一些關於作者的歷史和產出這作品的諸原因。

作者特萊耶珂夫 (Sergei Mikh. Novich Tretyakov) 是蘇聯文學上左翼前哨的重要領袖，全時是一位非常熟悉中國情形的俄國文學家。生於一八九二年，父親是一個初級學校的數學教員。十八歲進莫斯科大學，研究法律。在學生時代曾寫過二千多首詩於原稿紙。在某一個酷寒的冬晚，這些原稿，值他不在家時，爲一個朋友作了引火之用。

二十一歲，特萊耶珂夫成功了一位未來主義的詩人。與未來派領袖瑪耶爾斯基爲友，與他一起同申訴了過去傳說的完全錯誤。在他的詩行里，猛烈地反對了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特萊耶夫停止了文學的工作，奮勇投身於革命運動。在革命後內戰的進行中，他流浪地從西伯利亞到海參威，遼東各處的情形引起了他的龐大興趣，這便是他後來編寫劇本的根據。

一九二二年，回到俄京，初次和新蘇維埃黨接觸，給愛森斯坦（那時是 Prokult 劇場的導演）改作了奧斯托羅夫斯基的舊劇智者的愚笨，給瑪耶荷德劇場作了一本劇本，地球的跳躍，又翻譯了一個法國劇本，馬丁納的夜。

此後，在一九二三年，他又寫了兩個革命劇本，威士林面罩，工廠的劇本，還有一個是關於德國空想革命的劇名爲莫斯科你聽到沒有？

同年，和瑪耶荷夫斯基及其它未來派詩人組織了一個新的文學團體名左翼前哨 (Left Front)，同時以這個名字出版了一本刊物。

二四年，他又來中國。這時在國立北京大學當教授，於是從他的學生那里知道了不少中國情形，節惜便是他從一個學生的談話所寫成的關於中國瑣事的作品，在這兒，他又作了一首未來派的詩，企圖呼喚出一股中國人生活的動亂，名爲一怒吼吧中國。

這一年的六月，揚子江流域的蕪縣地方發生了英國海軍和中國人民的衝突事件，有兩個無辜的華人被英艦 Co. Kehaler 號船長白角處死，作者給這事件所感動，於是便在八月間編成一劇本題名 Gook, the 投寄愛森斯坦的 Pro-ocult 劇場及革命劇場，但這時兩劇場都以事情之不普遍，沒有上演。

但日後同樣的事體在中國各處繼續發生着，美法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和英艦長同樣的剝奪着中國。這些事情設置了特氏作品的廣大意義，包含着一切剝奪中國的各帝國主義的惡勢力的存在，所以雖然這是數年前的作品，但在英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怎樣宰割勞苦大眾以及中國工人階級的不平靜這是在動盪的今日仍然是現實而準確的。於是這後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念二日作者復用了以前的一首詩名，改爲一怒吼吧中國。

## 犧牲在沼地裏的人們

(德阿爾莫尼斯作)

伊明譯

這是第三次了，馬丁出發到沼地去工作，他雖然在伙伴們的環繞中一起走着，但并不能得到他們的保護。十碼過去了，念碼過去了，念五碼過去了。時間和生存對於他已沒有多大意義。生活，恐怖的生活，好，永沒有止境似地進行着。他想到下來的生活，那也只是微風吹刮着的沼地中的泥路和黑黢黢地窖中堅硬的木板，陰森森的夜，稀薄的湯，粗劣的餛飩，半生的麵包，污穢的廁所，和挖掘永久的挖掘而已。

給單調的生活痛苦所襲擊，馬丁甚至對於他的生死都不能想像了。

(93)  
但，終於到了那末一天，他的生活是破滅了。每天早晨，當人們已經在沼地裏工作了許久之後，太陽才慢慢地升起來。但是今天似乎不願意升起似的，今天是浮士德的監

督。呂不勒和蓋尤在酷寒的金屬似的青藍色的晨曦中咆哮着發出他們的號令。那些有殘疾者分發到前面去。

託皮亞好幾次曾忠告叮囑過他的同伴：當守衛報告工作命令的時候，你應該留神，如果要離開你的工作地方，那末沿着沼地的那一端走吧。即使有人命令你，也決不要從你的伙伴分開，要避開那沼地邊的那所草屋。因為靠近那草屋的地方，是曾吃過許多囚徒們的血的。幾星期來，馬丁似乎漸漸地沈落在一個無底的深淵裏，但是無論怎樣，對於他朋友們的忠告，他是緊緊地記住的。

一個星期以來，馬丁又重新在沼地的隊伍里工作着。三天前，他曾到過那草屋去取過東西的。現在那個將要駐守在附近溝壕中的守衛白林克曼在馬丁的背後尖聲呼喊，喊着奔跑着。最初，白林克曼好像是守衛隊中比較溫靜而

人道一些的人，但現在他也是變得像瘋子一樣的了。他命令着馬丁，用着咆哮去威脅他，他始終不肯停止過他的咆哮，在馬丁的身旁，一直到他重新走到泥河裏的時候為止。他板起了臉，提着一根來福鎗，站在旁邊。

今天又是輪到白林克曼的監督，但是此刻他是在隊伍的後方遠遠地走着，走着。當這個隊伍排列着走下那運河的當兒，一個長鼻子的守衛很快的從馬丁身邊奔過，嘴裏喊着「留神點兒！」隨後就在這羣囚犯中間消失了。

沙克爾森的隊伍，離開馬丁的隊伍不遠。馬丁望了望他，託皮亞對他做了個手勢，這是多麼巧的事情呀，他的嘴脣的姿勢，恰恰是跟白林克曼喊出來的警告一樣的。

### 「留神點兒！」

斯泰因白來納的隊伍，急急地穿過那些矮樹，跑到另一塊地方去。露水浸透了的矮樹的枝葉觸着犯人們疲勞的鞋襪。馬丁肩膀擔着鐮子，緩慢地跟在頭子魏爾的背後。他的腳是已經不再到泥河裏的路和做這樣艱苦的挖

掘工作了。隨後他感到了一種極大的痛苦，他好像走在鋒利的剃刀的邊口一樣。

但是今天馬丁却并不注意到他的灼傷般的腳。在雙重警告之下，馬丁的行動，變得異常的謹慎而且慎重了。爲什麼要留神呢？怎樣留神呢？他向旁邊看了看。在他的後面不遠，呂不勒的可怕的短鎗，升起了又落下，落下了又升起，跟他的步伐，起着同樣的節奏。難道他好久以來所恐懼的事情，現在是要來到了麼？本來呢，他也相信這件事終於會來到的，但是，難道就在這灰色的十月天氣，就要來到了麼？難道這件事情，就將在目前還在這隊伍的身旁和平地跳着舞的，那枝重重的鎗桿子上發生麼？難道這件事情，就這樣地在一點沒有保障，反抗，自衛的情形之下到來了麼？

天哪，難道外面真可能做一切的事業麼？他們的信會說過能在那環境之完成最高的事業，然而在那信中也會流露了那些朋友的事業的失敗。

外面的世界呀……

天哪，和現在是多麼遠呀！總有過一百次了吧，馬丁曾想像他自己在外面——巴黎、倫敦或紐約，和志同道合者在鋪著乾淨台攤的桌子上喝茶，討論事件，相互發表着意見。

整千團結起來的工人，在喊着他們的要求和熱烈的反抗。他們是黑暗勢力中的有力的浪潮，這種浪潮，將要像電光似的在地球上閃耀着。

但是，他和他的同伴們這種偉大的事業於目前的情景看來是多麼遠呀，在他背後那凶惡的武器是簡直在準備着放呀！馬丁想到狂流般的羣衆會沖毀野蠻的舊秩序的時候，不可遏止的快樂充滿着心坎。想起了許多值得同情的伙伴們，却又使他感覺到一點悲傷和痛苦了。在伙伴中間，他自己的不安定的遭遇也變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這是很明白而且十分準確的。有個在萊皇的西伯比亞坐過七年黑屋的俄國作家說過：「許多我們所沒有看到的人們受到的痛苦還要更慘痛呢。」

這些是馬丁在腦子裏思索着的念頭。這些念頭的到來並不是有順序的，也不是可以用字眼來明白的解釋的。這種空中樓閣似的幻象像矛盾的，斷斷續續的運動一般，在他的不安的心地上泛濫着。這種感覺，這種好像他已經站在法場的感覺，却反而減少了他的肉體上的痛苦，而且使我的精神，更加來得有活力，堅定，強大了。

「希內哈岡」

當隊伍分開來的時候，他就第一個被喊到。斯太因白來納吩咐他，要到隊伍的極西端的一塊田去。魏岡像另外的人一樣，他是工作那第二個地方的，已經掘過二十碼，馬丁呢，也掘過了二十五碼，在他的死亡之前。

離他們不遠，呂不勒走上走下的開蕩着。他愛把鎗拿出來玩弄着它的機扭，有時射擊着一面驚叫飛過河水面上的鳥兒，當這些鳥兒正在空中用着各種姿態飛舞着的時候。

「如果我可能，願意幫你的忙。」魏岡在指定工作站

點的共同界綫上，一起挖掘時偷偷地向他的同伴說着：「你要非常留心那呂不勒，你知道他是一條惡狗。」

馬丁點着頭，繼續挖掘着。

「不准講話，混帳東西！」那守衛從不遠的地方咆哮着。魏岡立刻給馬丁使了個眼色。那狗子是不准許犯人們在工作時相互講一句的，即使這件事情在平時是絕對有權利的。

.....

「希內哈爾！」

馬丁抬起頭一看，「做錯了什麼呀？」馬丁停了他的

鋤子望着守衛。

「是，先生！」

「到這兒來，停一停手。」

猶豫着，馬丁把那破舊的運糧帽帶正了，走到呂不勒面前去。呂不勒對他丟了個眼色，但是馬丁對於這眼色的意思一點也不了解。

「你的鉤子呢，希內哈爾？」

「我沒有。」

很不高興地，守衛搖了搖頭。

「我駐守的地方，是要用鉤子的，去拿一把！」

馬丁想回到溝裏去。幾個帶着鉤子的伙件在不遠的地方，呂不勒立刻把他一把抓回來。

「你不要發軟。」他叫着：「你想從別人那裏去拿麼？在那草屋裏有着新的呢。去，去拿一把，快！」

草屋。到草屋去的路是從溝壕那兒出發，在一排來福鎗的面前走過，然後再跨過了那條泥河，才能達到。不，馬丁已經理會到，將有什麼不幸的事件遇到了。這時託皮亞的話重新又在耳鼓裏响着。他不能單獨地走到草屋去的。

「唔，怎麼樣？」

呂不勒的臉發出了極大的憤怒。「你等什麼？」

「我們有嚴厲的命令的。」馬丁說，「我們不能離開溝壕。」

「什麼，好極了，」呂不勒對那臉色白白的囚犯喊着。

「也許你要來命令我吧？我叫你走，你一定要走！」

馬丁沒有動。

「那些守衛一看見我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們一定要開鎗打我的。」

在這個時候，呂不勒就舉起了鎗桿，拿着準備放的姿勢。

「假使你不再立刻服從我，希內哈岡，我會把你打死在這地方，難道你以為我不樂意你對我的服從嗎？去拿」

那鎗口瞄準着馬丁胸口。

終於，馬丁走了。慢慢地他向着草屋走去。同時身體轉向一面，好幾次回過臉來，他不願意把背心做守衛的目標。

他想顯示給二百多個正在工作的伙伴知道，他沒有想逃走。他的腦筋轉動得很快，也很清爽。他想，在那個時候恐怕要來到了。他的皮膚緊張了起來，像起了痲疹了一樣。在

黑暗的監房裏使他恐怖的思想重新又很快地在他面前浮出來。

「難道我從前應該改變我的生活麼？為什麼我不？」

「一種安樂的藝術家生活的幻影在面前出現了又消失。不，馬丁，你已經選擇了你有危險性的道路。現在你應該堅持到底，即使那結果是痛苦的，危迫的。」

這是危迫的。馬丁沒有把眼光離開過呂不勒。他看到

呂不勒怎樣張大着嘴跟在他後，而追近着他，怎樣舉起鎗。

馬丁停住了，向四週圍顧着。

「不要打！」他喊着，作着乞求的姿勢，舉起了他的雙手。但是他的呼聲沒有效果地消失了。但是他的姿勢仍舊保留着原狀。一縷白的火燄，從呂不勒的鎗口閃了一下。接着又閃了二下。

他的胸口……

馬丁感到一陣刺似的痛。他的膝踝忽然屈了下去。他就倒在地上。下半斜仰地，他用了一種死前回光反照的爆

發的力量把他的帽子脫了下來，向他的同伴們揮動着：「救命呀救命！他們暗殺我呵！」這一排灰白的臉蛋都轉了過來。

呂不勒的鎗又發出連珠般的幾响，於是他的呼聲中斷了。囚犯們都停了他們的鎗子。斯太白因來納的一隊，許多人看到這場屠殺。隣近溝壕中的二百多個工人看到這場屠殺。四十五個國社黨守衛隊員也看到這場屠殺。馬丁希內哈岡的屍首堆成了一堆。他的頭是光着，上面被兩顆彈丸洞穿過的，身體倒在荒地的草叢中，在他身體低下的沿地的泥路上湧着紫黑色的血塊，這繼續從那牽動的屍身中奔流出來。

守衛們從四面走攏了來，走到馬丁屍身的身旁，屍身是像灰色的一小堆似的橫在泥河的末端。在臨着鼻子的

呂不勒的臉上，無數紅色的顆毛，毫無感覺地在騷動着。一縷青色的烟遠在守衛隊員的鎗口繚繞。於是他謹慎地把它放在一處乾的地方。因為這兒是潮濕的。他跨着腿站着，等待着弟兄們的來到。他從胸腔裏非常響亮地吐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

「警官……警官——」  
警官不明瞭而奇怪地從遠遠回答着：

「怎麼樣？」

呂不勒回答的聲音，像一陣從地上升起來的狂風一般，吹過在靜聽着的囚犯們的面前。這些囚犯筆直地立在掘過一半的溝壕裏面，他的回答是對大家警告着：

「一個要逃亡的犯人，是被鎗決了呀！  
……」



# 牌子

## ——牆頭小說——

潤青

牌子，是我們的飯票。做工的除了付給老板過高的勞力外，還得付相當的代價買這張飯票，所以每個工人保護它，就像自己的性命一樣。

有一天，我的牌子忽然失掉了，——不，簡直就是我的性命失掉了。我發急得眼淚都流了出來，一顆心跳得做出了軌的火車，四面的去找，找，但還是找不到，以後怎樣做工呢？那兒去吃飯呢？「腦海里盤旋着這兩個問題。」

第二天，懷着鬼胎捱到廠門口，心里忖計着，挨罵，和白眼祇好忍受，忍受，但願能做得工就謝天謝地了。第一重關——門房，終算越過，因為是相熟了，所以沒問我要牌子，但第二重的關——賬房，一定要我交牌子，當練習生大聲地叫着：「交牌子牌子交來！又號，牌子呢？」我祇好說忘了

帶來。他瞪着綠眼斥罵：「忘記帶來！吃飯會忘記嗎？」唉，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呢，只得紅着臉，低了頭，重走到位子來，偷偷地一天敷衍一天地做着工。

失掉牌子的事，終算被我搪塞過去。但在廢歷九月半的時候，廠里陸續地回去了許多工人，因為這是個做化裝品的廠家，前半年工作比較忙，到下半年生意清淡，他們就不管人家的死活，回了很多的工人。留着的祇是幾個有排頭有來路的工人，當然我是不能避免的被辭的一個，終于被那大嘴吐了出來！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希望，就是在佈告我們停工的「那摩溫」曾說過：

「到開年初五來望望看，也許要你們來。」

一天天等着那個年初五，我期待着初五，媽期待着初

五，爸期待着初五，小弟弟期待着初五，全家期待着初五。

期待着的日子到了，但期待的事呢？——一個同廠的

小姊妹來說，廠里工頭說的：「有牌子的可以來做，沒牌子的不准來。」全家人的頭上兜着一盆冷水。

——怎麼辦呢？和我道了同樣命運的小姊妹說。

媽叫我再去做廠里想想法子。我們曉得是不是有可能，

但還是冒着風雨跑到廠里，小心翼翼地走進女工部，坐上了好久沒坐的位子上，又是覺得親切，又是覺得悲涼。伙

們匆忙的在走動和包紮着，我們兩個像木鷄似的坐着一

陣絞痛和寂寞，我下意識的向外邊衝去。——那小姊妹

拖着我說：「到那兒去？」我乾脆的說：「回家。」——「看，你越

了，不要想吃飯？」這句話把我像木椿似的釘在地上。

爲了吃飯，不惜推罵，白眼，哀求，委曲，重回到賬房先生

那裏，戰戰兢兢他，遲疑了好久，終於鼓足了勇氣：「先生，我

們沒有牌子，怎麼辦？」心劇烈的跳着，聲音低小而顫抖，娥

接上去說：「先生，能不能再讓我們做做？」賬房先生忽然

站了起來，大聲的帶着不耐煩：「誰叫你們掉的？」我同伴

湊上去懇求着說：「能不能再補一塊，先生。」那先生回身

就走，留在我耳邊的是：「不需要這樣多的人。」我望着他

大模大樣搖擺的胖短的後形，漸漸的眼前一片片昏黑，兩

腳酥軟起來……

二十五年三月

### 中國文藝家協會

## 弔唁高爾基

中國文藝家協會，自聞高爾基逝世之訊，即經由蘇聯法領事館及莫斯科，向莫斯科—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及全世界人民，發出一唁電，云：「頌詞報載，驚悉世界及蘇聯之最偉大的藝術導師高爾基先生因病逝世，敝會同人，不勝哀悼，特此吊唁！」

# 生活線

## 怎麼辦？

——工廠通訊——

阿良

——作 者 年 青——

我是在一且大細廠里做工的工人，我早就想把我們所受的痛苦向你申訴，可是我只讀了三年三字經，所以不能把我說的話，用文字表達出來，現在有一個很迫切的問題，要懇求你解答。

在這不合理的制度下，我們勞苦大眾是供給資本家剝削的一大堆工具，他們千方百計地，把我們的工錢一再減低，單就今年二月份到現在，又被減少兩次了，並且換一種花樣，改一種名稱，確定一種較低的工資。

我們的工資是照生產量計算的，一天十二小時工作，最多不過五六毛錢。假使遇着機器出毛病，改造花樣，等原

料的時候，那連一個銅板也沒有的。我們終年勞苦的所得，真是微乎其微，養活了自已，就養不活家庭。現在雖然還是保留工作的工人，然而實際上早就等於失業。

最近廠裏貼了這樣一張布告：「廠中營業不振，金融流動困難，不得已請各員工協銷綢疋，每人至少銷二疋，買另綢以二十元作一疋，三疋計四十元。」其洋在每期工資上扣除。」

無疑地是強迫叫我們銷綢，這強迫銷綢的方法，在去年曾經實行過六個月，弄得我們的生活苦得要命，沒有辦法，只好把綢挾到當店里去當，到米店里去換米，六個月的

痛苦總算這樣過去。可是今年不行了，因為網價要比去年加倍，而工資要減少百分之卅至四十一個月的工資還買不到一疋網。這在資本家當然是兩獲其利，網可以暢銷，工資又可不發。

現在我們沒有現工資發，所發的是一「網票」，所謂「網票」是廠里特地去印來的，有五元，一元，五角三種，只有向本廠購網可用。

得到發「網票」的消息之後，工友們都騷動起來，在膳堂裏，宿舍裏，都抱着憤激的情緒喊着：

「資本家簡直同野獸一樣，吸乾我們的血，又要吃我們的骨肉了？媽的，現在又弄出老花樣來，決定不去拿，去拿網票的不是人養！」

「工好們把我們反對發「網票」的情形，就去報告資  
本家，殘酷的資本家，馬上向我們作進一步的威脅，當天公

布了這樣嚴厲的布告：「嗣後應根據成品檢查單報告，凡每期每機生產額佔三分之一成者立即解僱。」而且有很多工好潛伏在我們之中作偵探，凡有對資本家的不利的話，那馬上有被打破飯碗的危險。

我們受着這樣摧殘阻撓和破壞的環境中，使胆怯的工友，動搖起來。但回想到那年大罷工的時候，把幾個激烈的工友的照片送到督察處里去，加上了一個什麼罪名，督察員就來捉去吃官司，這種慘無人道的情景，也確實有些寒心。

現在我們猛烈的火焰，像遇着暴雨一樣地消沉，但是實際問題却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我們究竟還是人，人是應該有生存的權利，可是現在連每天必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都發生困難了，怎麼辦？

廿五，五，五。

## 救火員

朱志萃

我是一個廿九歲的青年，四年前（民國廿一年吧）我從鄉間——湖北——逃到繁華的上海來。如果讀者們要問，爲什麼逃出來呢？犯了什麼罪嗎？不，因爲靠種田不能維持生活，我是受盡了地主的剝削，同苛捐雜稅的壓迫才逃出來的！

當我到了上海一個月後，一位同鄉的鄰居老鄭——在虹口救火會里當救火員——介紹我到新開路救火會里去考試，後來總算被我考取了當一個救火員。在那里訓練了二個月，就把我調到滙西分會里。一直到現在快四年了。

這個分會規模也很不小，救火車一共有五輛——樣式各異——二個西人，是這分會里的主任。一個「金帽花」的頭腦——華人——二個「紅帽花」的副頭腦。八個

司機師，其餘五十多個全都是救火員。頭腦每月的工資從六十元至八十元。司機師工資同他們差不多。我們救火員的工資呢，可只有十八元至二十五元，如果你升上了「三粒星」——要做了七八年才有希望——也不過二十五元至三十元吧了。

我們每天清早操習一小時（六點鐘至七點）此外星期日（停操）還有三小時的工作——擦銅器，揩玻璃，洗水門，打擦救火車，洗滌灌水泵帶……等。這些事都是由頭腦分配我們去做的。如果沒有地方失火，那末我們閒空的時間實在很多。

我們雖有很多閒空時間，但是我們却沒有支配自己的時間的自由。我們比不上工廠里的工人，他們出賣了一天的勞動力，散工時候還可以回家，可是我們呢，一星期內

除了二次六小時的「告差」外，不論日夜，全要跌在這牢籠似的救火會里。假定你離開了一步，那末不是罰款，便是給「金帽花」的頭腦責罵。總之，我們跟因徒差不多。

自然，這樣單調的生活使我感到寂寞。爲着打發這悠長的時間，我們就弄出許多花樣來消遣消遣，好像賭錢，唱戲，拉胡琴，談笑，再不然就睡覺。至於把這時候用來看看書，閱報的却很少，一般都好像沉入一個賭博的深淵里了。

要是有地方失火，電話間里就響着電鈴——也可以叫警鐘——有時候我躺在床上，很有興趣地讀着書，忽然電鈴一響，我手中的書，早不知拋到什麼地方去了。整個屋子也慌得不亦樂乎。大家先爭着銅棍（註）從二層樓，三層樓……一個一個地滑到下面來，慌忙地穿上了油衣，戴上了銅帽，束了皮帶，拿了小斧頭，急急忙忙地跑到車上去。上了車後才稍稍安心。讓車子把我們帶到目的地救火。

如果在寒冷的夜半，電鈴響起來，那就大吃苦頭了。我們從和暖的被窩中跳出來，衣服往往不敷穿，只於上一

件冰冷的油衣，戴上銅帽，就急急地跳上車去。假使你遲了一分鐘，車開走了，趕不及上去，那末你就倒霉了，最少他們要罰你一塊錢。

有一次，我剛上毛坑去，忽然電鈴響了，那時候，我慌得連屁股都揩不成，拉上了褲子，急忙地跑到公共的衣帽室里。可是車子早已開走了。後來等到他們回來，我才知道並沒有失火，原來是虹口總行里考察我們成績的把戲。不多時，「金帽花」的頭腦，扳起了一副猙獰的面孔，對着我說：「×××號，今天不是你的告差班，你爲什麼不上車去？」于是我就把登坑的事告訴他，可是這一點亦沒有效力，末了他狠狠地這樣告訴我：「依這裏的規矩罰你一塊錢！」

所以那個月我只拿到十七元。本來要是全數拿到，除開自己的開銷剩下來已少得可憐。我還有一個家呢！記得在一個冬天的上午，我們跳上了車子，到××路去救火。當車子開到一個很大的××織綢廠的門口時，停住了，我們跳下了車子，大家仰着頭把四周望了一下，可是

並沒有看見一些烟火，但是，金剛花一般的頭腦，却命令我們要把路旁的紅頭巾，結皮帶，我們就依照他的話做了。

之後，就拖着很沉重的灌滿了水皮帶跟着他走到這工廠里去。當我們走出一空場里，看見許多的男女工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喊着『反對減少工資』、『擁護代表』、『到社會局請願去』、『不答復我們的要求誓不復工』……

我們聽了這些口號，才知他們是罷工的工人。

約過了一刻鐘的光景，金剛花頭腦和廠里的主人談了話出來，他走到我們前面，命令我們要放皮帶的龍頭，射散這批喊口號的工人。這時候我們呆住了，誰願意幹這種傷心的事，但頭腦的話是不能不從，否則回去要受罰。

的。於是我們只得含着眼淚，把快要結成冰的冷水射到這些與我們無怨無仇的工人身上去了。

唉！我們是救火員，救火是我們唯一的使命，為什麼資本公司要利用我們的工具來壓迫他的工人，幹出這樣無人道的事呢？真使我不解！

我已經跟同伴們商議過，爲着利用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將手組織一個讀書會，討論研究一切切身的問題，交換時事的意見，並且學習拉丁化。目前民族的危機是這樣嚴重，要是再醉生夢死下去，我們一定是沒有前途的。

註：這種銅棍專給住在樓上的人用的，當電鈴響時，住在樓上的人，就從這銅棍上滑下來，免去走樓梯的麻煩。

### 上海將開高爾基追悼大會

蘇聯外交委員高爾基的逝世，世界各國同聲悲悼，中蘇文化協會除函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轉電悼吊外，正和上海分會協商，不久將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以表示哀痛。大會地點或在上海，還待待日期決定後再行公告。

### 北平追悼高爾基

北平文化界定七月七日在東北大學追悼高爾基，蔣夢麟胡適等均參加。

## 一個河南學生的日記

不記名

這日我要到午朝門去送信，因為那裏有郵筒。

在午朝門旁聚集了一大堆人，人羣中有一個人正在說話。起初以為總是個玩魔術的，然而爲什麼他喊出「救國救國」的口號呢？磁石般的吸引着我聽他的演講。

——  
他的個子頗高，蓬鬆的頭髮，足有兩三個月未剃了。下巴包着刺豬毛樣的短髭，襤褸的衣服，襯着紅褐色的老臉。和一雙粗魯的手，愈見得是久經日晒，風吹雨淋的了。旁邊坐着他的癩手跛腳的妻，一個約三歲的孩子抱住他的腿。他嘴角冒白泡，他曾說過些啥，未得知，他在繼續說：

——諸位是中國人，要救中國！日本是我們的仇敵，我們要去打他！然而我們自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我們怎麼去打人呢？

他的小孩纏繞着他，他將小孩抱起來，接着說：

——如現在黑麵也賣六百錢一斤，窮人是這樣多的。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也還賺不到一斤麵。黃皮活瘦的成天空着肚皮的諸位！看看四週，是這樣的窮人多，還是有錢的富人多？這樣的可憐人，即使他有志去打日本，可是他有力去打麼？而那有錢的人，吃得好，住得好，娶小老婆，打牌，喝酒，抽煙——死死，死，（形容抽煙）一塊錢賣幾個小泡子，你勸他不要去死，死，有剩錢捐與國家作救國用費，你勸他提起精神去爲國家做事，哼！他甯願在家裏死，死，卻不願到前綫去殺敵人。

——這樣的國家大家齊不起心來，有錢的也口口聲聲說救國，他們却守着自己的財產不動一步。窮人們雖說要愛國，他錢得要死，愛自己都不能夠，他拿什麼去愛國？拿命去愛也不中！只怕他還有八十一百元去買支手槍嗎？這



樣的國家，自己先亡了。誰願意亡了國去做亡國奴？誰願意河南省亡給日本呢？

四週的羣衆越聚越多，都被警惕着，都在點頭稱是。

——我們要救中國，總不要忘了大多數的窮人。國家是大家的國，總得大家都有力去救國，使全國上下的人們都團結起來，那是多大的力量！那麼，誰敢來欺侮這不比大炮飛機更有力嗎？

——諸位，聽我的話，大家都要救國。這沒有啥窮富分的，但更須愛及窮人，叫他們也有愛國的力量！

一個老年人問他是那裏人？

——我是那裏人——河南人，靠山東地界，姓蕭，號東

經，水淹了我的地畝，流落在外，叫化已三年了。我是窮苦人中的一個。但是我要救中國！

警察來了，迫着他走了。

這是真實的事實，但我很奇怪，一個乞丐，能講這樣的話，我追上去問他，原來他曾在孫良誠部下當小兵，他最希望政府叫窮人都有飯吃，都有力量去救國，末了，他說：

——我雖然沒有肩抬桿救國，但我覺得是這樣宣傳，仍舊是在救國，我不斷愧！

### 高爾基死後之榮譽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聯人民委員會，接高爾基於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附近高爾基地方逝世消息，立即組織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包括布爾加寧，克魯斯謙夫，托爾斯泰，伊凡諾夫，斯台茨基，加明斯基，科道洛夫斯基，翁希列支股，克魯支科夫九人。並定六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在紅場火葬。喪葬費由政府支撥。又組織一委員會，包括斯台茨基，克魯支科夫，斯泰夫斯基，塔黑爾，布勃諾夫五人，處理高爾基之文稿遺作及信件。

# 海燕 (電影劇本)

胡亞庚

## 一 火車站

一架火車頭微喘着，吐出牠最後的蒸氣，停住了，死蛇一般伸展開去的鐵軌，停止的列車等，都包圍在夜的斗靜里。

月台上是空蕩蕩的，只間或有幾個人走過。一輛運貨車空着肚子，躺在月台上，在陰暗的列車中射出微光，窗口伸出紅綠的旗子。

「今晚不會開了！」「一天不開，一天不走！」「死，也要到南京去！」「各種口音的喊聲從窗裏傳出。

車站門前，手持竹槓的武裝保安隊包圍着，他們站成一排，從門口直到界路的鐵欄口。租界上好幾百羣衆圍觀着，人們彼此推擠，一個鄉土氣息的人跑到巡警前問話，一個巡長推開他：「走！今晚不開了！」

雖然是在晚上，人愈擠愈多，下工的工人在回家去的路上停住了，他們說着一些同情學生的話，一個外國三道頭拿着棍子，「去去！趕散了人衆，但他們馬上又集合起來。

就在人衆再度圍攔來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青年，他叫做老李，在精細地觀察了四周後，他走進了鐵欄。看見大門有軍警攔住，他巧妙地轉到一個邊門，那里郵差正在搬運郵袋，他便裝做一個辦事員似地走進去。

車站的左端有兩個糾察隊在放哨，老李走過去，就進了車廂。車里的人三三兩兩地在閒談，有的嚼麵包，有的在看書，更有有的倒着睡覺。

這時小林正和另一個女同學爭執着，她堅持要聯絡各校。老李跑過去坐在她後邊的座位上，一直等到她說完，

便用手輕輕碰了她一下。他們跑出去，走進一節空了的車廂，對坐着。

李把他的戴得很低呢帽脫下，站起來，他是一個高大的青年，頭髮剪得很短，眼睛很深地嵌在高出的額骨上面，嘴上有很濃的鬍子。小林則完全相反，她生得矮小，但她很健康，就是在昏暗的燈光下，也可看出她臉上的紅潤。

林過去握住他的手，「你也去麼？」

他搖頭，一對煩惱的眼睛望着她。

「那麼你來做什麼？」她過去坐在他邊上。

「望望你，一他說時望着在她手中的小手。」

「我麼，你放心好了！她吐了一口氣，他點着頭。」

「但是你為什麼來呢？我知道，單只是不能吸引你來的。」她微笑着用眼睛探求他的神色，他惶恐地躲避着。

但她更進一步：「這回你下了決心麼？」

一個沉默，他把眉毛一抬，話頭轉到別的地方。

「羣衆是動起來了，但是沒有組織，他們的力量會白

費的。」——她點着頭，聽她，大睜着眼睛——「像我剛才看見的那樣，我們所依賴的只是英勇和犧牲，却沒有……」

……」

他還沒有說完，她插進去：「我也看見了這個危機。」

外面忽然傳來了人聲，有人喊打漢奸，人們從車廂中跳出，在月台上奔跑着，接着是扭打的聲音，咒罵的聲音。她跳起來要衝出去，但他捉住了她，「這不是十分明白麼？當羣衆動起來的時候，他們要捉住一點東西發洩的，但他們化了很大的力氣，却捉住一個小丑。」

她也明白了，「那麼照你說把他放了麼？」

「不用，這件事教訓他們，但不要他們發洩盲目的仇恨。」

「對的你為什麼不出去呢？」但他却沉默了。

她又跑到他面前，挽住他的頸子，親近地說：「你知道

我們大都是「一二九」以後才動起來的，大家都沒有經驗……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為什麼不出來？大家却需要

你！

他低着頭看她的臂膀，放慮地說：「我早完了，希望你們努力。」他輕輕地推開她，把手伸出來，表示要走的意思。

她且不按住他的手，只是熱烈地注視他臉上筋肉的戰顫，一會兒回過頭去望着窗外的羣衆，然後又釘住他，「你放慮放慮。」——他震動一下，呆住了，手無可奈何地縮不回去——「我相信你會改變的。你回去多想吧！我呢，總不會使你着急，再見吧！」她去握他的手，他突然縮回去了。

他站在她前面，她是嬌小但堅強，他是高大而柔弱。他的呼吸急促起來，最後他叫道：「不要捋別，我還要想想！」他從她的眼中得到信任，便急忙地回頭走了。她立刻跳下車廂擠到羣衆中去。他們正唱着「打倒漢奸歌。」

### 一一 在家中

在家中，母親正在窗口望着，是因為北平的不安才來上海看她的兒子的。她鋪好了兒子的牀，把他乾淨的襯衣拿

出來，又到洗澡房裏放水，然後再回到窗口。

他進門之前，母親早已聽得他的腳步聲把門打開了。他大叫：「媽！」母親早已把長久的等待遺忘了，他扶着她上樓去。

他在洗澡的時候和母親談着：

「媽，預備在上海住多久呢？」

「我才來，你就催我走！」

「媽，又罵我了，我是因為這裏沒人照顧，我要天天去上課。」

「孩子，不要騙我，報上都說你們罷課，這兩天就乖乖在家陪我吧！」

洗澡房裏不響了，只聽到灑水的聲音，母親就在外有點不安，幾分鐘後他披着浴衣出來，他立刻發覺母親的不安，跑到她面前，「媽現在我不在陪妳麼？」母親笑了，「媽媽睡吧，」他伴她至牀邊。

他回到寫字檯邊，開始沉思，一會兒拿起舊書看，一會

拿起筆想寫，但又放下，把桌上的一堆報紙翻開來看，裏面掉下一張紙條，寫着圓形的字。

「千百萬青年的呼號你不聽得麼——小林」

他放下紙條，翻看報，在每一個標題下，出現了萬千奔走呼號的青年。

「北平學生大示威」

「北平學生又與軍警血戰。」

「天津、南京、開封、上海學生多響應。」

「武昌學生渡江示威」

「焦作學生佔領車站」

「應城血案，五十名學生被殺」

在每個動人的標題後面，出現了可歌可泣的戰鬪與犧牲。他激動着站起來，急走了幾步，看見他母親沉腫的臉上的微笑，他又平靜下來了。

他頹然到在牀上熄了燈睡去……

他做了一個惡夢。這又似乎是可怕的回憶。

他被鞭打着，從裸露的脛上飛出一滴滴的血珠……

他披上着錄鈔，獄卒在石頭上，把鐵釘打進鐵圈柄上的洞眼裏……他的母親來看他，隔着鐵窗哀哭着，號着「還給我惟一的兒子！還給我惟一的兒子！」……他狂怒地罵着，然後又被推下去鞭打。

他昏過去……一種清幽的樂聲響着，他蘇醒過來，小林伏着他身上，吻着他流血的創痕，眼淚流在他乾枯的嘴裏，吻和淚都是溫暖的，給人生命的力的……他真的醒了。他睜開眼睛，沒有看見小林，只看見他母親平靜地睡着。

他望了一會，突然推醒了如，「母親，我想起了，舅舅前天來快信叫您去呢？您明早先去，我把學堂裏的事結束一下就去，我們在舅舅家過年好不好？」

母親懷疑地望着他，不能夠答覆。

「我幾天就去的，您不放心麼？」她母親搖着頭。

他想了半天說，「那麼我給你講斯巴達女人的故事。」

(沉默一會)每次在斯巴達和別國打仗時她們對丈夫和孩子說：「負着盾回來或者負着你們回來。」她們是勇敢地鼓勵他們的丈夫和兒子爲國犧牲……他還要講下去，母親已伏在他身上哭了，她哽咽了半天，才說「你又要鬧了，叫你媽受苦！」

他忍着痛說：「媽，我們是受定了苦了，與其做亡國奴受苦，不如拚一拚受苦……」他還要講下去，但不覺按住母親不說話了。

半天，他又抬起頭來，「母親，你是知道岳母的，我把你當岳母看，希望你明天就到舅家去，讓我報國吧。」她母親不響。

「媽，我答應你，我要小心，我只是要救國，我決不做旁的事，媽，你放心去罷。」他又安慰她。

母親點點頭才要講話，又伏在他身上哭了，她哭着，悲痛地哭着，但也帶一點對於自己的孩子的驕傲。

### 三 大示威

熱鬧的南京路上，車輛如常奔馳着，(但配音奏出不安的調子)沙遜大廈的金頂上，現出灰暗的天空，許多高大的建築也呈露出灰暗的神色，車輛照舊熱鬧地駛過，三六年式的流線型汽車，高偉的雙層公共汽車，電車，也有舊包車和手推車。

馬路上擁擠的人羣照常熙熙攘攘，但這裏也有不安的調子，因爲在許多地方發現一堆一堆的人，中西探捕和阿三在路上耀武揚威地巡視着，幾個馬巡騎着大馬，一個暗探追逐着一個夾着報紙包的小女孩，她狼狽地跑進店家去，在大陸商場口，一個西捕趕散一羣人，一個黃包車夫無原無故地挨了交通警的一棍，又是巡邏的探捕，在車聲中開到了一輛警車。

馬路上照常來往着車輛人們，探捕們勝利地笑着，說着難聽的中國話。(這時的配音顯出平靜，安全)一輛輛黑牌汽車在平坦的紅木路上開過去，發出悅耳的聲音。

就在這個時候，幾十個聲音高呼着口號，一羣人從大

陸商場衝出，又有許多隊從各處跑來集中，就和探捕發生了衝突，一個猛烈的搏鬥開始了。

在靜安寺路上，一輛公共汽車飛馳過來。在上層里坐着老李，他焦急地看着兩排的店舖向後飛馳過去——同時，南京路上繼續着搏鬥，有人倒下去，有人被捕——他焦急着——戰鬥仍在進行——終於他在浙江路口跳下來，這時隊伍已分散地向他這邊退來，他立刻加入進去。有人喊着到火車站去！

他的一隊轉入浙江路，忽然斜對面衝出一隊女學生打着旗幟，喊着口號「援助××學生赴京請願」！他們一隊便跟在後面到火車站。

此刻火車站的情形，更為緊張，各處的隊伍經過火車站，又到了東方圖書館的遺址，在空場上舉行了市民大會。羣衆集合着愈來愈多，他們高呼着口號，在主席團現出在人叢上時，有一陣嚴肅的沉默。是在斷壁危樓的前面，伸展着一片瓦礫場，更前是一座炸毀的小橋，羣衆怒視着

敵人燒殺的遺跡。

隨後有人開始講演，通過提案，商務工人更搖鈴歡迎。然後排着隊伍，整齊的行列開始向火車站移動。大隊唱着歌，傳單在空中飛舞着。

火車站，在學生包圍中的車站上，又加入幾千工人，店員學生等的隊伍。有人開始了演講，老李也跑到界路邊上向租界上的民衆演講。

大隊在車站上堅持了一個期間，便決定衝進租界了。隊伍一隊隊的排列起人們歸着隊，正在老李跑進隊伍的時候，後邊伸過一隻手牽住他的臂，小林也已從車站出來，加入隊伍。他們兩個人一見就笑了。

隊伍在租界口上的鐵門前沉默地停留着。鐵門里武裝捕探，卡車，警車和機器腳踏車，鐵門外是幾千民衆，在他們頭上有三面大旗。

隊伍排列好了。一聲衝，人的隊伍在鐵門上撞着向前。又後退，如此兩次，前隊往一個衙堂里轉，又被阻止，於是隊

伍轉彎由別處衝入租界。

在北四川路巡捕前後押着隊伍，示威者高呼着口號，一輛日本軍用機器腳踏車馳過，上面的人狠狠地望着隊伍。街道上人們湧過隊伍去，店員衝出了商店，城市居民無拘無束地加進去，黃包車丟下了車輛，華麗的汽車在橫路口上偷偷地轉彎過去了。一匹洋狗夾着尾巴在她的女主人前逃入百貨商店中。

大隊英勇地前進，踏着整齊的步伐，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傳單在人頭上飛舞，郵政局到了，郵政工人拍着手歡呼，隊伍停住呼口號。

四川路橋上大隊探捕攔住，有卡車，機器腳踏車，棍子高舉，手槍緊握在手里，巡捕居高臨下地戒備着。

隊伍又向前移動了，前頭的女學生和民衆挺着胸，橋上的巡捕不動地防備着，——隊伍向前——又是橋上的一景——又是羣衆向前進。

示威隊到了橋下，橋上的巡捕開始移動了，喊着：解

散！羣衆們向前，於是巡捕衝下來用警棍打着前排的女學生倒下來，旗幟被壓倒在人的下面，隊伍開始搖動了，但牠立刻又恢復，後面的人又把旗幟高舉，示威者抵抗着，前面倒下一個，後面十個人上去，隊伍們衝前了一步，但巡捕又來了應援，於是再度地把羣衆趕回，奪下他們的旗幟，羣衆還是上前去爭奪，巡捕把旗丟在河里，飄在水上浮着向前去。

衝突仍在繼續，但是羣衆漸漸不支了，於是指揮部喊着一回到北站集合！——隊伍分散着後退了。這時林拉着李說：「我們要回去了。車站里更需要人，——他們消失在一條橫路里。」（註：此段配音可用著多伏金的二重奏法。）

#### 四 上海之夜

上海之夜是美麗的，從黃浦江上吹來了濃厚的霧，紅燈光在夜霧中顯得格外刺目，白渡橋上有車輛飛過去，橋下一隻古老的船慢慢地搖過。

一個女子的影子在橋頭出現，她手里拿着一把傘，走



到橋頂，望着江水上搖動的微光。從橋的另一端又來了一個男子，他從下面望見了她，帶跑着過來，她迎接住他，從上面望着他的臉。

他們不說話，女的打開傘，兩個人便在傘下走向郵政局去。

神祕之街的北四川路。在微雨中各國的舞女踏着舞步從黃包車上跳下來進舞場去。淋濕的街道上反映着光芒。偶然從舞場里飄出一陣爵士音樂，但立刻埋葬在汽車的嗚叫聲中。

那對青年男女停留在一家旅館門口。他們抬頭望着那紅燈的大字走進去，攔進了電梯。這時電梯中已有兩個大學生成，他們嘴里哼着風流寡婦，眼睛即在向他們微笑。這一羣人都在樓下來，他們先後走近××號。

在那間房里早已擠滿了許多人，他們正在商談着。在四個人進來後便開始了一個會議。一個中年人做主席，有一個人在紙上急忙地寫着。

房里的空氣是緊張的，又是低沉的。在一陣討論後，主席說：「現在大家既然得到了一致的結論，那爲我們就應該堅決地爲執行我們的決議而鬥爭，現在就請各團體代表回去加緊推動。」

人們又分散了。一個兩個地出去。外面是上海熱鬧的街道。跳舞場的音樂奏得更響，雨霧更濃了，年紅燈光耀眼地照着。上海的夜是美麗的。

在一個工房中，一羣工人圍觀着一張壁報，上面的標題是：「裕豐罷工了。」「××人打死了梅世鈞。」「我們要起來響應。」在陰暗的燈光下，他們睜開着萬張的眼睛，忽然人羣中出現了一個工人，他對他們演講起來：「我們要反對××資本家的壓迫和屠殺……」立刻出現了一個管工房的巡警，他把人驅散，就把那報撕下丟在水溝里。各個街口，工人們的眼睛里發出怒火。

在一個茅草房裏，一個農民拿着一張傳單，叫他的兒子（一個義務小學的學生）在油燈光下讀着。他聽着，在兒子讀後到「我們的田地給敵人炸毀了，我們的屋子給燒掉了！我們要活就得拚命！」他點着頭，「對對！」隨後開了門望一望門外的田野，忽然回到房裏哭起來。

××學校，在救國會辦公室中電燈早已熄了，學生們點着蠟燭工作。兩三個學生在商量着，李和林在油印機旁印傳單，一個推一個抽出印好的傳單。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唱歌，另一個在剪報，寫情報。

在一個工廠的夜班上，有人偷偷地散發了許多傳單，發一個暗號，許多工人都停了工，搶着傳單讀，工作停下來，××工頭立刻拿着棍子把工人打回機器邊，把傳單搶了去。他詛罵着，把傳單撕碎，紙片在昏暗的燈光中亂飛。

在小商店里，店夥們在爬到閣樓上去睡覺時，從袋袋里拿出傳單來看，這幾個小夥計們便坐在鋪上開起會來。

在碼頭上，一羣苦力在等着送貨，他們拿着竹槓和麻繩。一個苦力指着碼頭上的太陽旗咒罵着，另一個高聲地講「打××」。他們指手畫腳地罵東洋人怎樣苛待他們，直到一個阿三來禁止他們：「嘩啦嘩啦，唔格事體！」

在一個亭子間里，母親把孩子拍睡着了，然後輕輕地爬起來，坐到桌子邊埋頭寫東西。孩子醒了一回，她過去拍拍他又回來工作。

在學校門口，幾個學生打門進去，他們邊走邊高聲地說：「好幾個學校都聯絡好，可以「發動了。」

在一家印刷所中，一個學生監督着排字工人改錯字，

印刷工人在開夜工，但他們也一點不疲倦，高高興興地工作。

工廠的汽笛又叫了。沉重地，動人心魄地。

辦公室的兩個人已停止了工作，在他們回去時，也

有人來接班。

天明了，這是一個晴天。自太陽從黃浦江里撥出。海關的鐘聲打着。在銀幕上現出無數的人站起來，向着東方伸出拳頭（奏出雄壯的樂聲）

### 五 蕪海之歌

在公園里的亭子上。春雨愈下愈大起來，樹木，池沼，花草和亭子在雨中是迷濛的。一切都平靜幽美。

亭子里，傳出來低微的歌聲。林把頭枕在李的大腿上，低唱着，這首歌叫做「我們是狂風暴雨中的一對海燕。」

我們是狂風暴雨中的一對海燕。

在搏鬥中相識，也交出了相互的信心。

我們在風雨中生長，浪濤上飛翔。

不貪戀海港里的安全與平靜。

又是上海的夜。Paramont 舞場高轟着，汽車一部接着一部地停着，穿燕尾服的紳士們和露背的太太們走出車來。但天仍就是陰雨着。

仍就是××學校的救國會辦公處。別人都去了。林和李還在工作。在他們旁邊堆起一大堆傳單，但他們還有一大堆沒有印好，他們現在不再唱了，悶着頭印着。

外面天開始黎明了。工廠第一遍汽笛聲叫着，灰暗的雲在天空浮動着，遠處有鷄叫的聲音，這時舞場中已跳過早晨三點鐘，高貴的人們出來登上了他們的汽車。

這時工廠已經在交班了，下班的工人如抽了絲的蠶

蛹在路上移動，工廠的工人急急忙地跑着。

讓我們飛去迎接自然的挑戰。

沒有用愛撫的嘴，整理你羽翼翅的心情。

永遠追求着風暴，在自由的海上狂舞。

只有在狂風暴雨中存在着我們的和平。

李沉默地聽着。

在她唱完後她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吧！」李不答，却把母親的來信拿出來給林看。那又是催他回去的信。林看，不說一句話，只是仰着頭望他。他立刻把信收回去，說：「我不能夠回家去！」

但她却平靜地答道：「回家去在自然的懷抱里陪伴母親，也是很幸福的。」

「但是我早已沒有了幸福——你爲什麼這樣說？」她笑着說：「我故意說着玩的。」他漸漸地接近她，于是她又低聲說：「我們回去吧。」但他搖着頭，用手撫摩着她。

忽然她跳起來指着樹林說道：「你看一對小鳥——」他們俯站起望見一對小鳥在大雨下飛入樹林中。他們

停在樹枝上，啾啾着，彼此整理着雨濕的翅羽，在樹葉的遮蓋下，他們不怕雨，不怕風，得到了暫時的安息。

「他們找到了避難所。」她剛說完，他已經擁抱住她了。他們吻着，如同那兩隻小鳥似地相互愛撫着。樹中的小鳥和亭子裏的一對青年交替着出現着。

一個很久的沉默，外邊的雨愈下愈大，而亭子裏，樹葉下却愈來愈平靜安全。

良久，他們放開手來，她抬頭望見他淚濕的兩頰，便說：「你幹麼哭了？」「沒有哭，我快樂。」他們不覺又擁抱住。

雨更大了，樹被吹動着。忽然一聲春雷驚跑了一對小鳥，驚醒了他們，等到他們如夢初醒似地抬頭望樹中的小鳥時，他們早飛得不知去向了。

他們惶恐地對望了一會，又看着外面的豪雨，於是同聲說：「我們走吧！」

他把他的上衣脫下披在她身上，她不要，但是他勉強

她披上。然後他們走出亭去。

走出公園，必須經過一個小坡，他們兩個冒着風雨往上走着。雨鞭打着他們，但他們一步步往上走，等到走上坡頂的時候，他們回頭一瞥留在後面的寂寞的小亭和那棵烏去的樹，就回頭奔下去了。又是一陣春雷送他們。

### 六 大集會

一九三六年「一二八」在市商會門口站着幾個雄糾糾的糾察隊。

各色各樣的人們湧進去。會場上擁擠不堪。各種對聯和布旗微微顫動着。又有許多人進來。林和李也分別到會，溶入幾千會衆中，不久會場上更顯得擁擠了。糾察隊出動着維持秩序。

有幾個人登上主席台，羣衆發出歡呼的聲音。有人鼓掌，於是會便開始了。先是一陣靜穆的沉默，然後琴聲響了。萬千人合唱了幾隻悲壯的樂曲。

隨後有幾個人跑上台去演講，各種熱烈激昂的姿態

鼓動着羣衆，便在羣衆一陣歡呼和鼓聲後，幾句有力的話打進他的耳里。

「就在這四年中，我國的失地等於×個×××個×××個×××個×××個×××個×××個……」

最後有人提議公祭「一二八陣亡將士」，全場一致通過。於是羣衆排隊準備出發。幾千人的呼聲漲成一陣怒吼，震澈禮堂。幾千頭顱合成一個巨浪滾出市商會的門——「到陣亡將士公墓去！到陣亡將士公墓去！」……

陣亡將士紀念碑，當人們的視線從頂上慢慢移下時，看見幾千人脫了帽垂着頭，向這些民族戰士致沉痛的敬禮，哀樂奏着，沉痛地低啞地，一個人在坟前用顫抖的聲音讀着祭文。

於是在我們的眼前展開了一片戰爭的殘跡。破碎的田野，斷壁和危樓傾倒的茅房，斷橋，炸毀的戰壕，一個受傷者吐出了他最後一口氣，一個婦人緊緊擁抱住她垂死的孩子，一個傷兵掙扎着起來移動了兩步又倒下去，一個被

絆纏過的女子的屍體一個刺在刀尖上的小孩……隨後又回到那片破碎的瓦礫場。

這時羣衆的頭抬起來了，他們望着紀念塔和墳墓。從人頭中跳出一個人又開始演講了。他沒有講幾句，羣衆便開始怒吼了。

在他們的想像中，瓦礫場中好像埋着一個地雷，突然爆發了。就是這一隊羣衆從地洞中衝出，大炮掩護着他們向前挺進，鼓號高吹着，人的隊伍愈來愈長。然後樂聲突然沉寂，羣衆們就是那片瓦礫場上，仍就是那一羣墓前致祭的人們。

好像有一陣風吹過來，羣衆抖動起來，天漸漸晚了。雲在紀念塔後面翻滾着，好像有無窮的怨愁，烏雲愈來愈多。於是羣衆向烈士致最後的敬禮，便開始告別了。羣衆一隊隊出去，墓場上愈來愈空虛，愈來愈冷靜，直到最後的一隊走出，已空無一人。

紀念碑仍然屹立着，微風吹着，和音樂配成一種淒涼

的調子。碑後面的雲依然翻滾着，漸漸暗下來而淡出。

### 七 大學教育

林和幾個朋友在一個學生寢室裏談着。林翻着一大堆剪下的報紙，她整理着把牠們貼在貼報簿上。有一個姓王的學生因吸着烟在屋裏煩燥地走着。忽然他回過頭來高聲說：「我真不了解我們要等到幾時，我們的行爲是太卑怯了。」

另一個接着他，「北平學生流過血，廣州的學生犧牲了不少，就是小小的應城都有五十個烈士，我們呢？我敢說一個也沒有。我們的領導又叫我們拚拚……」

林插人道：「是的，我也不知道一二八那天我們爲什麼不衝租界，羣衆的情緒很高，很可以和帝國主義拚一下，主席團應該積極地領導。」

只有李不語，他從床上站起，攷慮着，走到窗口望出去。那時候球場上有許多人在看比賽，旁邊樹蔭下一個南洋學生彈着琴爲他的愛人高唱着，課堂上這是在上課，一個

教授指手畫腳地講着，學生們機械地聽下他的話，一切都和平時差不多，只有情報報旁有幾個人在讀着情報，但是此起球場和課堂來遠為冷落。

李如有所悟地指點給他們看，大家都莫名其妙同聲說「這有什麼關係。」

「這事實教訓我們，耐心一點教訓我們，別忙做烈士。三個人大張着眼睛等他講下去，沒有廣大羣衆，我們是不能做決定的鬪爭的。上海有五百萬人，我們只能動五千人，不過千分之一，我們學校有一千多人，我們只能動員一百多人，不到十分之一，只靠着這麼小的數量，我們不能在過早的時機拚……」

「那麼你說衝租界不對麼？」林問。

「不對，我們應該保全實力，培養實力，而且在必要時」

妥協讓步。」

「妥協讓步？一個民族解放的戰士能夠這樣做？這是投降。」王發狂的說，另一個馬上加上一無恥的投降！」

「你說的不是民族戰士，而是英雄！李斷然地說，然後他冷靜地坐下來。「我給你的講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監獄鬧絕食，犯人已經堅持了一個禮拜，但要求一個沒有實現，情勢反而更惡化了。」絕委「決定復食。」大家說，「我們寧可餓死，也不投降。」然而「絕委」決議說，「和艱苦的「生」相較，死是容易的。如果我們不是卑怯，那麼我們就得忍辱復食。如果我們害怕再幹，就死了乾淨。」……你們說那一個意見對？」

「當然活下去幹。」林說。

「所以我們在不能進的時候要知道退，不要做過早的犧牲。」

他說完，球場上有一陣歡呼聲，顯然是「一方面贏了一球。那個善歌的情人已走到他們的窗下，他的歌聲更響，他的琴聲更響。於是這小屋顯得更冷清。」

「我很幼稚，我是直到「一二九」以後才覺醒的。」林又拿出她最後的一套話了。

「我們應該學習，因為這三個多月的事實已足夠我們學習了。甚至從那個「善歌的情人——這時插進一句

You always long to me, and ——」

「我知道了，這是我們羣衆工作的不夠，要立刻補救。

「林說完後，他們三個都跑出去。只有李留在後面愉快而深情地望着。

### 八 血戰

丁鈴鈴，電話響着，絕早，沒有一個人起來接。於是又是

一陣陣的電話鈴聲。李突然醒覺跳起來，奔到電話旁，拿下

聽筒。

「你是誰？」

「我是王，昨天晚上發生事件，是那班狗東西忽然來

的……五個朋友給架走了，林也在內——」聽筒震盪一下。

「好了不用說了，我們在××見。」

在××，李和王談話：

「我不能回去了，名單裏也有我。」——王

「我要回去，我向來是好學生。」——李

「據說沒有你，不過也要小心，最好不去。」

「我決定了。我要和那班×東西拚一拚，看誰贏！」

「你去當然好，不過再有損失，我們……」

「這是攻所以守的時候！我回去好了，你立刻把宣言

拿去付印。今日下午一定要印，再同別的團體聯絡。」——

他們隨即走出××。

「打倒漢奸！」一羣狂怒的學生圍着一堆猛火，火焰

愈來愈高，學生把書籍衣服，鋪蓋等東西鏗着那一堆怒火。

火苗如許多舌頭，捲食着一切易燃的東西。羣衆激昂着一

個人拿出了兩張照片用刺刀釘在籃球板上，羣衆便指着

牠們詛罵。

校門前，糾察隊出動了。外面有五六個武裝軍警包圍



着。他們由兩名武裝的學生和警官率領。學生在裏面喊：「打倒漢奸！」「打倒走狗！」

忽然軍警喊一聲衝，於是幾百人用壓倒的勢力衝進鐵門來，糾察隊上去抵抗立刻被打倒了。他們便喊：「警察衝進來了！警察衝進來了！」於是幾百人去迎接，學生和警察便在操場前而接戰。

警察用皮帶，用木棍，學生沒有準備，隨便抓起手杖，石頭，亂打回去。警察的勢力愈來愈強，學生漸漸不支，許多人被打倒，被皮靴踐踏着。有幾個女生也被辱打。但學生英勇抵抗，他們即使倒下地猶鼓勵着同伴打回去。

這時校長和教職員站在旁邊，年老的學者看見神聖學府受到如此的蹂躪不禁出來請求了。他用顫抖的聲音上前勸阻。但是他還沒有講完一棍已經打來，一個學生上去擋住了一棍，但另一個巡警又上去一棍，便把這個白髮老者打倒在地了。學生們喊着：「校長給打倒了！」

這個呼聲立刻傳到宿舍，傳到別的地方，許多中立的學生都聽到了。「校長被打倒了！」從操場一直傳到四層樓上，於是新的幾百學生的隊伍出來應戰了。前線立刻加強了。警察不支，奔逃出去。

學生歡呼着追趕，衝出走道，衝出校門，衝出大街和校門外一部學生匯合，李就在他們當中，然後又退回，嚴守校門，安慰受傷的師長和同學。

那兩個學生又領着警察回來，困住校門口。他們把手槍拔出痛罵着：「媽媽的，一學堂都是××黨，槍斃他們！」裏面的學生還沒有聽清他們的語便投出無數的詛罵和石頭。於是衝突又開始了，雙方用石頭投擲着。

裏邊一石頭正當着那個「學生」身上，他狂怒了舉起手槍便放，裏邊學生往後稍退。外邊的巡官也跟着放了一槍，第三槍因為子彈亂住，不當心射中了一個警察。於是警察們都喊：「學生打死人了！」「學生打死人了！」

學生們驚駭地又聚在一起，望着那受傷的警察，大家

都很憤怒，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個學生喊道：「是他們自己打死的，我們沒有槍，我們沒有打死人！」

這是李興奮地跳出來喊道：

「諸位同學！我們要粉碎一切侮罵和造謠，我們沒有打死人，但是敵人一定會藉此加緊壓迫我們的。我們要繼續罷課直到我們被捕的同學恢復自由。我們要繼續鬥爭下去！外界已聯絡好了，別的學校和救國團體立刻會響應我們我們的宣言！今天就可以發遍全市！我們鬪爭的火將燃燒起全上海的同學，我們××要舉着戰鬥的大旗領隊，同學們努力吧！」長時期的歡呼。

## 九 持久戰

報紙一天天地翻過，「這是罷課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學生春假中繼續努力，「被捕學生又望釋放」……

救國會委員開會一致通過堅持。

許多學生圍在一起把傳單放入信中有一個貼郵票，在他們走的時候，每人拿一包出去。

學校裏情報處的工作緊張着，一天有三四個緊急情報發出去，羣衆圍觀着。

手指在打字機的鍵上跳動着，鍵在 Cylindor 上跳着，在白紙上現出了一行行文字，一會兒，Cylinder 往後一滾又打了一行，工作緊張得有如這一架打字機，李在打一封通信。

他坐在一家洋行的辦公室裏，他打着，打着，紙一張張地落下來，一小時後他完成了，他打着信封，每一個信封上重重地打着，Via Ciboia

最後他把信摺好放在信封裏，就按一按鈴，一個僕人進來，他把兩封信和一元錢交給他，說：「立刻送出！」那櫃

僕人鞠了一下躬，退出去，把他們叫回，又給他一張票子，說：「坐車去！」

當他一個人獨在的時候，他欠伸一下，他不覺高興地低噓着：「隻歌兩手得意地搓着，輕輕地說：『我要把你們的罪惡宣傳到全世界上去。』」

校內的緊急情報，一天天在變動着，先是交涉最後是可以釋放了。同學愉快地圍觀着。

救國會和後援會的辦公處，又在開會。有人主張復課，有人主張需全部要求實現，但李調和他們，在相當的勝利下復課，另一方面繼續交涉。他們正討論時，一個情報股的女同學跑進來，「他們釋放了。」「真的？」會場立起問她：「你看。」她把報紙擲過了。大家搶着看，拍的一聲撕破了，大家哈哈大笑，有一個學生拖了李一把，「阿林也回來了。」李把他的手推開叫道：「我們勝利了！」

尾聲：別離。

林躺在一家旅館的房子裏打電話給李。

「你贊成我走麼？這一次災害非但沒有使我灰心，而且使我更加鞏固了我的決心。所以我要到北方去，你贊成麼？你不反對什麼你不說正面的話呢？我當然不願意離開你，可是爲了事業啊！」

她把聽筒放下，就倒在牀上，雖然有點愁悶，可是又充滿了幻想地倒在牀上，摟住一個枕頭躺下。

他們在月台上疾走着，他拿着手提箱，她拿着一條毛氈。他們保持着嚴肅的沉默，也不彼此望着。當他們走到一節三等車旁時，他說：「你還記得這些車箱。」

「真快啊，四個月過去了。但在我這四個月比四年還實充要。我們曾經在這裏做過英勇的爭鬥，現在又來到幾月前的戰場了。」

「是的，這四個月的變化是很大的！」

「我變了許多，我覺得自己更加大人氣了。你知道。」

「一二九」以前我是怎樣一個孩子啊！我感謝你的指導。

「我更要感謝你的熱情鼓勵，你知道我以前又是怎樣感傷啊！」

「老李，真奇怪，以前你為什麼不覺得我幼稚，我為什麼不覺得你頹廢呢？」

「時代叫我們改變了，改變了相互的認識。」

「是的，時代是偉大的！」她說完已跳進了車廂。他幫助他安放好東西，他們兩個人就沉默地對坐着。

「答應我，到北方不忘記我麼！」

她把嘴一扭，「你為什麼要問這句話！」他不答話，她又過去握住他的臂膀，「我每天一早起來就要想起你。在早晨六點鐘，我要向南方望着，你要向北方望着，那時候我們就見面了。」

他想說什麼，但是握住她的手不響了。隨後鐘聲響了，她催他下去。他站在窗口叫她在車上小心。

終於車開了，他隨着車跑，她在窗口搖着手巾，車子愈快，他被留在後面了。

一開出站，火車在晴空下猛進着，輪盤在軌道上飛滾，在軋軋的車聲中，海燕之歌又一聲聲傳出，直到火車消失在遠方。

### 高爾基火葬

蘇聯當局擬建紀念碑

【莫斯科二十日電】二十日高爾基遺骸在紅場舉行火葬。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等，都在高爾基屍灰變作最後一班光榮衛隊，由他們幾個抬攬往紅場到職工會，莫斯科勞動者數萬人，及蘇聯其他各地代表，都參加送殯，齊集紅場，向高爾基遺骸敬禮。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布爾加寧，及作家托爾斯泰，安德烈耶夫（法國作家）及作家托爾斯泰，安德烈耶夫，高爾基夫人等在禮堂中，拾入克里姆林宮，在職工會向氏告別的民衆逾七十萬人。又二議決，在高爾基省各城，列寧格勒，莫斯科等處，建高爾基紀念碑，經費由政府支撥。

# 小 棉 襖 (獨幕兒童劇)

簫 聲

人物:

父親 四十歲

母親 與父同

秋兒 八九歲

女僕 三十餘歲

時間:

新年的前日,快中午的光景。

佈景:

一個破爛的農村,室內靠裏面五分之一的地位上有一棹,棹上置針線籃,棹的兩旁有破舊的襪,左邊有一門通外,壁上掛錢衣,斗笠等物,右邊角上有二門,靠裏為通內室的門,靠右為通廚房的門,門側有一長檯斜放着。

(幕開,母親坐棹旁正在縫一件新的,快製成的棉襖上的扣,有頃。)

母 唉,怎麼秋兒的爸爸還不回來呢!這樣冰冷的天氣,難道柴,也沒有人買嗎?

(秋兒拿着破爛的玩具上。)

兒 媽媽,我冷,我冷得很,我想穿。(說着便一頭攢在媽媽的懷裏)

母 怎麼不冷呢,你看天空陰沉沉的,像要下雪哩。(停縫,把新衣置棹上,復以手撫兒)乖乖,不用急,你爸爸一定會兒把柴賣掉了,就會給你買棉襖來的,去,到外面去看看爸爸。

兒 不,我冷,爸爸不回來,他不買。

母 爸爸不是天一亮就到鎮上去的嗎?現在快中午了,他

把柴賣掉就回來的，可不是該回來的時候了嗎？

兒 媽媽，我要穿，我要穿那件。（指棹上的新棉襖）我冷得急！

母 那怎麼可以，那是給劉大富的小少爺——天寶做的。

兒 爲什麼給天寶做，不給我做，媽媽？（撒嬌地）幫我做，幫我做。

母 （順便的）幫你做。（有感地）這也沒有法子呀，我自己的孩子凍着，我可替別人的孩子做棉襖，那天寶！

——劉大富的小少爺，他不是穿着棉襖，還套上褂子的嗎？（有所思）啊，因爲要過年，大家都爭着做新衣服。

兒 我沒有新衣服，媽媽，不幫天寶做。

母 我們種着劉大富家的田，不做是不成的，你以爲媽媽願意做這件短命的小棉襖嗎？一針一針的縫，就好像

一針一針的往媽媽的心上穿過似的……

（秋兒凝視着媽媽，很受感動的）

母 孩子，你的命真苦！（見兒狀，強作笑容安慰她）乖乖

不要難受，你去看爸爸，好好的到外面去等着。

兒 不，我凍得很，我要穿，我不去等。

母 去等一等，爸爸就買棉襖來你穿的。

兒 （不願意）唔——

母 （生氣）你還要鬧嗎？你鬧吧！我不做啦！看這件衣服不做成，那有功夫來幫你做。

兒 （有畏懼狀）爸爸不回來呢？

母 一定回來。

兒 回來，不買呢？

母 爸爸愛秋兒，他一定買。

兒 爸爸不買，我就穿那件。（指棹上的小棉襖）

母 好好，你去吧。

（秋兒若有希望的下）

母 （感傷）真是瞎了眼睛，受不得凍，爲什麼又偏偏投生在窮人家裏來呢！

（秋兒剛出門，適與劉大富家的女僕相遇於門外舞

台後的聲音：

僕 秋兒你往那兒去？

兒 我在這裏等爸爸。

僕 媽媽呢？

兒 媽媽在家裏。

僕 走，去看你的媽媽。

(女僕牽着秋兒上)

母 (起身) 呵，張大嫂。

僕 恭喜，請拜年。

母 請坐。

僕 (注視母面) 嫂，爲什麼這樣難受新年了，應該快活，快活。

母 我也想快活。

僕 說吧，你有什麼……

母 沒有什麼。我剛才罵秋兒，他不睜眼睛，脫生在窮人家裏，還不肯受凍。

僕 小孩子都是一樣的，沒見天寶，長袍短褂，衣服整齊的，

多末，舒服。還成天的吵着冷呢，何況秋兒。

母 越是沒有穿，天倒越是冷。

僕 可不是嗎，我家大少爺嫌他的棉衣不合時，昨天老

爺還到城裏去替他買了一件皮衣。小少爺看見大少

爺穿新衣服，就拉着太太要新衣服。我倒沒有問，那

件衣服做好了沒有？

母 還沒有。

僕 (着急) 唉呀，這怎麼得了，小少爺等着要穿。

母 祇有兩個扣子沒縫上了。大嫂，做家人也真難！你看自

己的孩子穿着單衣，却給人家預備棉衣，不做吧，不成做吧，真叫人寒心。

僕 祇怨你命窮該受罪，有什麼法子，趕快做，成得晚了，四

太太可要我的命呢。他說，別人家二三十天的徵工，都

沒有說甚麼，多叫你們做幾件衣服，就不耐煩的樣子。你不快把小少爺的衣服做好，要叫你們滾，把你們種

的田收回去

兒 (插嘴,不服地) 媽媽,不幫他家做。

母 真是種了他家的田,好像身子也賣給他家的一樣。

僕 不要說這些啦,快點做,回頭我來拿,你坐着吧,回去得

曉了,他們又要說我偷懶的。

(女僕下,母整理針線縫扣)

兒 媽媽,不幫他家種田,我們幫自己種,種得的東西是我

們自己的。

母 你那兒有田呢?

兒 那種着的不是嗎?

母 那是從劉大富家租來的。

兒 ……

母 唔,肚子有點餓了,乖乖好好地玩,等爸爸媽媽去燒飯

來吃。

(母置衣於棹上入廚房)

兒 (四邊望了一下,把棹上的衣服取來穿了穿,衣長到

地) 呀,太長了,不好看。(說着飛上棹去) 媽媽不幫我

做,我自己來做。(用力剪衣,喳喳有聲)

(門外有喘息的聲音,兒傾聽,復離坐探望,父入,氣憤

地含恨地,手上有血痕。)

父 (大聲) 你媽媽呢?

兒 在燒飯。(急奔向廚房)

父 狗東西,高高個身體,圓圓的頭,我記得,我永遠記得。

(母上,見狀,驚訝)

母 怎麼啦,你又喝醉了酒嗎?

父 終有一天要碰到我的手。

母 你和別人打架了嗎? 唉呀,手上還有血!

父 打架好,他們欺負我好。

母 秋兒的爸爸,靜一靜,究竟爲了什麼呢? (以手巾揩

他手上的血)

父 爸爸我的棉襖

兒 (秋兒被嚇得抖,站在一旁不敢作聲)

母 孩子和你沒有氣呀,幹嗎同孩子作對哩,你告訴我,到



底爲了什麼呀？

父 (沉重地) 唉！窮總是倒霉！

母 說吧，你的柴呢？

父 柴被他們充公了。

母 充公了？這是甚麼回事哩！

父 我把柴担上鎮去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有幾個人來買，就是那個傢伙——保衛團的，他給我一元錢，我不肯賣，

後來又有人來買，他給了我一元錢，我想這樣冷的天

等也等了這末久，肚子也有點兒餓了，我想無論如何

總得把秋兒的棉襖買回去……

母 是的，爲什麼不買呢！

父 所以我就答應一元錢買了。後來保衛團的知道我一元

錢就不服氣，說我欺負公家，不許我賣，給我一頓痛打，

還把柴扣留下來充公了。

母 唉！真可憐！想不到我們倒霉，倒到這個地步了。(悲傷

地) 秋兒，你的衣服……(幾乎哭了出來)

父 (走到媽媽懷裏帶淚地) 媽媽我冷，我要穿。

母 祇怪你沒有穿棉襖的命呀，孩子，不要哭，爸爸疼你，(

堅決地) 爸爸無論受多少艱難困苦，也要幫你買一

定幫你買。

(女僕上)

僕 (自語地) 真是要命！嫂子，衣服做好了嗎？趕快給我拿

走。

母 做好了。(上前取衣)

兒 阻止媽媽給僕。媽媽，不給她。這是我媽媽做的，是我家

的，讓你拿走！

母 是幫天寶做的，讓她拿去吧。

僕 (哄騙地) 乖，讓我拿去吧，你媽媽就給你做。

兒 不，我要穿這件，媽媽不給我做。

母 媽媽給你做。

父 (向孩惡厲地) 在糾纏甚麼，快給她拿去，爸爸另外幫

你買。

僕 (取衣，見被剪壞) 唉呀！(被駭得呆了)

母 (誇張地) 唉呀！我的天，怎麼得了呀！小少爺就要穿起

到鎮上去，明天要到他姑媽家去拜年的。怎麼辦！怎麼

辦！爲這件衣服，西太太早就不高興了，他準要你們滾

把田收回去了……

兒 (呱的一聲大哭起來)

僕 你們倒霉倒不要緊，西太太可要我的命，我是幫人的

人呀！(頓足) 天哪，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呀！

父 (憤恨地) 你這個鬼孩子！(奔向秋兒) (母阻止他)

(兒仍繼續地大哭)

# 特載

## 中國文藝家協會組織緣起

我們要過集體的生活，這已是一句老話，但這句老話，在目前却有它的新意義。我們的文壇，一向是個紛亂的、混沌的局面。這種紛亂與混沌，不知減弱了多少影響，浪費了多少精力，但在這樣嚴重的局面之下，實在不能再讓我們繼續這種可怕的損失。

我們時常「杞憂」我們的文壇如果長此散漫下去，沒有集體的「活」和精神，討論和研究，那末前途怕是非常黯淡的。不但不能負起為時代先驅的任務，就是要防止「文化」上的壓迫和摧殘，保全苟延殘喘的生命，也顯然是不可能的。在美國，已經成立了包含安德生、德萊塞等百餘作家的「美國作家大會」，西歐作家如赫胥黎、亨利希曼等，也都參加了巴黎的保衛文化大會，和反戰的進步作家紀德、羅曼羅蘭等攜手。我們尤其需要團結和親愛的合作，因為我們的環境比之他們可以說是要壞過百倍。

當然，現在是個苦難的、非常的時代，我們所處的，尤其是一個窒悶的環境。國土的淪喪，主權的損失，經濟的破產，一切生活的日趨貧窮化，這些條件都使得我們的前途更形慘澹，更沒有光彩。我們已經感到同樣的威脅，受到同樣的痛苦。猶豫不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退避長縮，也是無出路的。

爲了保衛文學和我們民族的生存，爲了負起為時代先驅的任務，我們有積極的起來組織文藝家協會的必要。我們

底爲了什麼呀？

父 (沉重地) 唉！人窮總是倒霉！

母 說吧，你的柴呢？

父 柴，被他們充公了。

母 充公了，這是甚麼回事哩！

父 我把柴担上鎮去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有幾個人來買，就是那個傢伙——保衛團的，他給我一元錢，我不肯賣。

母 後來又有人來買，他給了我一元錢，我想這樣冷的天，

等也等了這末久，肚子也有點兒餓了，我想無論如何

總得把秋兒的棉襖買回去……

母 是的，爲什麼不買呢？

父 所以我就答應一元錢買了。後來保衛團的知道我一

元就不服氣，說我欺負公家，不許我賣，給我一頓痛打，

還把柴扣留下來充公了。

母 唉！真可憐！想不到我們倒霉，倒到這個地步了。(悲傷

地) 秋兒，你的衣服……(幾乎哭了出來)。

父 (走到媽媽懷裏帶淚地) 媽媽，我冷，我要穿。

母 祇怪你沒有穿棉襖的命呀，孩子，不要哭，爸爸疼你，(

堅決地) 爸爸無論受多少艱難困苦也要幫你買一

定幫你買。

(女僕上)

僕 (自語地) 真是耍命，瘦子，衣服做好了嗎？趕快給我拿

走。

母 做好了。(上前取衣)

兒 (阻止媽媽給僕) 媽媽，不給她。這是我媽媽做的，是我家

的，不讓你拿走！

母 是幫天寶做的，讓她拿去吧。

僕 (哄騙地) 乖，乖，讓我拿去吧，你媽媽就給你做。

兒 不，我要穿這件，媽媽不給我做。

母 媽媽給你做。

父 (向孩惡厲地) 在糾纏甚麼，快給她拿去，爸爸另外幫

你買。

僕 (取衣，見被剪壞) 唉呀！(被駭得呆了)

母 (誇張地) 唉呀，我的天，怎麼得了呀！小少爺就要穿起

到鎮上去，明天要到他姑媽家去拜年的，怎麼辦！怎麼

辦！爲這件衣服，四太太早就不高興了，他準要你們滾

把田收回去了……

兒 (呱的一聲，大哭起來)

僕 你們倒霉，倒不要緊，四太太可要我的命，我是幫人的

人呀！(頓足) 天啦，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呀！

父 (憤恨地) 你這個鬼孩子！(奔向秋兒) (母阻止地)

(兒仍繼續地大哭)

極懇切的希望贊成我們這主張的作家簽名，一同來進行這個有意義的工作。

發起人 王任叔 王統照 方光謙 白薇 立波 艾蕪 沙汀 李健吾

李 蘭 沈起予 宋雲彬 何家槐 吳景崧 邱韻鐸 周楞伽 林淡秋

邵洵美 茅盾 洪深 夏可尊 荒煤 徐調孚 徐蔚南 徐懋庸

馬宗融 馬國亮 許傑 曹聚仁 張夢麟 傅東華 楊 驥 鄭伯奇

鄭振鐸 趙家璧 趙景深 葉聖陶 錢歌川 謝六逸 戴平萬 麗 尼

### 中國文藝家協會簡章

一、名稱 本會定名為中國文藝家協會。

二、宗旨 本會以聯絡友誼，商討學術，爭取生活保障，推進新文藝運動，致力中國民族解放為宗旨。

三、會員 凡有譯著發表，贊同本會宗旨，恪遵本會章程，由會員兩人之介紹，經理事會通過者，得為本會會員。會員有違反本會宗旨及會章之行為，得由理事會加以警告，警告二次無效者，得由理事會宣布除名。

四、組織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五人，成立理事會，由理事會選出常務理事五人處理經常事務，理事會設總務、出版、調查、研究、同樂等五部，每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幹事若干人。

五、各部工作大綱

甲、總務部：處理本會經常事務，設文書、會計、庶務、交際四股。

- 乙、出版部：計劃出版定期刊物及叢書等事宜。
- 丙、調查部：調查國內外文藝活動與出版狀況，及本會會員著作權益有無被侵害等情事。
- 丁、研究部：設「理論」、「創作」、「翻譯」、「文藝史」等四組，凡本會會員至少應加入一組，從事研究。
- 戊、聯誼部：計劃及辦理會員同樂之事務。

以上各部辦事細則另訂之。

特一

- 六、會議：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三分之一以上會員之提議或理事會之決議，得召集臨時大會。理事會每月舉行一次。各研究組每兩星期開研究會一次。

- 七、經費：本會會員每人繳納會費一元，每年繳納常年費二元。必要時得舉行募捐。

- 八、分會：凡各地有十人以上之文藝家，贊成本會宗旨，取得會員資格者，得設立分會。

- 九、總會：本會總會設立於上海。

- 十、附則：本簡章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修正之。

一、

## 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

光明與黑暗正在爭鬥。

世界是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

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從去年十二月，普遍於全國的救國運動的壯潮展開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階段。從去年十二月起，全民族一致的救國陣線的建立，成爲中華民族迫切的要求！

從去年十二月起，中華民族目前最主要的敵人加緊他的強暴的侵略：增兵，走私，干涉我們的小學教科書講到「國恥」。最近他們的外交官已經公開宣言：中國可走的只有兩條路，不是對他們作戰，便是向他們屈服！

是的，我們目前可走的只有兩條路！

從去年十二月起，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儘管漢奸們如何欺騙蒙蔽，儘管有些神經麻木的同胞，還在幻想敵人的「適可而止」，然而廣大的民衆早已認識了只有武力抵抗才能夠不做亡國奴！廣大的民衆堅決地不願做亡國奴！

文藝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藝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國陣線中有他自己的崗位。中國文藝作家協會在今日宣告成立，自有牠偉大的歷史的使命。

是全民族救國運動中的一環，中國文藝家協會堅決擁護民族救國陣線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的要求：團結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內戰，言論出版自由，民衆組織救國團體的自由！

是文藝家的集團，中國文藝家協會要求作家們切身權利的保障，要求同一目標的作家們的集體的創造和集體的  
研究。

中國文藝家協會特別要提議：在全民族一致救國的大目標下，文藝上主張不同的作家們可以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文藝上主張的不同，並不妨礙我們爲了民族利益而團結一致；同時，爲了民族利益而團結一致，並不拘束了我們各自的文藝主張向廣大民衆聲訴而聽取最後的判詞。

是全民族一致救國的要求使我們站在一條線上，同時，亦將是民族解放鬥爭的更開展與更深入，無情地淘汰了一些畏縮的，動搖的，而使我們這集團鍛鍊成鋼鐵一般的壁壘！

中國文藝家協會要求更多的作家們來共同負起歷史決定了的使命。

把我們的筆集中於民族解放的鬥爭吧！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第一

### 已加入本會會員名錄

- 王任叔 王季愚 王統照 王夢野 方士人 方光燾 尤兢 大保 子岡 孔若君  
 白薇 白曙 艾蕪 艾思奇 立波 列斯 朱自清 朱曼華 任白戈 任鈞  
 沙汀 李健吾 李蘭 沈起予 宋雲彬 辛人 何畏 何家槐 吳文祺 吳景崧  
 吳耀宗 汪佩然 邢桐華 邱韻鐸 周白月 周木齋 周綱鳴 周榜枷 林林 林娜  
 林淡秋 邵洵美 邵靈芬 茅盾 郭沫若 郁達夫 馬子華 洪深 胡洛 侯楓 夏丐尊  
 荒煤 徐調孚 徐蔚如 徐懋庸 柳倩 馬宗融 馬國亮 曹聚仁 唐破 高滔 陳雲浩  
 凌鶴 孫師毅 旅岡 許幸之 許傑 張庚 許瑄 曹聚仁 陳子展 傅東華  
 曾虛白 莊起東 崔萬秋 舒羣 章泯 張春橋 張夢麟 張沛霖 趙景深  
 傅彬然 梅雨 楊驥 賈祖璋 盛燦明 雷石榆 鄭伯奇 鄭振鐸 趙家璧 趙景深  
 葉聖陶 葉紫 錢歌川 戚克家 戚雲遠 蔣懷青 歐奩 歐陽子倩 歐陽凡海 謝六逸  
 謝冰心 豐子愷 戴平萬 羅烽 麗尼 魏猛克 魏金枝 關露 顧仲彝 顧均正  
 盧黃

一載

# 文學青年社致

## 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祝賀信

文藝家協會諸君：

在大會成立之日，我們謹向諸君熱誠地敬禮與祝賀，並對於協會寄與無限的希望。

今日中國民族的生命正遭受着致命的打擊，文藝家能否為保衛民族一致効力，完全決定於文藝家能否捐棄成見，不分宗派聯合統一起來。現在我們看到初步的統一戰線結成了，但更加擴大更加強固，尚得諸君的努力。我們希望協會迅速發展為真正全國的組織，一切具有民族求生意志的作家全體團結在協會的旗下。

我們還要藉此向協會提供意見：中國民族的解放與民族文藝的發展青年是一種新銳力量，我們覺得對於青年的文學教育與文藝青年之培養，這個任務是應該協會擔當起來，我們要求協會規定具體方案，使協會成爲一個中國文藝青年的指導部。

協會無疑將成爲中國文化界的一種巨大的力量，愛護文化爭取文化上之一切自由，我們想協會一定會盡力的。對於目前許多前進文藝刊物——如海燕、泡沫、文學青年等——被摧殘、被禁止，這一種阻礙中國文藝的生長的反動，提倡或創作國防文藝有罪」的令人憤懣的事態的存在，實在是非抗爭不可的，深願今後協會爲文藝的生存與自由起而抗爭，對一切被壓迫的事件作有力的聲援與維護。

全國文藝家齊集一處其事研討，在中國文藝史上是第一次出現的盛事，它對於今日中國民族的與文藝的命運的維繫與繁殖，一定要發生偉大的深遠的影響，這是我們可以確信的。我們抱著十二分的熱望期待協會開闢中國文藝的光輝的前途——一個創造中國民族新生命的前途。

我們來祝——大會的勝利！諸君的康健！

文學青年社 一九三六，六，七。



###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中國不是從昨天起才被強鄰壓迫侵略，我們民族的危機並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展開在我們眼前的這大崩潰的威脅是有着它的遠因和近因，有着它的發展的路徑的。我們文藝上的工作者，目光從來沒有離開過現實。工作從來沒有放鬆過爭取民族自由的奮鬥。我們並不是今天才發見救亡圖存的運動的重要。

所以，在現在當民族危機達到了最後關頭，一隻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種偉大悲壯的抗戰擺在我們的面前的現在，我們絕不屈服。絕不畏懼，更絕不徬徨猶豫。我們將保持我們各自固有的立場。本着我們原來堅定的信仰，沿着過去的路線，加緊我們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爭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們決不忽略或是離開現實反之，我們將更加緊緊地把握現實。我們不敢過大的估計自己的力量，但我們將為着目標的遠大忘却自身的渺小。我們相信各部門的文化工作在任何時期都沒有片刻可以中斷，我們以後將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在這動亂的大時代中擔負起我們的艱巨的任務。我們願意接受同志我們的工作的人的督促和指導。我們願意和站在同一戰線的一切爭取民族自由的鬥士熱烈的握手！

- |     |     |     |     |     |     |     |     |     |
|-----|-----|-----|-----|-----|-----|-----|-----|-----|
| 魯迅  | 巴金  | 曹禺  | 吳祖湘 | 蔣牧良 | 張天翼 | 馬宗融 | 方光濂 | 楊晦  |
| 陸少懿 | 靳以  | 齊同  | 孫成  | 大戈  | 奚如  | 曹靖華 | 趙家璧 | 田間  |
| 克夫  | 李濟華 | 魯彥  | 陸蠡  | 世彌  | 麗尼  | 荒煤  | 蕭乾  | 蘆焚  |
| 方之中 | 辛人  | 東平  | 姚克  | 路丁  | 鐘石韋 | 馬子華 | 天虛  | 葉穎士 |
| 徐盈  | 彭島  | 宋子的 | 周彥  | 黎烈文 | 以羣  | 胡風  | 臧波  | 草明  |
| 蕭軍  | 孟式鈞 | 張香山 | 王余杞 | 俯拾  | 孟十還 | 蕭紅  | 周而復 | 杲杲  |
| 歐陽山 | 萬迪鶴 | 黃源  | 尹庚  | 周文  | 任文川 | 孫用  | 葛琴  | 王元亨 |

## 嬰兒殺戮

文青

「嬰兒殺戮」是一件罪大惡極的事，但是在中國的文化界却盛行着這一類的事。一個刊物辦上二三期，就像是二三個月的嬰兒，我們辦刊物的人的用心又何嘗不及慈母。從寫文章到拉稿子，從籌印刷費到校對，那樣不靠自己，但我們不怕，就是餓着肚子，也要埋頭苦幹的。

這樣子一個刊物就產生下來了，因為自己能力薄弱當然辦出來的刊物是不會一鳴驚人的，但牠合於一般讀者的要求，牠能夠反映動蕩的時代，而且牠多少還有點青年人的朝氣。我們對於牠真像做母親的，望着自己的孩子似地，雖然不肯自稱自贊，却也帶着一點滿意的微笑。

於是做母親的更加覺得自己責任的重大了，孩子既然養下來，就希望他長大，這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苦心，更多的堅忍。這其間令人灰心的事，也不是沒有印刷費沒有啦，負責人不肯幹啦，有的人跑啦……但是無論如何大家是想辦下去，大家既然生下了孩子，大家就得撫養，不管怎樣辛苦。

因此有的連夜趕文章，有的把血汗換來的錢付印刷費，有的奔波，有的埋着頭校對……這樣第二期才得出版呢。這正如小孩子過滿月，做母親的要怎樣開心，而且他的確也有了進步，不單是做母親的自己，而且是許多讀者來信稱贊，我們深信這個嬰孩，雖然先天不足，但他得到了一些讀者的支持，後天的發育，一定是很快的。

我們有了這樣的自信，更加要努力了，為了對付第三期，又在自己身上榨了一遍油，大家都肯忍痛地幹，可是在我們準備好第三期的時候，這個可愛的嬰孩竟被得刀殺死了。我們的悲痛只有母親的眼淚可比的，我們無助地望着劊子手把孩子送到棺材裏去，聽見他的么嗚叱罵，是比母親聽得釘棺材蓋更爲痛苦的。

大家的孩子死了，母親們悲痛着，有的不得不暫時分手，有的因勞苦過度而病倒了，但大家還是掙扎着，還是苦鬥着，要在苦難中產生第二個嬰孩。這是我們對於「嬰兒殺戮」惟一的回答。劊子手能夠奪去我們的嬰兒，但我們一定要生產更多的嬰兒，更多的嬰兒。

在苦難中我們生產着，因為苦難中的收穫是最美麗最結實的，——願我們新的嬰兒得—成長。

## 尾語

M. I

經過兩個月的難產，這冊子——「青年習作」終於出世了。正因為遭遇着難產，它幾乎夭折；幸得出現在大家的面前，它的體態是多麼顯得「先天不足」呵。

但它仍然充滿着生命的向上力，並不自慚形體的短小與貧弱，這不正是它自己的過錯。

它所以活到世界上來是求發展的，它想得到提攜與扶助，它要求教養，一直到長成長成到無限大。

一脚踩它不死，一刀也僅正見血，羣體的生命是難以消滅的。

偉大的現代文學之父——高爾基可以死，但繼承着他的鬥士精神的青年的後一代的我們，是要在血的養育之中活躍到最後的一天，那會要來到的輝耀的一天的。

我們就憑恃着兄弟們的堅毅的意志站立起來，前進去！

許多伙伴們鼓舞着我們，使我們戰勝殘害者，那些冷落我們的老大哥，讓他自己去驕傲自己去。

我們自信我們的工作的意義，除此以外，就是覺得我們的能力還太小，因此，增長我們自己的力量，是我們切要的課題。

這習作集，也就是我們一羣青年的文學工作者學習的成果的積集，大都欠成熟吧，但決沒有腐爛的，全體都新鮮，因此才敢於把它們呈獻給文藝的鮮果市場，以供讀者們的嘗味，總不致有害你們的胃口，而且希望能滋補你們的精力呢。

巨人高爾基逝世本刊早已付印，我們僅僅補寫了一篇短短的悼文，不足以表示我們肅大的感念之忱的；我們謹在下，我想把刊中的作品稍稍加以檢閱或提示。

如果詩歌也可以作為報告文學的樣式，那我認為蕭麥君的「在一個淒冷的小站上」是具有 Reportage 的意味。

的詩歌創作，不知讀者以為如何。當這篇詩寄到我手裏，展讀一遍，我被這神聖的與熱情的一「報告」激盪到這樣的地步：我想撲到那些身經百戰的鋼鐵一般的義勇軍戰士的面前擁抱他們，與他們同到冰天雪地中去抗敵恥辱的槍刀阻止我的時候，便即奮起和那羣漢奸武士先拚一場。實則我並沒有遺違那「真景」我所看到的不過一篇詩，不論接觸的是真景是詩篇，我和作者一樣却祇能「悲歌當哭」，天下的痛心，有甚於此者！

白薇女士以久病之身，尚且高歌抗戰，那些時至今日向認為「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的將軍們當然認為她是「狂歌」的，但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却需要多唱這一類的「戰歌」，特作介紹。

狄克寫了一篇五卅的「報告」，但因原稿於付印時轉轉數人之手失落了，真是可惜。後來經施達補寫了一篇，但狄克的勞績是埋沒了。冰榮女士自湖南熱心的寄給我們一篇，血的五月，遺了郵失，未能收到，這都該我們致歉的！

我們仍請讀者們對於我們的報告文學的作品，尤其是這冊子裏所收集的「生活綫」和「願」小說，加以注意，加以批判。

尤兢君的劇本，是曾經上演過的，他自己還擬修改一番，但我們已經好先刊載在此了。

我們發表了一篇「電影故事」，在這電影墮落在救國陣綫之外的泥坑裏時，具有國防意義的電影脚本，希望影劇界引用編劇人努力創作，胡亞庚君在編劇技巧上善用 Montage 的手法，讀者可於「海燕」中看出。

譯文這篇，我們也認為是值得介紹的，特別是勞榮說世界文學裏介紹了蘇聯的詩人 L. 伊文，他似乎尚不為中國的詩歌愛好者所熟悉。

創作小說僅僅祇有兩篇，對於這不滿足的讀者，請從勞的有巨大篇幅的刊物上去取得滿足吧。

最令人不快的是篇排的不精美與印刷的太粗劣，想着經濟條件拘限着我們，再也不能多說什麼了。這草草的十萬多字的冊子，已經耗費了我們過多的精力一個九十八度的夏天與心血了，我們在別的詩會上再見！

## 高爾基小傳

高爾基於一八六八年生於尼慈尼諾各洛特之家，其製造者家中，幼喪父母，十歲受傭爲家傭，繼充手工舖學徒，後又改任麵包房司關。一八八六年高爾基在卡山求學，但被貧困所阻，未能如願。彼與革命黨人來往，一八八九年因革命活動而第一次被捕入獄。一八九一年繞高羅斯步行至弟夫里斯在鐵路工場工作一年，因得與工人交游。一八九二年高爾基之處女作在弟夫里斯報紙發表，由是彼之文學聲譽日隆。若干俄文報章雜誌，時載高氏小說。因彼參加革命運動，高爾基曾數度入獄。一八九九年末，高氏受人景仰日增，初赴聖彼得堡。一九〇二年高氏被選爲科學學院名譽研究員，但沙皇政府取消其資格。一九〇三年高氏放逐歸來，襄助布爾什維克黨財政。相繼工作，一九〇五年又被捕放逐，居留加普列島，繼續其新工作。此際高爾基得與列甫爲友，與彼經常通信，活躍參加布爾塞維克黨工作。一九一三年高氏重返俄羅斯，繼續其文學工作。一九一八年後，彼又活躍參加蘇維埃共和國之文化建設。一九二一年高氏患肺結核病，列甫請其出國休養，直至一九二八年方始回國。在此時期，高氏除新藝術創造工作外，常在外國報紙發表著作，反對僑外白俄之破壞蘇聯。一九二八年重返蘇聯，爲一普羅塔利亞偉大作家，並挾其巨大天才，參加社會主義創造工作。此際彼之文學及社會活動聲譽卓著，蓋不僅因其巨大編劇工作，且因其獻身於勞動階級，致力於共產主義勝利之燦爛著述，使彼受人景仰若此。一九二九年被選爲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此後數年高氏繼續致力於社會政治工作，彼曾發表無數著作，編輯並創辦若干重要雜誌，並以蘇聯作家同盟主席資格，大有助於蘇聯文學及青年作家之發展。高爾基爲一最偉大藝術家，實行家及熱誠之革命家，終其一生，盡其巨大天才，發表人類最高呼聲，成爲世界上最完美之典型。〔轉錄塔斯社電〕

介紹。

**推背集**

唐弢著

唐先生的文章，老練明快，有魯迅的作風，這集子共有五十多篇散文，都是唐先生精心之作，特向本刊讀者推薦

全書二百多頁

實價紙售六角

上海河南路永樂里 天馬書店出版

**出版預告**

白薇：

悲劇生涯

生活書店

冰瑩：

一個女兵的自傳

良友公司

周楞伽：

風風雨雨

微波社

本期創刊特大號另售二角

全年一元二角

**青年習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出版

每冊實價：零售國幣二角

國內日本郵費三分國外照加

北平詩華園

編輯者及 青 年 習 作 社

編輯人 林 志 石

發行人 吳 燕 琴

印刷所 國民印刷所

經售處 南京太平路 上海四馬路 北平 羣衆雜誌公司

北平經售處 東安市場

西單商場

其他各地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許轉載

向文學大衆化的前途進軍

以嶄新的青年的姿態出現

### 「文學大衆」月刊創刊預告

我們現在擬出一種綜合的文學雜誌，定名為「文學大衆」。目的是想做到作家，文藝學習者和讀者，密切地聯合起來共同担負文學的時代任務，本刊就是大衆的公共會堂。希望大家來一道努力！我們歡迎投寄稿件，惠予指教。

#### 內容編制

報告文學  
國際文學介紹  
小說，詩歌，戲劇  
論文，隨筆，速寫  
文學報導，集體批評  
文學大衆讀書會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創刊號刊出

上海四馬路  
中市三百號  
文學大衆社啓

青年們！你們不是追求着「光

明」嗎？請閱

「光明」半月刊已出五期

有迅速反映現實的文藝作品

有真實紀錄生活的報告文學

有倡導國防文學的理論批評

洪深 沈起予 編輯

上海福州路生活書店總發行

代表文學界的前進力量

倡導國防文學運動的：

## 文學界「月刊」

一卷二期

七月五日出版

每冊零售二角 上海七月書局發行